



READERS

读者®

■ 堆雪人

■ 大地的阶梯

■ 玩游戏能帮你找到好工作吗



ISSN 1005-1805



《读者》杂志订阅



读者读书会

2020·2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703期 一月下

卷首语



洞穴里的年轻母亲
〔法〕奥古斯特·罗丹 雕塑

三分钟

●鞠志杰

20 世纪 70 年代，在西方流行音乐界，歌曲时长三分钟是行业标准。皇后乐队的经典之作《波希米亚狂想曲》创作出来后，因为时长将近六分钟，再加上音乐结构极其特殊，包含诸多元素，太过离经叛道，并没有被唱片公司理解和认同。

但很多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们是超前的，“并不是时间造就了经典，而是普通人多年之后终于抵达经典面前”。后来，《波希米亚狂想曲》一经推出，连续九周登上英国单曲榜冠军宝座。在 1985 年“拯救生命”慈善演唱会上，皇后乐队更是凭借《波希米亚狂想曲》感动了全世界。

如今，许多流行歌曲时长都超过了三分钟，三分钟的行业标准早已作古。只有不囿于所谓标准，才不会错过很多美好的事物。皇后乐队毕竟还算幸运，赢得了那么多掌声，要知道，有些超越于时代的艺术家、文学家，一生默默无闻，比如凡·高、卡夫卡。

（天平摘自《今晚报》
2019 年 11 月 2 日）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刘永升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恢

副社长 侯润章 任伟
副总编辑

·编辑部·

执行主编 张涛 陈天竺

责任编辑 陈天竺

编辑 韩维善 马逸尘

李秀娟 李永康

李弘毅

美术编辑 刘全镛

制版 祁国宏

·经营部·

(0931) 8773310(传真)

主任 韩学斌 8773073

发行总监 雷洋 8773094

区域发行经理

夏玉柱 8773092 顾慧雄 8845947

韩超 8634336 王焱 8773039

姚宏霞 8773054

广告经理 尹莲 8773042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主任 王伟 8722496

行政助理 王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176293

稿酬 叶丽琼 8773351

邮购 白熠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目 录 2020年第2期

文苑

【卷首语】 1 / 三分钟 鞠志杰

【文苑】 4 / 堆雪人 李修文

13 / 多快的手也抓不到阳光 鲍尔吉·原野

25 / 外婆的美学 李汉荣

33 / 谁的影子 刘亮程

45 / 沙滩上的脚印 欧内斯特·菲茨杰拉德

66 / 失踪者 理查德·赫尔姆斯

【书林一叶】 22 / 大地的阶梯 阿来

【诗笺】 72 / 转弯处 W.S.默温

人物

【人物】 14 / 八步沙·六老汉·三代人

任卫东 姜伟超 文静 张睿

46 / 我们一定要怀念这个人 濮存昕

64 / 漫长青春期的告别仪式 唐山

【名人轶事】 18 / 亲密爱人 何帆

【回忆】 61 / 不太“现代”的温情 虾米

社会

【杂谈随感】 9 / 肥瘦之间 吴冠中

20 / 神奇的照亮 张丰

21 / 诗螺丝 张炜

44 / 承认孩子是“学渣” 尼德罗

53 / 只想蛰伏在巢穴之中 李银河

62 / 爱就是穿越不幸 张定浩

70 / 对文明的怀想 费尔南多·佩索阿

【话题】 30 / 玩游戏能帮你找到好工作吗 顾海波

人生

【人世间】 56 / “船上小学”掌舵人 彬彬

【人生之旅】 10 / 我与《清明上河图》的故事 冯骥才

12 / 那个抄古诗的男孩 林少华

34 / 从染缸里突围 残雪

【婚姻家庭】 52 / 家教是一生的底色 芳菲

【两代之间】 38 / 外婆失踪一百八十八天 余言

【青年一代】 42 / 在直播中做科普 廖宇虹

(总第703期) 一月(下)

生活

- 【品位】 8 / 小吃客 爻 俏
【心理人生】 32 / 压抑的快乐 张佳玮
【生活之友】 63 / 家庭零库存 郭韶明

文明

- 【在海外】 28 / 爱上跳蚤市场 柯志远
【历史一页】 48 / 中国瓷器与法国“窃贼” 毕淑敏
【文化茶座】 50 / 帮闲与帮忙 易中天
【人与自然】 60 / 狼在, 或者不在 王 族

悦读

- 【幽默小品】 16 / 终于打破了沉默 胡 英
41 / 卡罗最喜欢吃的曲奇 邓 笛

- 【言论】 17 / 言论

- 【漫画与幽默】 36 / 漫画与幽默

- 【影像】 26 / 赛萌
54 / 相信不可能 罗伯·冈萨尔夫斯

- 【智趣】 51 / 扑克牌

点滴

- 【意林】 59 / 点·线·面 刘 塘
59 / 阅读 马洛伊·山多尔
59 / 两种声音 列夫·托尔斯泰
59 / 举一只手, 而不举两只 黄小平
59 / 成功之道 巴尔塔萨尔·格拉西安

- 【点滴】 7 / 细节的艺术 韩少功
19 / 索然寡味 戴逸如
24 / 水蜜桃的滋味 蔡志忠
29 / 绘画中物体的重量 丰子恺
31 / 人生的酒盏 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
40 / 没想到 朱谷忠
47 / 感谢你让我温柔 乔凯凯
65 / 美好生活 马克·斯特兰德

互动

- 【互动】 71 / “《读者》光明行动”(80)

艺术

- 【封面】 无畏(创意作品)

((·联系我们·))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1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进入“订阅”频道, 关注《读者》



《读者》书房订阅



读者微信



中国邮政订阅

· 新媒体部 ·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桂 洋 (010)64701208

· 读者读书会 ·

执行长 温 彬 (0931)8773703

服务热线 (0931)8636587

· 印刷发行 ·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如有印装问题, 请致电: (0931)8773039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

(0931) 4607222 转 527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 已包括纸质及数字形态出版的《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 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已按相关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 敬请没有收到稿酬的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120号太丰惠中大厦1035室。邮编: 100050, 电话: 010-65978917, 传真: 010-65978926, e-mail: wenzhuxie@126.com。

另有《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出版



堆雪人

● 李修文



清晨时分，在兴安岭的密林中，我刚刚从梦境里醒来，山河之美便透过黎明的曦光扑面而来。举目所见，河流和群山全都被大雪覆盖，红与黑，牲畜与人们，怨憎会与爱别离，世间万物无一不像在母亲怀中哭泣过的孩子，安静，沉醉，不抗辩，不发一言。

唯有在近处的密林中，些微的动静依然在证明世上的生机从未消失：风吹过来，树枝几乎是不为人知地摇晃着，一大截枝上的积雪坠落下来；几只鸟雀像是从树洞里钻出来的，试探了一会儿，终于飞抵我所居住的木刻楞窗台前，啄了几粒碎玉米，再轻轻地啄我的窗玻璃。还有那只驯鹿，轻悄地前来，兀自站在雪地里，目光清澈，温顺地看着屋子里的我，一时之间，我和它，就像一场约定里的彼此。这已经是连续第三天了，每天天一亮，它就会准时出现在我的视线之内。

说起来，它和我已经算朋友。为了写一本说不准什么时候才能写出来的书，我住进了这个堪称人迹罕至的度假村。度假村出门往西，有一个鄂伦春族聚居的村落。在度假村消磨了十多天之后，一如既往，我仍然未能写出一个字，而天上的大雪没有休止，时间长了，我反倒不以为意，甚至去和村落里的孩子们一起堆起了雪人。说来也怪，每回和孩子们堆雪人的时候，那只驯鹿



都会像此刻一样前来，也不走近，隔着一点距离，安静地站立，长时间地凝视着我和孩子们，一步也不肯动，眼睛里却分明散发出某种热切之光，就像是羡慕，想要来到我们中间，跟我们一起堆雪人。

哪怕我走到它的跟前，它也毫不惶恐。在我的抚摸下，它渐渐地仰起了头，嘴巴里呼出的热气在雪幕里弥散，轻微的鼻息冲撞我的手掌，就像一只蜻蜓落在了荷叶上。我已经知道了它的来历：它是村落里仅剩的一只驯鹿。孩子们早就对我说起过，天降大雪之前，它还有个同伴，头上的角比它的更美，只可惜，雪季刚刚开始，它的同伴便失足掉进河中的冰窟，再也没有醒过来。

虽说孩子们几乎全都对我表达了祝贺，一再对我说被驯鹿青睐是件多么吉祥的事，但是，我多少还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我不过是初来乍到，这只驯鹿为何偏偏弃他人于不顾，总是跟着我呢？

是啊，它和我就像老朋友一样，比如今天，大清早它就来了，固执地等着我。我别无他法，只好起身，在屋子里找了一点它能吃的食物，随即推开木刻楞的门给它送了出去。雪幕密不透风，转瞬之间，我已经变成一个雪人。这时候，它吃完了食物，将身体一点一点往我的身上倾靠。我大致明白它的意思，便伸出手去抚摸它，果然，一股暖意缓缓生出。等它再看我时，眼神里便满是某种欣喜的孩子气了。

一般说来，每回它来找我，消磨一会儿之后，它就会独自离开，不知在哪里巡游一阵子之后，不管我在哪里，它又会准确地找到我，一天下来，如此反复好几次。今天却不同往日，它迟迟不肯走，好不容易在我的催促声中退了几步，又原地站住了，看上去，非但不想走，反倒是召唤我跟着它一起巡游的样子。我当然不会随它去。虽说毫无灵感，但我还得去写那本难以写出的书。所以，我决定不再理会它，转身回到了木刻楞房子，透过窗玻璃，依稀看见它站在远处仍未动弹。

雪越下越大，直到快看不见它的时候，它才缓缓地踱开步子，竟然一步三回头地看向我所在的地方。

直到午后，我才决定认命：心猿意马地呆坐，不光没有多写出一个字，我还将之前写下的删除殆尽。别无他法，我便出了门，去村落里继续和孩子们堆雪人。未过多久，崭新而高大的三个雪人就被我们堆好了。黄昏迅疾地降临，这时候，我眺望雪幕里的木刻楞，又看见了它：它似乎刚刚又去找过我，当然没找到，在雪地里踟蹰了一阵子，只好掉头离开了。不过，它竟然没有朝我在的村落方向走过来，而是转头向西，进了密林。雪幕掩盖了它的踪影。

一开始，我并未理会它，转而去堆今天的第四个雪人。不料，没过三两分钟，我竟然担心起它来：以它的眼力和腿脚，孤悬于密林之中，万一失

足，又或踏破了雪下的冰河，岂不有生命危险？这么想着，我便放下没堆完的雪人，赶紧朝着它消失的地方狂奔过去。

还好，刚跑到密林之外，我就看见了它。它并未进入密林，而是在一片雪坡背后来来回回地奔忙着。天知道它到底在奔忙什么呢——它先是将头伸进积雪，使出了相当大的气力，终于将一块雪撬落，再抖一抖身上的雪，去撬第二块。半天都没有撬动，它只好无奈地站立，突然发现雪坡边缘有一大块雪似落非落，它欢快地跑上前，伸出前足去探，探是探到了，雪块却应声碎裂，落了它一身。它继续抖落身上的雪，也只好无奈地接受眼前的事实，眼前除了雪别无他物，它看看这一片，再去看那一片。

就在这时候，它看见了我，就像儿子遇见了父亲，朝我飞奔过来。它接连踉跄，却置踉跄于不顾，终于挨近了我，紧贴着我，眼神里充满了委屈，甚或还有几分幽怨，似乎在责怪我全然不知晓它所执迷的究竟是何事。

接着它用嘴巴咬住了我的裤腿，执意往前走，我只好跟着它，并示意它：大可对我放心，无须再咬住裤腿，我一定会跟着它。如此这般，它便不再咬了，却似乎仍然很不放心，走两步就赶紧回头，随即还要用嘴巴触碰我一下，见我信守诺言，这才愈加温驯地往前走。这时候，大雪虽说已经止住，夜幕却也降临了，灯火在远处闪耀，近处只有雪地反



射出的光。我们便循着这一丝微光，踏着积雪往前走。

走了二十多分钟，我们的目的地终于到了——竟然不是早已被大雪覆盖的村落，也不是平日里专供它起居进食的驯鹿场，而是村口一面硕大的广告牌下。这面广告牌是夏天里为了招徕游人而专门竖立于此的，上面除了几句标语口号，就只剩下两只驯鹿的画像了。我早就知道，这画像就是眼前的它和它刚刚过世的同伴。可是，浓重的夜幕之下，它竟然将我带至此处，究竟有何深意呢？

这时候，暴雪又下了起来，寒意迅疾地加深，分别已是迫在眉睫的事了。如此，我只好拔脚离开，也说不清楚是着急还是不舍，它赶紧又来咬住我的裤腿。我苦笑着刚要去阻止它，它却猛然明白了什么似的，看看周遭的大雪，再看看我，赶紧松开了嘴巴，低下头去，就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我的确再顾不上去怜惜它，示意它赶紧回到驯鹿场，这一回，它就像做错了事的孩子正在赎罪，不再讨价还价，马上调转头去，消失在雪幕里。

第二天早晨，我正在洗漱，木刻楞的房门就被轻轻碰响了。不用回头我也知道是它，于是赶紧去给它找吃的。结果，我打开房门，却发现门口站着的竟然不是它，而是一个少了一条胳膊的孩子。我当然认得这孩子，因为少了胳膊，每回我们堆雪人的时候，他总是瑟缩在一边，怯生生地

不肯上前。此时此刻他却不同往日，仿佛积攒了一夜的勇气，他掏出一张照片，告诉我，照片上的人是他的父亲，他请求我，按照他父亲的样子，帮他堆一个雪人。

必须承认，我愣怔了好一阵子，方才如梦初醒。我连声答应着，房门都忘了关上，拉着眼前的孩子就跑进了雪幕里。

可是，虽说耗费了几乎整整一上午，我的“作品”却仍然对不起那孩子好不容易积攒的勇气——实话说，我堆出来的雪人并不像他的父亲。修修补补好几次，推倒重来好几次，但不像就是不像。倒是那孩子，仿佛接受了我的无能，一再对我说像极了。事实上我已经无计可施，只好退到一边，看着那孩子一改往日里的胆怯，先是环绕了雪人好几圈，最后，用一只胳膊抱住了雪人的腿。

就在这时候，我的心里像是突然被什么撞了一下，随之便是接连不断的激动难言——是啊，我一下子便想起了它，对，那个每日都来找我的它，那个昨晚还与我共同置身于广告牌之下的它。当此如遭电击之时，就像一场跋涉终于到了尽头，更像一个秘密经由漫长的破译而水落石出，我终于明白了它的请求：它想念它的同伴，它想让我堆一个雪人，这个雪人不要堆成他物，要堆，就堆成一只驯鹿。

说来也奇怪，要是在往日，这个时候，它早已与我见了好几次面，可偏偏，当我顿

悟了那个它想对我说出的秘密时，举目所见，遍野里却没有它的影子。我在茫茫雪幕里环顾了好几遍，正要拔脚狂奔去找寻它时，一群孩子正好从村庄里呼啸而出，跑向我。我赶紧向孩子们打听它的下落，这才终于知道：昨夜风寒，它受了凉，几乎倒地不起，因此，一大早，它就被送到距此三十里地的县城求医去了。

听到它的遭际，骤然之间，我的心又被莫名地撞击了好几下，我呆立在近日里堆起来的雪人之间，想了又想，最后做出决定：暂时不去县城里寻它，就在此处，和孩子们一起，为它堆一个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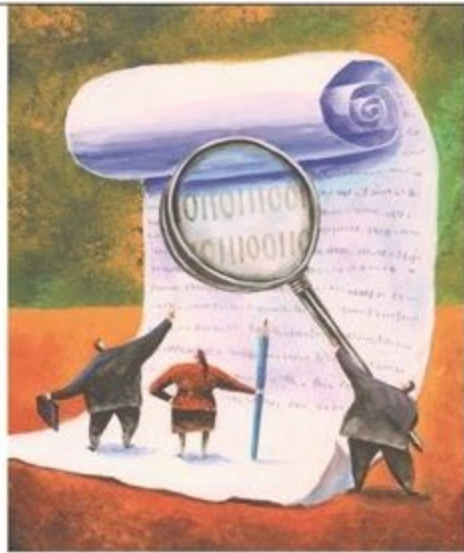
当我开始动念时，之前算得上暴虐的大雪竟慢慢变小了，且渐至于无。我便狂奔到昨夜它带我去过的广告牌下，掏出手机，对准它的同伴连拍了好几张照片，再马不停蹄地赶回来，二话不说，和孩子们一起，对着照片上的样子在西北风里堆起了雪人——不，不，那其实是一只雪鹿。到了午后，风也慢慢止息，如此，我们再不用“顶风作案”，气力全都用在了堆砌与雕刻上，一回不行，就来第二回，在重来了三五回之后，我们终于迎来了一只几可乱真的雪鹿。那个缺了一条胳膊的孩子还嫌不够，竟然跑回村里拿来几只鹿角，小心安放在它的头颅上。如此一来，尽管我自始至终都在挑剔自己的技艺，现在也不得不承认：不可能再堆出一只更好的雪鹿了。

退后几步，我反复打量着



能想清楚的写随笔，想不清楚的写小说。这就像人的视野里，有聚焦区里能看清的，也有聚焦区外比较模糊的、“虚”掉的那部分。

文学是用文字来表达细节的艺术，但很多细节没法用思想来条分缕析，说不出个一二三，有多义性，甚至可能一时无解。不尊重这种多义性和无解，就会强加一种概念，相当于文学的自杀。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离



细节的艺术

◎韩少功

眼前的雪鹿，不由得在心底对正在县城里接受救治的它说了几句话：你我相识，堪称机缘。机缘美妙，又使你我变成一个约定里的彼此。但是，直到此刻，这个约定才总算是有了信物和底气。

这时候，身边的孩子们雀跃着叫喊起来，我顺着孩子们指的方向往前看，一辆破旧的汽车正在缓缓驶向我们，这正是清晨送它去县城的那一辆。如此，我和孩子们便垂手而立，静悄悄地等待着它。汽车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这样，我便再度看见了它：大病似乎已经初愈的它安静地站立在车厢里，温驯和清澈都一如既往。汽车停下之后，它先是看见了我，虽还身处车厢之内，但它情不自禁地喜悦起来，轻轻扬起了头，就像是在示意我赶紧再去抚摸它。当它第一眼看见我身边的雪鹿时，便一下子惊呆了，兀自沉默，兀自长久地凝视，被施了咒语般全然不动，只有仔细看，才能看清

楚它眼角涌出的泪水。

车门打开，它一跃而下，朝着它的“同伴”狂奔而去，走近了，又慢下了步子，喉头哽咽，粗重地呼吸着，热气弥散在“同伴”的脸上，它这才稍微挪开一步，又生怕好景不长，赶紧回头，迅疾地将脸凑上去，一点一点，蹭着同伴的脸。但是，“同伴”毕竟只是一堆雪，未能呼应它。它想了想，干脆奔跑两步，再回头看着“同伴”，就像是在召唤“同伴”与它一起奔跑，可是，“同伴”仍然没有回应。它不甘心，慢慢踱回来，再预备，起跑，跑出去两步，仍然回头召唤，“同伴”却还是沉默，仍然不动。这样，它便来到我的近旁，仿佛是在向我求救，要我去叫醒它的“同伴”，好让它随自己一起奔跑起来。

而我爱莫能助，除了一遍遍地抚摸它，我再也无法给它别的安慰。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它重新走向它的“同

思想越远越好。很明显，拒绝思想本身也是一种思想，而且是一种懒汉思想，没什么可夸耀的。

就像一个球员上场以后凭感觉，怎么赢球就怎么来，但这种优秀的感觉能力，各种“神操作”，恰好来自平时严密的研判和规划，离不开刻板的训练，需要理性的思想。

（海棠无香摘自《文苑·经典美文》2019年第11期）

伴”，长久地凝视之后，再一次蹭了蹭“同伴”的脸，可能是接受了现实，也可能是下定了等待“同伴”醒过来的决心，迎着新一轮飘落的雪花，它轻悄地躺卧在“同伴”的身边，等待着命运的安排。其时情境，就像儿子躺在了父亲身边，就像大雪躺在了山河的旁边，就像万千生灵躺在了菩萨的身边。

（两个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山河袈裟》一书，李晨图）

我们首先将是善良的，这一点最要紧，然后是正直的，然后——我们将彼此永不相忘。

——陀思妥耶夫斯基
《卡拉马佐夫兄弟》

美只是一条窄窄的光谱带，而丑却形态万千。

——伊恩·麦克尤恩
《赎罪》



小吃客

●
爻
俏



李安的电影《饮食男女》里，小女孩珊珊在一次饭局中，当着众多大人的面挑剔饭菜的美中不足：“这尾七星斑太大了，两斤上下的正好。”因此招来她外婆的一顿教训：“小孩子吃饭，嘴挑成这样，将来长大嫁不出去。”

中国人对于深谙美食之道的小孩，一直怀着复杂的情绪。一方面是不由自主的骄傲——懂得什么是好吃的，这也是家教的一部分，并且折射出家庭条件的优渥；另一方面，则是诸如嫁不出去之类的烦恼——一个在嘴巴上挑剔的人，在生活的各方面无疑也是挑剔的，对这样的“金枝玉叶”，长辈们当然会担心不已，希望他将来过粗茶淡饭的日子就好。

张爱玲小的时候，算是一

个典型的小吃客。“我就算是嘴刁了，八九岁有一次吃鸡汤，说‘有药味，怪味道’。家里人都说没什么。我母亲不放心，叫人去问厨子一声。厨子说这只鸡是两三天前买来养在院子里的，看它垂头丧气的仿佛有病，给它吃了‘二天油’——像万金油、玉树神油一类的油膏。我母亲没说什么。我把脸埋在饭碗里扒饭，得意得飘飘欲仙，是有生以来最大的光荣。”张爱玲假装闷头吃饭，实则得意得不行。但大人在褒扬她的同时，也教她“咬得菜根，百事可做”的道理。后来张爱玲于1995年孤独地死于美国的公寓中，邻居们翻出了她的垃圾袋，尽是大品牌牛奶、速泡燕麦片，一小瓶即食波兰小香肠，还有些已变质过期的速冻意大

利菜肉饺子。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不再计较味道，与其童年时代讲究至精至贵比起来，实在显得过于凄凉。而小吃客和不吃客的父母们最担心的也莫过于这样的情形：一朝一夕吃美食，未见得一生一世吃美食。此种极端的境况不见得发生在每一个小吃客身上，但他们此生除了吃，学到的最大本领应是隐忍。

这样的忧虑不仅中国父母有。我认识的一位意大利老先生，是富裕的农场主，有自家酒窖，小时候便尝尽了上品的小牛肉、鹿肉、鹌鹑、肥鹅肝等当时普通人吃不到的好东西。在“二战”人力紧缺时，他家里仍有两个厨子和一个女帮工伺候着，每日变着花样给全家人做好吃的。“二战”末期，他应征入伍，很多亲戚都觉得这个娇贵的孩子“根本吃不惯军队里的玉米粥”，他父亲也担心得要命。可事实证明，一个连的年轻人中，只有他每天吃行军杂粮吃得乐呵呵的。因为在此之前，他父亲教他的是“松露和玉米同是上帝的恩赐”，而一些贫寒家庭的父母则告诉小孩：“你想吃好东西吗，想吃的话就从军去，升官发财才是正道。”抱着不一样的期待去吃，结果自然不一样。后来他因事业辗转于世界各地，每到一地，对味觉都是全新的考验。“那时我想的仍然是父亲的话，所有的食物都是上帝的恩赐，挑剔是比较低的鉴赏阶段。要去适应新的口味，从中发现新的乐趣。”

我和这位老先生坐在一起



肥瘦之间 ●吴冠中

减肥，为了健康，更为了美。杨贵妃不需要减肥，相反，当时的妇女们都仿效她增肥。不知李隆基的审美品位是高是低，只从周昉笔下的《簪花仕女图》来看，当时崇尚的女性之肥胖的确倾向于雍容华贵之美。赵飞燕以瘦之美征服了帝皇，楚宫里为崇尚苗条细腰而饿死不少人。

绘画中有疏密对照之美，疏可走马，密不透风，各走极端。艺术美往往体现在特性之夸张中，走极端，犹如疏密之为两极，肥与瘦也是造型美中的两极。吴道子画宽松衣着的人物，人称“吴带当风”；而曹仲达追求紧窄美，衣纹如湿了水般紧贴在身躯上，人称“曹衣出水”。西方现代艺术的主要特征就是表达感情之任性，形式走极端。马约雕刻的肥婆比杨贵妃胖得多，其实已超越“胖”的概念，而在追求造型中的饱满与张力，即所谓量感美。而当代美国画家奥得罗则更由此道发展进入漫

画世界，他的作品形象肥得臃肿到极限，眉眼口鼻都缩成小星点儿，丑中求美，美丑之间难分难解。中国人大都不接受这种调侃之美，但我们欣赏无锡泥阿福。我前几年在印尼海边见到一位肥硕惊人的英国年轻妇女，觉得她是造型艺术中追求量感美的最佳模特儿，返京后我为此作了幅油画。不了解西洋艺术的客人来家看到后都觉得刺激、好奇，我于是解说“这是洋阿福”，他们会心地点头，因而我为此画命名为“洋阿福”。“衣带日已缓”“思君令人瘦”“人比黄花瘦”，中国诗人多愁善感，时时流露出对瘦的怜爱。林黛玉之美似乎潜藏在瘦弱中，弱不禁风也成了一种东方的审美形象。西方现代造型艺术中也追求瘦骨嶙峋之美，尽量扬弃一切累赘的脂肪、肌肉，突出坚实的人之最本质的架构。瑞士的杰克梅蒂于此走到了极端，“人”几乎存在于几根铁丝中，人们评说那属于存在主义了。

生活中人们追求肥瘦合度，有人说合度就是美。有位史学家开玩笑，说如果埃及艳后的鼻子增高毫厘，罗马的历史就要被改写了。确乎，美丑之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形容美，总说增一分太长，减一分太短。但“情人眼里出西施”，审美往往带有偏见。艺术创作中，审美的“偏见”是独特风格之别，偏见缘于偏爱，而偏爱则缘于发现了别人尚未发现的特色。美术基础教学中要求作业完整，面面俱到。面面俱到了，完整了，是一件可评高分的习作，但绝不可能是艺术杰作。五官端正并不等于美。肥人中有美丑之别，瘦人中也有美丑之别，不肥不瘦而合度呢，也未必就美。美，真是有点邪气！

（长天远水摘，吴冠中图）

聊天，他说起现在欧洲的一些父母，特别是巴黎、米兰这些大城市的家长，他们带着自己的小孩进高级餐厅，教他们享用包含鲑鱼和芥末鸭胸的大餐，同时又忧虑着，是不是应该让孩子们平民化一点，就让他们满地打滚地去吃麦当劳，觉得这样才能更好地融入社会，但其实这些担忧都是多余

的。在男孩小时候给他们睡硬板床，他们成年之后自然会习惯睡软床；而对美食来说，这个过程正好相反。“挑剔是比较低的鉴赏阶段”，吃也从来不是彰显身份的一种方式。只有在童年时习惯了珍馐美饌，在他们成年后才不会对美食刻意追求，对品位刻意讲究。老先生一口咬定，那些说“我只

吃××”或“我从不吃××”的人一定不是真正的贵族。相反，只有那些从幼年的挑食中走出来的人才会成长为友善而不做作的真正美食家，因为他一定更宽容，也更懂得体谅。

（四 铭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吃，吃的笑》一书，王 青图）



我与《清明上河图》的故事 ●冯骥才

冥冥中我感觉《清明上河图》和我有一种缘分。这大约来自初识时它给我的震撼。敢于把一个城市画下来的画家，我想古今中外唯有这位宋人张择端。这幅画无比精确而传神，磅礴且深厚。当时我二十岁出头，气盛胆大，不知天高地厚，居然发誓要把它临摹下来。

临摹是学习中国画笔墨技法的一种传统。我的一位老师惠孝同先生是湖社画会的画师，也是位书画大藏家，私藏中有不少堪称国宝。我上中学时逢假期就跑到他家临摹古画。惠老师待我情同慈父，像郭熙的《寒林图》和王诜的《渔村小雪图》这些绝世珍品，都肯拿出来，叫我临摹真迹。临摹原作与临摹印刷品是截然不同的，原作带着画家的生命气息，印刷品却平面呆板，徒具其形。然而，临摹《清明上河图》是无法面对原作的，这幅画藏在故宫，我只能一次次坐火车到北京，去故宫博物院的绘画馆看，常常一看就是两三天，随即带着新鲜的读画感受跑回来伏案临摹印刷品。然而故宫博物院也不是总展出这幅画，所以我常常是一趟趟白跑，乘兴而去，败兴而归。

我初次临摹是失败的。我自以为习画从宋人院体派入手，《清明上河图》上的山石树木和城池楼阁都是我熟悉的画法，但动手临摹时才知道画

中大量的民居、人物、舟车、店铺、家具、风俗杂物和生活百器的画法，我在别人的画里不曾见过。它既是写意，也是工笔，洗练又精准，活灵活现，这全是张择端独特的笔法。画家的个性愈强，愈难临摹，而且张择端用的笔是秃锋，行笔时还有些“战笔”，苍劲生动，又有韵致，仿效起来却十分难。偏偏在临摹时，



我选择从画中最复杂的一段——虹桥——入手，以为拿下这一环节，便可总揽全卷。谁料这不足两尺的画面上竟拥挤着上百个人物。各人各态，小不及寸，手脚如同米粒，相互交错，彼此遮蔽，倘若错位，哪怕差之分毫，也会乱成一片。只有经过临摹，才明白其中的技艺无比高超。于是画完虹桥这一段，我便搁下笔，一时真有放弃的念头。我被这幅画打败！

重新燃起临摹《清明上河

图》的决心，是在“文革”期间。一是因为那时候天天有大把的时间，二是我已做好充分准备。先自制一个玻璃台面的小桌，下置台灯。把用硫酸纸勾描下来的白描全图铺在玻璃上，上边敷绢，电灯一开，画面清晰地照在绢上，这样再对照印刷品临摹就不会错位了。至于秃笔，我琢磨出一个好办法，用火柴吹灭后的余烬烧去毛笔的锋尖，这种人造秃笔画出来的线条，竟然像历时久矣的老笔一样苍劲。同时我对《清明上河图》的技法悉心揣摩，直到有了把握，才拉开阵势，再次临摹。从卷尾始，由左向右，一路下来，愈画愈顺，感觉自己的画笔随同张择端穿街入巷，游逛百店，待走出城门，自由自在地徜徉在人群中……看来完成这幅巨画的临摹应无问题。可是忽然出了件意外的事——一天，我的邻居引来一位美籍华人，说要看画。据说这位来访者是位作家。我当时还没有从事文学创作，对作家心怀景仰之情，遂将临摹中的《清明上河图》抻开给她看。画幅太长，画面低垂，我正想放在桌上，谁料她突然跪下来看。那种虔诚之态，如面对上帝，使我大吃一惊。像我这样在计划经济环境中长大的人，根本不知市场经济生活的种种作秀。当她说如果她有这样一幅画，就会什么也不要时，我被深深打动，以为真的遇到艺术上的知音，当

清明上河图(局部)
张择端

即说“我给你画一幅吧”。她听了，那表情，好似到了天堂。

艺术的动力常常来自被感动。于是我放下手中画了一小半的《清明上河图》，第二天就去买绢、裁绢，用红茶兑上胶矾，一遍遍把绢染黄、染旧，再在屋中架起竹竿，系上麻绳，那条五米多长的金黄的长绢，便折来折去晾在我小小房间的半空中。我由于对这幅画临摹得正得心应手，画起来很流畅，我对自己也很满意。天天白日上班，夜里临摹，直至更深夜半。嘴里嚼着馒头咸菜，却把心里的劲儿全给了这幅画。那年我三十二岁，精力充沛，一口气干下去，到了完成那日，便和妻子买了一瓶通化的红葡萄酒庆祝一番。掐指一算，居然用了一年零三个月！

此间，那位美籍华人不断来信，说尽好话，尤其那句“恨不得一步就跨到中国来”，叫我依然感动，期待着尽快把画给她。但不久唐山大地震来了，我家被毁，墙倒屋塌，一家人差点被埋在里边。人爬出

来后，心里犹然惦记那幅画。地震后的几天，我钻进废墟寻找衣服和被褥时，冒险将它挖出来。所幸的是我一直把它放在一个细长的装饼干的铁筒里，又搁在书桌抽屉最下一层，故而它完好无损。这画又随我一起逃过一劫。它与我是寻常关系吗？

此后，一些朋友看了这幅无比繁复的巨画，劝我不要给那位美籍华人。我执意说：“答应人家了，哪能说了不算？”

待到1978年，那位美籍华人来到中国，从我手中拿过这幅画的一瞬，我真有点舍不得。我觉得她是从我心里拿走的。她大概看出我的感受，说一定请专业摄影师拍一套照片给我。此后，她来信说这幅画已镶在纽约曼哈顿第五大道她家客厅的墙上，还是请华盛顿一家博物馆制作的画框呢。信中夹了几张这幅画的照片，却是用傻瓜相机拍的，光线很暗，而且不完整。

1985年，我赴美参加爱荷华国际笔会，中间抽暇去纽

约看她，也看我的画。我的画的确被镶在一个巨大又讲究的画框里，内装暗灯，柔和的光照在画中那500多个神态各异的人物的身上。每个人物我都熟悉，好似熟人。虽是临摹，却觉得像是自己画的。我对她说，别忘了给我一套照片作纪念。但她说这幅画被固定在镜框内，无法再取下拍照了。属于她的，她全有了；属于我的，一点儿也没有。那时，中国画家还不懂得画可以卖钱，无论求画与送画，全凭情意。一时间我有种被掠夺的感觉，而且被掠夺得空空荡荡。它毕竟是我用年轻生命中一年多的时间换来的！

现在我手里还有小半卷未完成的《清明上河图》，在我中断这幅而去画了那幅之后，已经没有力量再继续这幅画了。我天性不喜欢重复，而临摹这幅画又是太浩大、太累人的工程。况且此时我已走上文坛，我心中的血都化为文字了。

写到这里，一定有人说：“你真笨，叫人弄走这样一幅大画！”

我想说，受骗多半是因为一种信任或感动。但是世上最美好的东西不正来自信任和感动吗？应该守住它，还是放弃它？

我写过一句话：“每受过一次骗，就会感受一次自己身上人性的美好与纯真。”

这便是《清明上河图》与我的故事。

（南山月摘自中国友谊出版公司《让心灵更自由》一书）



那个抄古诗的男孩

林少华

1975年，吉林省九台县（现为长春市九台区），一个姓韩的小伙子即将从县青年干部培训班结业。结业之际，老师要求每位学员做一项社会调查：下乡走访村民家庭。派给小伙子的走访对象，是距县城20公里的一个自然村的五六十户人家。

一个晴朗的秋日，小伙子背起挎包早早出发，挨门挨户访贫问苦。薄暮时分，只剩下五户人家。东坡一家，北山脚两家，西山坡一家，正中一家，都是草房。小伙子沿着有牛车辙和羊粪蛋的土路前行。时值初秋，路右侧几垄秋白菜稀稀拉拉尚未覆垄，左侧密密麻麻一大片玉米田，玉米棒已蹿出了红缨。玉米田再往前，有一小块方方正正的矮株高粱地。一条很短的羊肠小道从地头往西伸去，尽头是一棵很有年头的歪脖子槐树，树下一条宽些的沙石坡路同小道呈直角通向一座草房。

绿树，斜阳，光影斑驳。小伙子放慢脚步走进院子。一位40岁光景的妇女正好开门出来，赶紧把陌生的客人迎进屋子。进了西屋，屋里没什么像样的家具和摆设，迎窗是一铺炕，裸土地面，从房梁上垂下电灯泡，完全可以说是家徒四壁。和他走访的多数农家不同的是，这家的墙壁上都贴着报纸。尤其引起这位喜欢文学的小伙子注意的是，报纸上居然有用毛笔抄写的古诗。小伙子问女主人墙上的诗是谁抄写的。“我大儿子。”女主人回答。小

伙子又问：“你大儿子是做什么的呢？”“上大学去了。”小伙子吃了一惊：“大学？哪儿的大学？”“长春，吉林大学。”小伙子这才细看眼前这位农妇：身材瘦削，面色苍白，皱纹明显，但眉目清秀；衣着极为普通，甚至打了补丁，但相当整洁；忧郁的神情透出几分执着和坚毅。

可以断言，他走访过的五六十户农家，只有抄在墙上的古诗印在了他的脑海中，那有可能是他社会调查的唯一“成果”。

结业后，小伙子被分配到县组织部当干事。后来到一个公社（乡）当干部，然后是副书记、书记。因为他喜爱文学，笔头好，口才也好，加之有情怀，有能力，所以一路不断升迁。

43年后的2018年夏天，韩书记终于和当年那个抄古诗的男孩相见了。契机是他几个月前在报上读到我写的关于翻译村上春树的长篇小说《刺杀骑士团长》的文章，随即辗转给我一个亲戚打电话，要到我的联系方式。我当时正巧在乡下度假，于是得以相见。

不用说，43年前我们都那么年轻，一个在省城的大学就读，一个在县城的青干班参加培训。而43年后，我们都已两鬓斑白，不复当年模样。酒桌把盏，一时不胜感慨。感谢墙上的古诗？感谢无形的命运？感谢偶然的契机？

（疏明摘自《新民晚报》2019年10月11日，杜凤宝图）





多快的手也抓不到阳光

●鲍尔吉·原野

地上的阳光，一多半照耀着白金色的枯草，只有一小片洒在刚萌芽的青草上。潜意识里，我觉得阳光照耀枯草可惜了。转瞬，觉出这个念头的卑劣。这不是阳光的想法，而是我的私念。阳光照耀一切，照在它照到的一切地方，为什么不给枯草阳光呢？

草枯了，还保持草的修长。如果把枯叶衬在紫色或蓝色的背景下，它的色彩便显出一些高贵，那是亚麻色泽的白。它们在骤然而至的霜冻中失去了呼吸，脸变白。阳光好好照耀它们吧，让它们身子暖和起来。青草刚冒出来时都是小片的圆形，积雪融化之后，残雪也是圆的。这是大自然的意思。

青草好像不敢相信春天已经到来，它们探出半个浅绿的身子四处张望，田鼠刚刚跑出洞来时也像青草这样张望。青草计算身边有多少青草，看同伴的数量，来决定它是快长还

是慢长。我很想把日历牌举到青草鼻子前面，说：“已经春分了，下一个节气就是清明。”

阳光洒在嫩绿的小草上，像把它们抱起来，放到高的地方——先绿的青草真的都长在凸出的地方。阳光仔细研究这些青草，看它们是新草还是老草的新芽。你看，这就是阳光照耀一切的原因——貌似死去的枯草照样生新芽。阳光照在牛粪上、碎玻璃上，房顶废弃的破筐上都有阳光的恩惠，破筐里有一小堆虫卵正等待阳光把它们变成虫子。

我在荒野中停下来，让阳光在脸上静静照一会儿。走路时，脸上甩跑了许多阳光。中医说，脸对阳光，合目运睛有养肝之效。余试之，感到眼皮比樱桃还红。体察阳光落在脸上的感受，只觉被敷了一层暖。阳光的手是何等轻柔，它摸你的脸，你却觉不出它手指的力量。

走在荒野里，看大地延伸

至远方。在大地上，我看不见大地，只有铺到天边的阳光。四下无人，我趴在地上看阳光在地表的活动情况。

我想知道阳光推开后有多厚，或者说有多薄。一层阳光比煎饼薄、比纸薄、比笛膜还薄吗？

阳光覆盖在坑坑洼洼的泥土上，熨帖合适，没露出多余的边角。

我像虫子一样趴在地上看阳光，看不见它的衣裳，它那么紧致地贴在土地上，照在衰老的柳树和没腐烂的落叶上。其实，我只看到阳光所照的东西，却没看到阳光。起身往远处瞧，地表氤氲着一层金色的雾，那是太阳的光芒。

阳光照在解冻的河水上，水色透青。水抖动波纹，似要甩掉这些阳光。阳光比蛇还灵活，随弯就弯地贴在水面上，波光粼粼。阳光趴在水上却不影响水的透明。水动光也动，光动得好像比水还快。

傍晚，弄不清阳光是怎样一点点撤退的。脱离光的大地并非如褪色的衣衫。相反，大地之衣一点点加深，比夜更黑。

闭上眼，让皮肤和阳光说会儿话。假设我的脸膛是土地，能听到阳光说什么呢。我只感到微温，或许有微微的电流传过皮肤。伸手抓脸上的阳光，它马上跑到我手上。多快的手也抓不到阳光。❀

（磨心摘自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亲爱的大自然：鲍尔吉·原野散文少年读本》一书，韩磊图）



三代治沙人

八步沙·六老汉·三代人

◎任卫东 姜伟超 文 静 张 睿

20世纪80年代，八步沙——腾格里沙漠南缘甘肃省古浪县最大的风沙口，沙魔从这里以每年7.5米的速度吞噬农田和村庄，“秋风吹砒田，春风吹死牛”。

当地六位年龄加在一起近300岁的庄稼汉，在承包沙漠的合同书上按下手印，誓用白发换绿洲。

38年过去，如今六老汉只剩两位在世。六老汉的后代们接过父辈的铁锹，带领群众封沙育林37万亩，植树4000万株，筑成了牢固的绿色防护带，护卫着这里的铁路、国道、农田、扶贫移民区。

这不仅仅是六个人的故事，也不仅仅是六个家庭的奋斗历程，更不仅仅是三代人的梦想，这分明是人类探寻生存之路过程中对大自然的敬礼！

誓用白发换绿洲

甘肃省古浪县是全国荒漠

化重点监测县之一，境内沙漠化土地面积达到239.8万亩，风沙线长达132公里。

在大自然严苛的条件下，这里的人们用十倍百倍的汗水，为一家老小糊口谋生。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沙漠化加剧，沙漠以每年7.5米的速度入侵，已经是“一夜北风沙骑墙，早上起来驴上房”。

“活人不能让沙子欺负死！”

1981年，随着国家“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的启动和实施，当地六位农民郭朝明、贺发林、石满、罗元奎、程海、张润元，在合同书上摁下红指印，以联户承包的形式组建了八步沙集体林场。

当时，他们中年龄最大的62岁，最小的也有40岁。

在一个天蒙蒙亮的早晨，六老汉卷起铺盖住进沙窝。这一干就再也没有回头。

在沙地上挖个坑，上面用木棍支起来，盖点茅草，当地人叫“地窝铺”。这里夏天闷热不透气，冬天沙子冻成冰碴子，摸一把都扎手。

六位老汉节衣缩食，凑钱买了树苗，靠一头毛驴、一辆架子车、几把铁锹，开始了治沙造林。

没有治沙经验，只能按“一步一叩首，一苗一瓢水”的土办法栽种树苗。

然而，在沙漠中种活一棵树比养活一个孩子都难。第一年，六老汉造林1万亩，转过年一开春，一场大风，六七成的苗子没了。

老汉们慌了：“难道家真的保不住了吗？”当时的古浪县林业局局长闻讯，带着技术员来到八步沙，一起出谋划策。

他们发现，有草的地方栽种的树苗“挺”过了狂风。兴奋之余，六老汉重拾信心，总结出“一棵树，一把草，压住沙子防风掏”的治沙经验。

慢慢地，树苗的成活率上去了，漫天黄沙中有了点点绿意。

沙漠里最难的不是种草种树，而是看管养护。当地的村民世代都在沙漠里放羊，新种的树几天就会被羊啃光。树种下后，六老汉调整作息时间，跟着羊“走”：每天日头一落就进林地“值班”，夜里12点再爬进沙窝休息。

渐渐地，由乔木、灌木和草结合的荒漠绿洲在八步沙延伸开来。

10年过去，4.2万亩沙漠



披绿，六老汉的头发却白了。66岁的贺老汉、62岁的石老汉，在1991年和1992年相继离世。

贺发林老汉因肝硬化晚期昏倒在树坑旁。

石满老汉是全国治沙劳动模范。他没有被埋进祖坟，而是被埋在了八步沙。他去世前一再叮嘱：“埋近点，我要看着林子。”

薪火相传，沙地显绿意

后来的几年里，郭朝明、罗元奎老汉也相继离世。老汉们走的时候约定，六家人每家必须有一个“接锹人”，不能断。

就这样，郭老汉的儿子郭万刚、贺老汉的儿子贺中强、石老汉的儿子石银山、罗老汉的儿子罗兴全、程老汉的儿子程生学、张老汉的女婿王志鹏接过老汉们的铁锹。“六兄弟”成了八步沙第二代治沙人。

2017年，郭朝明的孙子郭玺加入林场，成为八步沙第三代治沙人。

“父死子继，子承父志，世代相传”，成了六家人的誓约。

1982年，62岁的郭老汉病重，经常下不了床，30岁的郭万刚接替父亲进入林场。当时郭万刚在县供销社端着“铁饭碗”，并不甘心当“护林郎”，一度盼着林场散伙，好去做生意。

他曾怼父亲：“治沙！沙漠看都看不到头，你以为自己是神仙啊！”

一场黑风暴，彻底改变了郭万刚的想法。

1993年5月5日17时，当地平地起风，随即就变得伸手不见五指，蓝色的闪电伴着清脆的炸雷轰了下来。郭万刚当时正在林场巡护，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吹成了滚地葫芦，狂风掀起的沙子转眼将他埋在了下面。

郭万刚死里逃生。第二天早上，一个消息传来：黑风暴致全县23人死亡。

郭万刚沉默了半天，此后再也没有说过想离开八步沙。

1991年，21岁的贺中强在父亲倒下的树坑旁捡起铁锹，进入林场；1992年，22岁的石银山接替父亲进入林场；2002年，30岁的罗兴全接替父亲进入林场……当年的娃娃正一天天向老汉迈进，但

八步沙更绿了。

据测算，八步沙林场管护区内林草植被覆盖率由治理前的不足3%提高到现在的70%以上，形成了一条南北长10公里、东西宽8公里的防风固沙绿色长廊，确保了干武铁路、省道和西气东输、西油东送等国家能源建设大动脉的畅通。

在林场的涵养下，附近地区林草丰茂，大风天气明显减少，全县风沙线后退了15公里。

三代治沙，时代圆梦

治沙不能只守摊子。在治理好八步沙后，2003年，“六兄弟”主动请缨，向腾格里沙漠的黑岗沙、大槽沙、漠迷沙三大风沙口进发。

“六兄弟”连续在治沙现场搭建的窝棚中度过了10多个春秋。早上天未亮就出发巡护，夜里蜷进窝棚，每日步行30多公里，用坏的铁锹头堆满了整间房子。完成治沙造林6.4万亩，封沙育林11.4万亩，栽植各类沙生苗木2000多万株。工程量相当于再造了一个八步沙林场。如今，柠条、花棒、白榆等沙生植被郁



治理前与治理后





在纽约市繁华商业区的一处热闹街角，有个身材矮小的驼背老太太，无论严寒酷暑，总会推着小车在这里卖椒盐卷饼，每张售价1美元。

附近的写字楼里有个事业有成、心地善良的年轻人，名叫德里克。德里克的父亲在他年幼的时候就病故了，母亲改嫁他人，是外婆含辛茹苦地将他和妹妹抚养长大。来到纽约后，德里克凭借自己灵活的头脑和勤奋上进，从小小的推销员做到了一家大公司的营销总监。

每次德里克路过老太太的卷饼摊时，老人家瘦弱佝偻的侧影总会让他想起已经过世的外婆。他猜想，老太太一定也是为生活所迫，才会这样



终于打破了沉默

◎胡英编译

风雨无阻地出摊卖卷饼。因此，只要德里克在公司，到了午餐时间，他都会从办公大楼走出来，在经过老太太的椒盐

卷饼摊时，默默地在摊位上留下1美元，但从来不带走一张卷饼。他只是希望用这种方式寄托对外婆的感激和思念之情。

这种情形持续了3年多，但他与摊主从未说过一句话，似乎心照不宣地保持着彼此之间的沉默。

一天中午，和往常一样，德里克默不作声地掏出钱包，在摊位上放了1美元。他正要转身离开，老太太突然一反常态地叫住他，一脸严肃地说：“嘿，小伙子！你难道不知道吗，椒盐卷饼涨价了！现在每张卖1.5美元了。”

（幽默摘自《讽刺与幽默》2019年10月25日，王原图）

郁葱葱。

从天空中俯瞰，一条防风固沙绿色长廊像一位坚强的母亲，将黄花滩移民区十多万亩农田紧紧抱在怀里。当地林业部门的干部说，在林场的保护和涵养下，周边农田亩均增产10%以上，人均增收500元以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六兄弟”得以不断放飞梦想，治沙造林的步伐不断加快。

“六兄弟”成立了一家公司，先后承包实施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项目、“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等国家重点生态建设工程，并承接了国家重点工程西油东送、干武铁路等植被恢复工程

项目，带领八步沙周边农民共同参与治沙造林，在河西走廊沙漠沿线“传经送宝”。

2018年，在古浪县委、县政府的鼓励帮助下，八步沙林场将防沙治沙与产业富民、精准扶贫相结合，流转了2500多户贫困移民户的1.25万亩荒滩地，种植梭梭嫁接肉苁蓉5000亩，种植枸杞、红枣7500亩，帮助贫困移民发展特色产业，一年下来光劳务费就发放了300多万元。

古浪是藏语“古尔浪哇”的简称，意为黄羊出没的地方。但由于土地荒漠化严重，生活在这里的人几十年都没见过黄羊。随着治沙成效越来越显著，黄羊的身影重新出现在

这片土地上。

除了黄羊，金雕、野兔、野猪等野生动物也时常出没在附近沙漠，封禁保护区变成了动物乐园。

1999年，甘肃省绿化委员会、甘肃省林业厅、中共古浪县委、古浪县人民政府为“六老汉”和郭万刚在八步沙林场树碑记功。2019年3月，“六老汉”三代治沙群体被授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个人敢做梦，时代能圆梦。郭万刚哥儿几个曾做过一张名片，背后是一幅绿茵茵的生态家园图：山岳染绿，花木点点，雁阵轻翔。这正是他们不懈追求的美丽梦想。

（尚有声摘自新华网）



天真地付出，成熟地接受。

——重要的人生功课

读书的好处是让我们落后于时代，尤其落后于那些时髦的、堕落的语言。

——语言丧失了灵魂，人便会精神早衰，始终陶醉于自以为是的世故之中

一人发圈，必有师焉；三人发圈，必有事焉。

——网友眼中的朋友圈生态

拿快递、取外卖、比手势、抖腿。

——很多年轻人每天的运动项目

口红色号还是不锈钢。

——“304”分辨性别法

体外器官。

——手机和耳机同为当代人类进化而成，一个用来社交，一个用来拒绝社交

如何爱你？用不含诱惑的真情；如何拒绝你？用没有敌意的坚决。

——心理学家海因茨·科胡特认为，这是教育子女的黄金法则

很多时候，撞南墙比道理有用得多。

——作家周鱼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语出鲁迅，被年轻人生动地转化为“如果人海太拥挤，我就用耳机与世界对抗”

我独处时迷人，交际时乏味。

——王尔德认为，把人分成好人与坏人是荒谬的，人要么迷人，要么乏味

人们害怕时间流逝，于是创造了节日，假装自己掌握了主动权。

——对节日的一种理解

他是如此虚伪，露出一个韩式半永久的微笑。

——带有时代印记的精准评价

学校教育和计算国足出线概率、“双十一”优惠力度。

——提高数学水平的三个重要途径

如果确定知道喜欢你什么，就是不够喜欢你。

——冯唐说，正因为不确定具体喜欢你什么，所以喜欢

你所有的一切

每个人的眼泪不一样，但想哭的念头是一样的。

——毕飞宇在《推拿》中点出了人生的真相

理想中，非你不可；现实中，是你也行。

——在婚姻中，在职场中，你理想中的状态和现实都有偏差

可能时间刚好，你眼角带笑。

——初相识的美好很简单

电影，是给眼睛吃的冰激凌，是给心灵坐的沙发椅。

——1933年上海《现代电影》杂志中的一句话

爱情是一种病，婚姻是治疗这种病的药。重点是，病好了之后，一辈子还要吃这种药。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这样阐释婚姻和爱情

写得出食物和女人的作家，才能够称为专业作家。

——日本文坛一个约定俗成的标准

只要把真心话说出来，就可以互相了解。

——沟通的误区之一

表达爱意时往往无力，表达伤害时却又那么锋利。

——语言的力量
(芳心、独厚、则鸣等摘)

1921年12月26日，凯恩斯收到一名俄罗斯舞女的来信。信很短，只有一句话：

“亲爱的凯恩斯先生，如蒙赏光，请于明天下午五点半到寒舍喝下午茶，如何？”

这名舞女叫莉迪娅。在这之前，凯恩斯只看过她的几场演出，二人一起吃过一次午饭。但心高气傲的凯恩斯突然陷入了从未有过的苦恼，他发现自己爱上了莉迪娅。他跟一位朋友说，莉迪娅“在每个方面都是完美的”。刚刚和莉迪娅喝完下午茶，凯恩斯就拉着朋友，紧张地诉说：“我该如何是好？我已深感恐惧。”那位朋友说：“千万不要娶她，不管她有多么迷人。她会很快退出舞台，变成一个花钱如流水的太太。最好只把她当作情妇。”

无论怎么看，凯恩斯这场迟到的恋爱都好像注定要变成一个美丽的错误。凯恩斯出生在贵族知识分子之家，从伊顿公学到剑桥大学，一路接受的是上流阶层的教育。当时，凯恩斯38岁，却早已因写出《和约的经济后果》而成为闻名世界的著名学者。凯恩斯是一个同性恋者。除了几次短暂而不成功的恋爱，凯恩斯对女人几乎再无经验，更何况是像莉迪娅这样的女人。

莉迪娅比凯恩斯小8岁。她出生于俄罗斯的一个平民家庭，从小就学习芭蕾舞，在圣彼得堡的帝国芭蕾学校接受了严格的训练。但她是个独立而不安分的女孩，孤身一人离开祖国，到伦敦跳舞。之后的生活更加漂泊，她去过美国，到过巴黎，一度还想去西班牙或意大利闯荡。她曾经和天才的芭蕾舞演员尼金斯基同台演出，毕加索为她画过好几幅画像，《彼得·潘》的作者、苏格兰作家巴利为她写过剧本。她有过好几个情人，其中包括著名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当凯恩斯最初见到莉迪娅的时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亲密爱人

●何帆

候，莉迪娅已经跟剧团的一位年轻经理结婚了。

爱情是盲目的，凯恩斯的理性似乎被燃烧的激情烧成了灰烬。凯恩斯迅速地掉进了情网，和莉迪娅见面不到两周，凯恩斯就成了她的情人；不到7周，凯恩斯就让莉迪娅搬到自己住的房子旁边，离他的住所只隔了3个门牌号。

凯恩斯住在伦敦的布鲁姆斯伯利。布鲁姆斯伯利不仅仅是一个地名，而且是一个特立独行的精英小群体的象征。从1905年到“二

战”期间，一批年轻的剑桥大学毕业生聚居在这里，他们中有文学家、艺术家，也有像凯恩斯这样的学者。写《到灯塔去》的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她的画家姐姐瓦内萨·贝尔，写《印度之行》和《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的福斯特，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斯特拉奇，都是布鲁姆斯伯利的成员。布鲁姆斯伯利成员之间的关系亲密得超过了一般的朋友，他们之间有着自由而散漫的爱情关系。这个小圈子的成员个个自视甚高、桀骜不驯，号称有“无限的才华、无限的傲慢、无限的激情”。当凯恩斯把一个和他们完全不一样的陌生女子带进来之后，布鲁姆斯伯利成员打心底不能接受这个“外来物种”。

凯恩斯的好友斯特拉奇说，莉迪娅是个“半傻子”。克莱夫·贝尔嘲笑她，说伍尔沃斯（一家大型商场）是莉迪娅的“精神家园”。布鲁姆斯伯利的女才子们更是掩饰不住自己的敌意，弗吉尼亚·伍尔夫恶毒地写道：“莉迪娅的灵魂是一只松鼠。她坐在那里，用前爪不停地两边擦鼻子。可怜的小东西，掉进了布鲁姆斯伯利的陷阱里。她在这里能做的唯一事情也只有用心默诵莎士比亚了。看到她坐下来读《李尔王》，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没有一个布鲁姆斯伯利成员觉得凯恩斯和

莉迪娅的爱情能天长地久。他们觉得凯恩斯娶莉迪娅，就是对组织的背叛。但1925年，等莉迪娅解除了婚约之后，两个人真的结婚了。在这之后20多年的婚姻生活里，凯恩斯和莉迪娅相亲相爱，生活得非常幸福、满足。

凯恩斯在莉迪娅的身上，发现了一种常人难以察觉的光芒。他喜欢莉迪娅的天真烂漫、生机勃勃、聪明睿智。莉迪娅在公共场合也喜欢吸引众人的注意，有时候会故意高声说话，但凯恩斯饶有兴致地看着自己的爱人，觉得这一切非常有趣。莉迪娅的英语说得不流利，但凯恩斯说，她的魅力之一就是“能用最会意而到位的方式使用英语单词”。伍尔夫等布鲁姆斯伯利成员刻意追求的是那种无拘无束的波希米亚风格，但莉迪娅天生具有真正的波希米亚风格。难怪布鲁姆斯伯利成员如此痛恨莉迪娅。

凯恩斯和父母的关系很好，每周都会去看父母。莉迪娅和凯恩斯的父母相处得非常好。凯恩斯心里是渴望得到别人的赞扬的，他的文章在报纸上一发表，莉迪娅就找来津津有味地阅读，她对凯恩斯说：“读你的东西让我感到自己更加高大。”她甚至把凯恩斯的《货币论》和《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都读了。她对《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评价是：“像巴赫一样优美。”尽管布鲁姆斯伯利成员对莉迪娅刻薄挖苦，甚至曾经让莉迪娅绝望到要离开凯恩斯的地步，但她知道凯恩斯离不开他的朋友们，她从来没有对凯恩斯说过抱怨



凯恩斯与莉迪娅

布鲁姆斯伯利成员的话。凯恩斯的同性恋倾向非常严重，他一生都对年轻的漂亮男性充满渴慕，但和莉迪娅结婚之后，他没有做过出轨的事情，为的是守住这份珍贵的感情。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情趣。凯恩斯和莉迪娅，两个看似完全不一样的人，找到了他们之间的默契。凯恩斯有一次问莉迪娅：“亲爱的，你在想什么呀？”莉迪娅说：“我什么也没想。”凯恩斯哈哈大笑起来，说：“我要是也能这样就好了。”

1937年，凯恩斯得了一次严重的心脏病，身体每况愈下。莉迪娅成了凯恩斯的专职护士，一直照顾着他。目睹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满目疮痍，凯恩斯心急如焚，他不愿意看到自己珍惜的西方文明从此灰飞烟灭。过度劳累损害了他的健康，1946年复活节那一天，凯恩斯不幸去世。莉迪娅的心都碎了，她说：“现在我没有了他，只剩下孤孤单单一个人。光芒都已消失。我悲伤，我哭泣。”

凯恩斯去世之后，莉迪娅过着隐居的生活。她拒绝见记者，不写回忆录，不谈凯恩斯，也不关心芭蕾舞。她只在乡下莳花弄草，头上顶着篮子去买菜，几乎一丝不挂地在院子里晒太阳。有一次，一群访客执意要来见她。莉迪娅看了看一屋子的人，开始用俄语自说自话。有人提醒她，来的人没有一个懂俄语。莉迪娅漠然地看着窗外，轻声说：“我懂。”

（心香一瓣摘自中信出版社《先放一把火》一书）

索然寡味

◎戴逸如

露西·蒙哥马利说：“我每天都能从这个世界上发现

一些新鲜的东西，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妙的呢？这也是我生活欢乐的源泉——一个如此有趣的世界。如果我们早知道了一切，活着不就索然寡味了吗？”

牛博士说：“如此说来，热衷于算命求签的朋友，不等于在追求索然寡味吗？”

（一米阳光摘自《今晚报》2019年11月6日）



我有位在北京工作的朋友，小时候在山西农村生活。她读小学时，有一年从县城来了一位漂亮的女老师。她是课代表，要把同学们的作业收齐，送到老师办公室。她进去的时候傻眼了：美丽的老师，正在和一个小小伙子手拉着手转圈跳舞。

一个小女孩，被眼前的一幕照亮了。在她看来，这个外来的老师，拥有和其他老师不同的气质——谈吐、步态，哪怕是爱情，都代表着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后来，这位朋友从山西考到了北京大学。

我也有相似的经历。读初中的时候，学校来了两位年轻的男教师，他们是从一个师范学校过来实习的。很多时候，他们会直接讲普通话。在我们学校，此前根本没有讲普通话的老师，不管是课上还是课下。

现在想来，他们不过是中师毕业的小伙子，十七八岁而已，来到我们这个镇上，也很忐忑吧。他们穿着运动服——很有可能是没有别的衣服可穿，但是在我们看来那是时尚

神奇的照亮

●张 丰

的象征。我们从没穿过校服，更谈不上运动服，脚上穿的是母亲做的布鞋。

作为教师子弟，老师对我来说早就没什么神秘感了。我从小就认识很多老师，在他们的爱、调侃和哄笑中慢慢长大。我知道教师很伟大，拥有自己的节日，但是也知道他们都是普通人。比如我父亲是一位老师，但他做的饭菜，就常常难以下咽；他也会找个借口，把洗碗这样的家务分配给

我们。同学们对老师都是仰望，我却从来没有这样的尊崇，对他们的生活，也不感到神秘——那就是我每天都能看到的生活啊。

但是这两个穿运动服、讲普通话的小伙子却重新让我对教师这个职业产生了陌生的感觉。教师应该是有追求的（穿运动服而不是我们的居家服装），应该是讲普通话的，那意味着和一个更高级的标准、一个更大的世界联系起来。那时我还没法看电视，但是已经通过收音机知道普通话是怎么回事，有了对“国家”和“乡土”的模糊理解。

这样的老师，未必真的传授过你知识，却为你召唤出一个新世界。那两个实习教师，其实并没有给我上过课。但是，他们的存在本身，就足以召唤出一个广阔的世界，就像拽着你的头发，把你拔离地球，让你脱离引力的掌控，找寻到飞翔的感觉。你的内心会有一种真正的觉醒，你开始重新打量现实生活。你对现实产生一种疏离感，开始想要离开，去看更大的世界。

大概从那时开始，我就知道自己一定会到远方去求学。经常和两位实习老师一起打篮球的弟弟应该有相同的想法。那年寒假，有邻居开玩笑说要给弟弟介绍一个对象，才14岁的弟弟恼怒起来，说：“我才不会在老家找对象。”父亲的眼睛亮了，他一定发现自己的两个儿子变了。

这可能关乎教育的一个本质问题：什么才是真正好的教





诗螺丝

◎张 炜

不少作者过去是写诗的，现在还在不停地写。因为爱诗，从小就写，结果怎么也停不下来了。怪不得某人曾经戏言，到六十岁的时候，要成为一个大诗人——能成则成，不能成硬成。

“能成”是说技艺，能力达到了，很自然地成长为一个诗人，这好理解。但是“硬成”指的是什么？不过是表明了对诗的深刻向往，一种急切到野蛮的追求。

诗是文学的核心部分，整个文学也许还有艺术，由此往外，一点点扩大，到了最边缘的地带，就是比较通俗的东西了。诗是人们用来抵抗生命存在的荒谬和荒芜的一个最有力的武器，它在瞬间闪光，像电光一样，其强度可以照彻最幽深的黑暗。人的存在是短暂的，要经

历苦难、挣扎和死亡，这中间是与生命诞生之初的全部希望和愿望大相冲突的部分。生命要逾越一些不可逾越的障碍，一直走到巨大的黑暗之中。生命的存在真的是一次最大的谬误和虚妄。

人类进入了诗境，就以极大的通透和明晰，表达自己的藐视和反抗。那种瞬间的生命感悟如同闪电，藐视无所不在的可恶的规定，以及一切的阴谋和捉弄。只有诗才具有这种韧性和顽强，有超然的英雄气概。以诗为核心建立的整个文学王国都具有这样的意义——越靠近诗，越靠近这样的意义。

从这个核心开始，通过语言往外延伸，最后与无边的黑夜连接起来。

诗有一个了不起的作用，就是能够把词语的内涵给固定住，不让其消散和流失，不让其变形。它用魔法在一个个词语的边缘逐一拧上螺丝，不让其滑脱。文学也正是如此，比如在某个特定的语境里，在某个语句中，如果出现了“感动”两个字，那一定是极其清晰准确的，这与平常任何时候的“感动”都不一样。它在那个瞬间语境里的面貌被诗的强光照得一清二楚，不容篡改。真正的文学写作就是从具体的词语固定开始的。它会把一个词语牢牢固定在某一个瞬间，并企图让这个瞬间变为永恒。

这正是诗最了不起的地方。

（握里书摘自作家出版社《疏离的神情》一书）

育？一个孩子，日复一日地背着书包上学，做各种作业，应付考试，他一定需要一个特别的日子，需要一个决定性时刻来照亮自己。有时候人们会说，真正好的教育，是让人能够“发现自己，完善自己”，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这样的契机。

父亲可能不是特别好的老师，虽然他教过的学生也有考上北大、清华的。他只会说“学习要靠自己”，但是，我隐约感知到，父亲懂得教育的根本。我读初二的时候，父亲正

好教这一年级的数学。我的数学很差，他有足够的理由把我调到他所教的班级。但是，父亲没这么做，他甚至没有给我讲过一道数学题。

他一定知道，亲自教儿子是错误的选择，教育需要的是不断“陌生化”，需要接受新的场景和可能性。回想起来，自己经历了那么多老师，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其实都和“教学”无关，而是一些神奇的暗示或者力量。

读高三的时候，我遇到一个很厉害的语文老师。他总是

懒懒的样子，对讲解语文题很不屑，有时候还会说“这个没什么意思”之类的泄气话。但是，他的傲气和身上干净的白衬衫，却很神奇地鼓舞了我。在我看来，那就是才华的象征，也是一个读书人该有的样子。于是，我发奋学习语文，差点把《古文观止》全部背诵下来。那位老师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他通过这种方式“照亮”了我。

（衣上芳摘自《新华每日电讯》2019年11月1日，辛刚图）



大地的阶梯

●
阿
来

这个书名由来已久。

那是七八年前的事了，我从一座小寺庙里出来。住持让手下唯一的年轻喇嘛送我一程。他把我送出山门，并把我寄放在门房的小口径步枪交还给我。

下午斜射的阳光照耀着苍翠的群山，蜿蜒的山脉让人的视线延伸到很远的地方。山下奔流不息的大渡河也被阳光镀上了一层闪烁不定的金光。

我对这个年轻的喇嘛说：“请回去吧。”

他的脸上流露出依依不舍的表情，说：“让我再送送你吧。”

我知道这并不意味着通过这四五个小时的访问，我们之间已经建立起多么深厚的友谊，这是不可能的。在我做客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跟他的上司——这座山间小寺的住持喇嘛争论。因为一开始他就对我说，这座小庙的历史有一万多年了。宗教从诞生之初，就具有对日常生活的超越能力，但很难设想产生于历史进程中的宗教能够超越历史本身。于是，我们争论起来，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没有得出任何结果。

那时，这个年轻喇嘛就坐在一边。他一直以一种恭敬的态度为我们不断续满热茶，但他的眼睛却时常透过二楼狭小的窗口注视着外面的世界。

现在，我们来到阳光下面。强烈的阳光刺得人有些睁不开眼睛。我们踏入一片刚刚收割过小麦的庄稼地，地里的麦茬发出细密的声响。那个年轻喇嘛还跟在后面。我还看见，那个多少有些恼怒的住持正从二楼经堂的窗口注视着我。我在他眼里，真的是一个异端吗？

我再一次对身后的年轻喇嘛说：“请回去吧。”

他固执地说：“我再送一送你。”

我在刚收割不久的麦地里坐了下来。麦子被堆成一个一个小垛，四散在田野里。每一个小垛都是一幢房子的形状。在这一带，传统建筑样式都是碉楼式的平顶房子，而这种房子式的麦垛却有一道脊充当分水岭，带着两边的坡顶。在这片辽阔的山地里，还有一种小房子也这么低矮，有门无窗，也有分水的脊，带着两边的坡顶，那

就是装满叫作“擦擦”的泥供的小房子。这些叫作擦擦的东西，一类呈宝塔状，一类则像四方的印版，都是从木模里制出的泥坯。这些泥坯被陈列在不同的地方，是对不同鬼神的供养。麦地边的树林与草地边缘，就有一两座这种装满供养的小房子，而地里则满是麦子堆成的这种小房子。

这时，坐在我身边的小喇嘛突然开口说：“我知道你的话比师父说的有道理。”

我说：“其实，我并不用跟他争论什么。”但问题是我已经跟别人争论了。

年轻喇嘛说：“可是我们还是会相信下去的。”

我当然不必问他明知如此还要这般的理由，很多事情我们都说不出理由。

这时，夕阳照亮了一川河水，也辉映着层层远山，一座又一座青碧的山峰牵动着我的视





线，直到很辽远的地方。

年轻喇嘛眯缝着双眼，用他那样的方法看去，眼前的景象会显得飘浮不定，从而生出一种虚幻的感觉。

“其实，我相信师父讲的，还没有自己从眼前山水中看见的多。”

我的眼里显出了疑问。

他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我看那些山，一层一层的，就像一个又一个的阶梯。我觉得有一天，我的灵魂会踩着这些阶梯到天上。”

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对方也只是说出自己的感受，并不是要与我讨论什么。这些山间冷清小寺里的喇嘛，早已深刻领略了落寞的意义，并不特别倾向于向别人灌输什么。但这样一句话长久地留在了我的心里。

我站起身来与他道别：“请代我向你的师父说得罪了。我不该跟他争论，每个人都该相信自己相信的东西。”

我走下山道回望时，他的师父出来，与他并肩站在一起。这时，倒是那夕阳余晖里两个喇嘛高大的剪影，给人一种比一万年还要久远的印象。一小时后，我下到山脚时，夜已经降临了。

坐上吉普车，发动起来的引擎把一种震颤传导到车子的每一个角落，也传导到我的身上。我从窗口回望山腰上那座小小的寺庙，看到的只是星光下一个黝黑的剪影。不知为什么，我期望看到一星半点的灯光，但是，灯光并未因为我有这种期望而出现。

那座小庙的建立很有意思。数百年前的某一天，一个犁地的农民突然发现一面小山崖上似乎有一尊佛像显现出来。到秋天收割的时候，这隐约的印迹已经清晰地现身为一尊坐佛了。于是，他们留下了一名游方僧人，依着这面不大的山崖建起一座宝殿。石匠顺着那个显现的轮廓，把这尊自生佛从山崖里剥离出来。几百年来，人们慢慢为这座自生佛像装金饰银，没有人再能看到一点石头的质地，当然也就无从想象原来的样子了。

在西藏等地，这不是一种偶然的現象。

在布达拉宫众多佛像中，最被信徒崇奉的是一尊观音像。这不但是因为很多伟大人物，比如吐蕃国历史上有名的国王松赞干布就被看成是观

世音的化身，而且因为这尊观音像也是从一段檀香木中自然生成的。只是如今在布达拉宫我们看到的这尊自生观音，也不是原本的样子了。

这尊自生观音被包裹在一尊更大的佛像里，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只能自己进行判断或猜想了。

从此以后，我在山中各个角落进进出出，每当登临比较高的地方，极目远望，看见一列列的山逶迤着向西而去，最终失去陡峻与峭拔，融入青藏高原的壮阔与辽远时，我就会想到那个有关阶梯的比喻。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比喻。

一本有关藏语诗歌修辞的书中说，好的比喻犹如一串珠饰中的上等宝石。而在百姓日常的口头表达中，很难打捞到这样的宝石。我有幸找到了一颗，所以，经常会在自己再次面对同样的自然美景时，像抚摸一颗宝石一样抚摸它。这种抚摸，只会让真正的宝石焕发出更令人迷醉的光芒。

当然，如果说我仅凭这么一点来由，就有了一个书名，也太弱化了自己的创造。我希望自己的书名里有足够真切自我体验。

大概两年之后，我为拍摄一部电视片，在深秋十月攀登过一次号称“蜀山皇后”的四姑娘山。这座最高海拔六千多米的高山，就耸立在距四川盆地直线距离不过百余公里的邛崃山脉中央。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是水冷草枯的时节。雪线正一天天下降到河谷，探险的游客已断了踪迹，只在下山的小镇日隆的旅馆墙上留下了“四姑娘山花之旅”一类的浪漫词句。

上山的第四天，我们的双脚已经站在了所有森林植被生存线以上的地方。巨大岩石的阴影里还有经年不化的冰雪。往上，是陡峭的冰川和蓝天；回望，是一株株金黄的落叶松，纯净而明亮。此行，我们不刻意登顶，只是尽量攀到高一点的地方。当天晚上，我们退回去一些，宿在那些美丽的落叶松下。那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早上醒来，雪遮蔽了一切，树、岩石，甚至草甸上狭长的高山海子。

我又一次看到被雪覆盖的山脉一列列走向辽远，一直走到与天际模糊交接的地方。这



水蜜桃的滋味

◎蔡志忠

智者从怀里拿出三个水蜜桃，对弟子说：“你吃一个水蜜桃。”

弟子吃了一个水蜜桃，然后擦擦嘴说：“味道还行！”

智者说：“到广场跑三圈。”

弟子说：“行！”

弟子跑三圈后回来。

智者说：“现在再吃一个水蜜桃。”

弟子吃了第二个水蜜桃，说：“味道美极啦！”

智者说：“再到广场跑二十圈。”

弟子说：“行！”

弟子又跑了二十圈，跑回来已经满身大汗。

智者说：“现在吃最后一个水蜜桃。”

弟子吃了最后一个水蜜桃，说：“味道香甜，又多汁！”

智者说：“三个一样的水蜜桃，吃出三种不一样的味道。不同的是我们的心，而不是水蜜桃。”

（池塘柳摘自现代出版社《自然箫声的微笑：〈庄子〉解密》一书）

时，太阳出来了。

不是先看到的太阳，而是遽然而起的鸟儿清脆欢快的鸣叫一下就打破了仿佛亘古如此的宁静。然后，眼前猛地一亮，太阳在跳出山脊的遮挡后，陡然放出了万道金光。起先，是感觉全世界的寂静都汇聚到这个雪后的早晨了。现在，又觉得这个水晶世界汇聚了全世界的光芒与欢唱。

“太阳弹响群山的音阶。”

我试图用诗概括当时的感受时，用了上面这个句子作为开头。从此，我就把这一片从成都平原开始一级级走向青藏高原顶端的一列列山脉看成大地的阶梯。

用纯粹的地理学眼光看，这是把低海拔的小桥流水最终抬升为世界最高处的旷野长风。

地理从来与文化相关，复杂多变的地理往往预示着别样的生存方式，以及别样的人生所构成的多姿多态的文化。不一样的地理与文化对个人来说，又往往意味着一种新的精神启示与引领。

我出生在这片构成大地阶梯的群山中间，并在那里生活、成长，直到三十六岁时方才离开。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离开，无非是两个原因：首先，对一个时刻都试图扩展自己眼界的人来说，这个群山环抱的地方时时会显出一种不太宽广的固守；更为重要的是，我相信，只有在这个时候，这片大地所赋予我的一切，不会因为将来纷繁多变的生活而有所改变。

有时候，离开是一种更本质意义上的切近与归来。

我的归来方式肯定不是发了财回去捐助一座

寺庙或一所学校，我的方式就是写出我的书。书里有我的独立思考与判断，我的情感也蕴藏在叙述中间。我的情感就是在这每一个章节里不断离开，又不断归来。

作为一个漫游者，从成都平原上升到青藏高原，在感觉到地理阶梯上升的同时，也会感觉到某种精神境界的提升。但是，当你进入那些深深陷在河谷中的村落，那些种植小麦、玉米、青稞、苹果与梨的村庄，走近那些山间分属于藏传佛教不同流派的或大或小的庙宇时，又会感觉到历史，感觉到时代前进中某一处曾有时间的陷落。

问题的关键是，我能同时写出这种上升与陷落吗？

对于一个漫游者，虽然我们为将要描写的土地给定一个明晰的边界，但无论是对一本书，还是对一个人的智慧来说，这片土地都过于深广了。江河日夜奔流，四季自然更替，人民生生不息，所有这一切，都会使一个力图有所表达的人感到胆怯甚至绝望。第二个问题，如果不是神佛，那么这种非我力量所指的又是什么？我想，那就是永远静默着走向高远阶梯一般的列列群山；那就是创造过、辉煌过，也沉沦过、悲怆过的民众，以及民众在苦乐之间延续不已的生活。

现在，我把这本漫游的记录，以及更多的漫游中的回忆奉献在你面前。

（人似月摘自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地的阶梯》一书，王 妮图）



外婆说：“人在找一件合适的衣服，衣服也在找那个合适的人，找到了，人满意，衣服也满意，人好看，衣服也好看。”“一匹布要变成一件好衣裳，如同一个人要变成一个好人，要下点功夫。”“无论做衣服还是做人，心里都要有一个‘样式’，才能做好。”

外婆做衣服是那么细致耐心，从量到裁再到缝，她好像在用心体会布的心情。一匹布要变成一件衣服，它的心情肯定也是激动的，充满着期待，或许还有几分担忧和恐惧：要是变得不伦不类，甚至很丑陋，名誉和尊严就毁了。

记忆中，每次缝衣，外婆都要先洗手，把自己穿戴得整整齐齐，身子也尽量坐得端正。外婆总是坐在敞亮的地方做针线活。她特别喜欢坐在场院里，在高高的天空下面做小小的衣服，外婆的神情显得朴素、虔诚、庄重。

在我的童年，穿新衣必是在盛大的日子，比如春节、生日。旧衣服、补丁衣服是我们日常的服装。我们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也不感到委屈，一方面是因为人们都过着打补丁的日子，另一方面，是因为外婆在为我们补衣的时候，精心搭配着每一块补丁的颜色和形状，她把补丁衣服做成了好看的艺术品。

除了缝大件衣服，外婆还会绣花，鞋垫、枕套、被面、床单、围裙上都有外婆绣的各种图案。

外婆的“艺术灵感”来自她的内心，也来自大自然。燕子和其他各种鸟儿飞过头顶，它们的模样和姿态留在外婆的心里，外婆就顺手用针线把它们保存下来。外婆常常凝视着天空中的云朵出神，她手

中的针线一动不动，布安静地在一旁等待着。忽然出现一声鸟叫或别的什么声音，外婆才如梦初醒般地把目光从云端收回，细针密线地绣啊绣啊，要不了一会儿，天上的图案就出现在她手中。读过中学的舅舅说，外婆的手艺是从天上学来的。

那年秋天，我上小学，外婆送给我的礼物是一双鞋垫和一个枕套。鞋垫上绣着一汪泉水，泉边生着一丛水仙，泉水里游着两条鱼儿。我说：“外婆，我的脚泡在

水里，会冻坏的。”外婆说：“孩子，泉水冬暖夏凉。冬天，你就想着脚底下有温水流淌；夏天呢，有清凉在脚底下护着你。你走到哪里，鱼就陪你到哪里，有鱼的地方你就不会口渴。”

枕套上绣着月宫，桂花树下，蹲着一只兔子，它在月宫里，在云端，望着人间，望着我。到夜晚，它就守着我的梦境。外婆用细针密线把天上人间的好东西都收拢来，让它们贴紧我的身体。贴紧我身体的，是外婆密密的手纹，也是她密密的心情。

直到今天，我还保存着我童年时的一双鞋垫。由于时间已经过去三十年之久，它们已经变得破旧，如文物那样脆弱易碎。但那泉水依旧荡漾着，贴近它，似乎能听见隐隐水声。两条小鱼仍然没有长大，一直游在岁月的深处。几丛欲开未开的水仙，仍然那样停在外婆的呼吸里。

我端详着外婆留给我的这件“文物”。我的手纹，努力接近和重叠着外婆的手纹。她冰凉的手从远方伸过来，感受我手上的温度。

（清宵摘自《新华日报》2019年8月29日，赵希岗图）

外婆的美学

◎李汉荣





太空步 罗伊·格里茨



家庭争端 弗拉多·皮尔萨



天啊 哈里·沃克



敢动我试试 托马斯·曼格尔森



新造型 迈克·罗韦

赛 萌

为了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自2015年起，野生动物保护组织生而自由基金会每年都会举行搞笑野生动物摄影大赛，希望在传播这些极具幽默感的照片之余，以轻松的方式提高公众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

2019年搞笑野生动物摄影大赛入围作品来袭，直戳你的笑点！



嗨起来 马丁纳·耶贝特



常用表情 埃里克·费希尔



狒狒钓鱼 威廉·克鲁格



打招呼 多娜·波登



有靠山 托马斯·曼格尔森



限速通行 莉萨·万德霍普



大哥 苏珊·诺勒



都藏好了吗 瓦尔泰里·穆尔卡海宁



爱上跳蚤市场

●柯志远

任何一本跟纽约有关的游记都没有说过，逛跳蚤市场，有时候也可以像看周星驰的电影一样，无厘头到这种地步。

我住的布里克街，往南走一小段，便到索霍区，接着到小意大利区，左拐没几步，便进了唐人街。我每个星期总要走过来买一次菜。

有一回，我在平常不该转弯的地方转了弯。当我手里提着大白菜、沙茶酱、一个猪

肺、两斤酸菜、三个便当，在回家的路上信步时，意外发现在小意大利区外围，有一个不大不小的跳蚤市场。进去问，才晓得人家星期天在这里做生意，已经好久了。我住得不远，竟从来不知。

我边逛边找人说话。摆摊的人肤色不同，千奇百怪。

有的是忽然在地窖里发现过世母亲堆积如山的刺绣，心怀感恩地抱到这里卖，一边

卖，一边拉着客人述说自己的母亲年轻时有多美；有的是搜集了无数猫王的唱片、海报和剪报，想想自己如今也老了，摆出来希望年轻人买回去，薪火相传地继续崇拜；有的是刚离婚的妇人，把旧房子里的古董家什运过来，打算通通卖掉，图个眼不见为净，从此海阔天空，转头就可以再去寻找另外一个男人；也有那种脸上满是雀斑、两条麻花辫垂在胸前的少女，自顾自地引吭高歌，脚边摆着让人家赏钱的盆子——应该是还在音乐学院里受雕琢的学生，青涩，腼腆，但声音也算天籁。

我买了一个用竹签插着的糖苹果，一面走一面吃，觉得人生的美好境界，莫过于此。

“真的不能替你保留。”不远处，有个印第安妇人，她的铺子卖一些木刻的灯具、信插、镇纸，物品具有很迷人的色泽和质感。

妇人身着牛仔衬衫，头戴牛仔帽，赔着笑脸，在拒绝一个头发染成天蓝色的男孩。那男孩央求：“我真的忘了带钱，连银行卡都忘了带，你信我。”

“我信你，但我不能替你保留。下一个客人若想买，我不能不卖。”妇人仍然从容有力地表示着态度。

“我是真的喜欢这个风灯啊！”男孩有点恳求的意思了。

“我晓得的，但其他人可能也喜欢。”

“那我留下这块表，让我把灯带走。等我取钱回来，你再把表还我。”



绘画中物体的重量

● 丰子恺

在经营画面位置时，我常常感到绘画中物体的重量另有标准，与实际的世间所谓轻重迥异。

在一切物体中，动物最重。动物中人最重，犬马等次之。故画的一端有高山丛林或大厦，另一端描一个行人，即可保住画面的均衡。

次重的是人造物。人造物中能移动的最重，如车、船等；固定的次之，如房屋、桥梁

等。故在山野的风景画中，房屋、车、船等常居画面的主位。

最轻的是天然物。天然物中树木最重，山水次之，云烟又次之。故树木与山可为画中的主体，而以水及云烟为主体的画极少。

云烟、山水、树木等分量最轻，位于画面边上不成问题。房屋、车、船等就不宜太近画边。人物倘描在画的边上，这一边分量很重，全画面就失却均衡了。

（穆 穆摘自浙江文艺出版社《劳者白歌：丰子恺散文》一书）

“不可以这样的！对不起！”

“这是我妈咪给的生日礼物，是很贵的表。”

“是的，就因为太贵重，你去了又回，我不小心弄丢或碰坏，完全赔不起。”妇人也算够周到了，放着两旁要结账的生意不顾，专心致志地跟他沟通着。

“那……那……”男孩再想不出其他话，突然他把灯往怀里一揣，转身拔腿就跑。

“小孩怎么可以这样！”妇人大叫一声，也从摊位后快步追了出来。

“喂！你！”她朝我一指，让我过去。

“我？”我似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你帮我看着铺子！”我都来不及反应，妇人身手利落，风驰电掣地追出去了。

真是见鬼啦！我左顾右盼，一些在一旁看热闹的客人也捂嘴笑了起来。我一下慌了手脚：“这关我什么事？”我约略看了一下，铺子里琳琅满目的东西，都没标价。卖少了钱，我怎么担待？

“放胆去卖！看着该多少就算多少，米娜不会跟你计较的。”邻铺一个卖水晶瓶子的女孩很温馨地跟我说。

我有三分窘、三分紧张，却有四分的兴奋。

脸皮一厚，我真的到摊子后面就位了。那个轻功卓绝的米娜，回来的时间比预期长得多。我看着摆在脚旁的便当由热变冷，逐渐闻不到里头飘出来的青椒牛柳味儿了。我的肚子饿得叽里咕噜，这才记起早上起床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吃饭呢！

米娜笑嘻嘻地空手回来，头发明显零乱了，衬衫口袋被撕开了一些……我运用我的推理能力猜上一猜：米娜没多久就追上了那个男孩，施展武功，展开搏斗，几招以后，虽然衣服被扯破些许，但米娜制服了他；小毛孩再施苦肉计，大求特求，米娜恻隐之心发作，宣告不敌，于是押着小毛孩回家取钱。灯，算是卖给他了……“哈！算你厉害，完全猜对。”米娜情绪很亢奋，待我像多年好友。

我唯一没猜到的是：那男

孩住在布鲁克林区，米娜为了一个二十块钱的灯，把满铺子的货丢给素昧平生的我，离开整整两个小时。

我把一把钞票递给她，说：“卖了一个衣架，三个相框，还有两个雕着狐狸和蔷薇的，我不晓得是什么……”

“哇，这么多！你敲人家竹杠？”

我有点莫名其妙，感觉很委屈，正想为自己分辩几句，旁边的好心小姐开口了：“他很客气的，买东西的客人都是开开心心付钱的。”

米娜很用力地拥抱了我。她身上有一种很好闻的草药味道。

“怎么谢你呢？给你钱吗？”

“我不收钱的。这很好玩，是很棒的经验。下次我再来。”

米娜还是给了我一条项链。皮革绳子系着的一个铜框框，里头镶着四颗蓝色的石头。那种蓝，澄澈得像天空一般。

（瑶 华摘自《台港文学选刊》，沈 璐图）



玩游戏能帮你找到好工作吗

◎顾海波

游戏行业的规模如今已经比电影和音乐的加起来还要大，但很少有人会把自己最成功的游戏成绩写进简历。为什么不呢？一些企业已经开始意识到，游戏可以赋予其玩家有益于工作的技能。

游戏技能可以“照进现实”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初创企业“游戏学院”相信，通过多年的训练和“实战”，玩家们在游戏中学到的技能可以应用到现实的工作环境中。这家公司通过桌面角色扮演游戏和真人角色扮演，为8岁至18岁的青少年提供夏令营活动项目，以培养他们的学习能力和社交技能。

“游戏学院”的想法很简单：通过玩家的在线游戏档案分析他们的习惯，并有针对性地提供能够反映、提升他们游戏技能的培训课程。

BBC报道称，人们越来越接受这样一个观点：在游戏中学到的技能，是可以应用到现实工作中的。

就连英国军队也在雇用游戏玩

家。英国皇家空军的一位发言人告诉BBC：“在压力下保持冷静的同时依然能吸收信息、快速反应和协调行动，通常是擅长游戏的人具备的特征。”这些技能，正是空军很多岗位需要的。

“通过游戏获得的技能可能与某些领域高度相关。”英国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公司瀚纳仕的地区总监瑞恩·加德纳对BBC表示，“游戏玩家可以在专业环境中展现大量软技能，比如团队协作、解决问题和战略规划。”

让游戏技能与工作相关联

这真的意味着“在《守望先锋》天梯赛中排在前十100名”这样的成绩，可以被写进简历吗？

加德纳表示：“关键在于你如何将游戏里的技能与你正在申请的工作联系起来，如何让自己成为一名更有趣的潜在雇员。”

两年前，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一项研究因为提出“玩游戏可以让学生更成功”而成为新闻头条，但该研究的参与者

之一马修·巴尔博士对BBC说：“这项研究并没有真正改变人们的想法，至少现在还没有。”

他正在写一本关于这个主题的书。“现在，我认为，告诉某人你是个铁杆玩家，仍旧不利于你得到一份工作。”巴尔说，“但如果有人能够清楚地说明，自己如何在网络游戏中领导一个团队，或许就能说服雇主相信这是有用的。”

“随着兴趣信马由缰地随意玩游戏，而不考虑你正在使用的技能，这样不太可能对你的





职业前景有益。”BBC表示。很显然，即使你把《连连看》玩得再熟，在面试时也没什么用。

这正是“游戏学院”的目标：将休闲玩家转变为“有意识的”玩家，运用批判性思维培养、发展他们的技能。

“我们将游戏玩法视为一种天赋资源，”这家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大卫·巴里说，“社会天赋、竞争力或战略天赋。”

“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在游戏中的胜利和成就写进简历？”他问道，“如果企业说他们想要领导力，为什么我不能拿我多年来领导《魔兽世界》团战的经验作为例子？”

刚刚前往美国读硕士的北京小伙儿崔灏对笔者表示，他部分赞同这些观点。“游戏虽然号称‘第九艺术’，但在社会上话语权很小。”他说，“玩游戏肯定有用，比如培养合作意识、团队意识等。”他平日里的爱好之一就是和同学、朋友一起玩《绝地求生》，既在电脑上玩，也玩手机版。他认为，这增进了他的团队协作意识。但他说，还没法想象哪家公司会在招聘时看一个人的游戏技能。

玩游戏可以提升工作能力

BBC报道称，已经有很多玩家表示，是爱好造就了现在的自己。

今年早些时候，马修·里奇告诉一个游戏咨询网站：“如果你擅长玩《星战前夜》，那么你基本上已经拥有了MBA学位。”

里奇告诉BBC，《星战前夜》的玩家可能会理解他这么说的原因。这款大型在线游戏里的经济是由真实的市场原理驱动的，在游戏界经常被取笑为“电子表格模拟器”。如果你想建造一艘新的宇宙飞船，原材料必须由另一个玩家来开采。制造成本会受到游戏里的突发事件影响，商品价格则会因需求和运输距离而不同。

里奇在这个游戏世界里经营着由数百名玩家组成的游戏公会。有一天，他意识到可以将自己的技能转移到现实生活中，从而实现夙愿：成为自己公司的老板。

他对Zentech公司进行了重组。

里奇坚持认为，《星战前夜》教授的技能包括创造力、领导力、组织能力和解决冲突的能力。他将自己的成功归功于他的家庭、他对经营企业的痴迷，以及“一家在冰岛创造了一款出色游戏的好公司”——他指的是开发《星战前夜》的公司。

数字企业家兼商业顾问米娅·贝内特对BBC表示：“在更传统的社会环境中，游戏仍被认为是十几岁男孩才会碰的东西。”但她表示，玩游戏与“决策、预测能力和情景规划”等技能之间存在一些联系，“它还有助于提升元技能——学习、实验和创造性思维”。

马克·朗是英国国民保健服务系统的一名放疗物理学家，从业12年后，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有那么多的玩游戏时

间，但他对BBC表示，玩游戏对他的工作有所助益。

“大多数电子游戏是需要解决的谜题。”他说，“解决问题是我工作的重要部分。”

在“游戏学院”，巴里意识到他们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他对BBC说，当他询问玩家们在游戏中取得的最大成就时，“他们给出的答案的规模和范围令人震惊”，“但如果问他们关于工作的同类问题，他们就不知道答案了”。

他问道：“人们玩游戏时能获得参与感和赋权，借由游戏获得掌控相关事务的力量，提升个人生活与社区生活品质。为什么干工作就不能像玩游戏这样呢？”

（小山屏摘自《青年参考》
2019年11月1日，勾 犇图）

人生的酒盏

●[俄]米哈伊尔·尤里耶维

奇·莱蒙托夫

◎顾蕴璞 译

我们紧闭着双眼，
饮啜人生的酒盏，
却用自己的泪水，
沾湿了它的金边；

待到蒙眼的遮带，
临终前落下眼帘，
诱惑过我们的一切，
随遮带消逝如烟；

这时我们才看清，
金盏本是空空，
它盛过美酒——幻想，
但不归我们享用！

（丁香结摘）



压抑的快乐

● 张佳玮

据说黑泽明导演老来胆囊出了问题，医生劝诫他不要再吃鸡蛋。黑泽明表示：“老夫本来不爱吃鸡蛋，但你这么一说，我偏要吃！”他竟越吃越香。据说黑泽明还说过这样一句话：“白天吃是为了补充身体，晚上吃是为了补益灵魂。”这调调，用《大宅门》最后一集里白景琦那句话说：“不是不叫我干什么吗？我偏干什么！”世上还就是有这种快乐——拧着劲的快乐。

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情景：“我居然醒得这么早，好得意，那就奖励自己多赖会儿床吧！”“我居然这么早做完了所有活，好得意，那就奖励自己玩一会儿吧！”“我居然控制了一天的糖分摄入，好得意，那就来个甜品奖励自己吧！”细想来，有种奇妙的幽默感：结果其实是一样的嘛——先抑后扬，难道会更快乐一点？人类真会跟自己开玩笑。

话说，世上还没有进化论时，许多学者认为人类比动物高贵之处，就在于有理性、有认知。猫看见鸟就会喉咙呼呼地想扑，看见小鱼干就会想吃。人类虽然也有“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但看见漂亮异性、红烧肉和巧克力，总还会稍微矜持一点。这一矜持、一压抑，就是人类比动物厉害的地方了。

众所周知，人大脑里主司压抑的，是前额叶皮层。这部分在人类青春期才成熟，所以小孩子往往不善于克制自己的本能。人越成熟，越懂得自我克制——其实是前额叶皮层成熟了，能压抑了。

压抑当然是痛苦的。为了中和这种痛苦，人类想出各种花招来延

迟享受。最好的缓解之法，莫过于给自己的压抑提供一个璀璨的前景。比如历来的说法，“朝为田舍郎”，是为了“暮登天子堂”；“十年窗下无人问”也没关系，将来“一举成名天下知”。

当然还有自我认知上的满足。“我控制了一天的糖分摄入”=“我的身材会变得更好”=“我的意志力很坚定呢，嘻嘻”。将忍耐与克己当成一种美德，也是很常见的。

村上春树说《桂河大桥》里，屡次被炸了桥又屡次拼命去修建的主角是“为了保持骄傲”。海明威让老人圣地亚哥跟大鱼鏖战不休，最后一无所得，也是为了这个——把自我克制能力和自尊、骄傲联系起来。

年长的人往往更能欣赏悲剧，更有耐心些，也更能吃那些苦的东西——孩子大多喜欢简单明快的味道，比如爽朗的甜。

古来许多伟大故事，主角都需要克服一些障碍。孙猴子和唐僧不能一路坦途到西天，一定要有九九八十一难；贾宝玉不能直接跟林黛玉表白成婚过神仙日子，一定得彼此试探，一定要有家族纷扰。太顺遂的主角，大家都觉得没劲。要顺遂，再压抑，就像电影《英雄本色》中小马哥最后的一声怒吼：“我等了三年，就是想等一个机会，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一定要拿回来。”

从旁观者角度看，自然觉得人类真能折腾，还能从压抑中找乐趣；但反过来也能证明，在这个拥挤的世界上，要活下去，每个人都忍了不知多少呢！

当然，过度压抑也不好。按照两年前《自然》杂志里科内柳斯·格罗





谁的影子

◎刘亮程

那时候，我喜欢在秋天的下午捉蜻蜓。蜻蜓一动不动地趴在向西的土墙上。也不知哪来那么多蜻蜓，一个夏天似乎只见过有限的几只，单地，在草丛或庄稼地里飞，一转眼便不见了。或许是秋天人们将田野里的庄稼收完、草割光，蜻蜓没地方落了，所以都落到村子里。一到下午，几乎家家户户每一堵朝西的墙壁上都落满了蜻蜓，夕阳照着它们透明的薄翼和花纹各异的细长尾巴。顺着墙根悄悄溜过去，用手一按，就捉住一只。被捉住了它也不怎么挣扎；一只被捉走了，其他的照旧静静趴着。如果够得着，搭个梯子，把一墙的蜻蜓捉光，也没一只飞走的。好像蜻蜓对此时刻的阳光迷恋至极，生怕一拍翅，那点暖暖的光阴就会飞逝。蜻蜓飞来飞去，最终飞到夕阳里的一堵土墙之上。人东奔西走，最后也奔波到暮年黄昏的一截残墙根。

捉蜻蜓只是孩子们的游戏，长大变老的那些人，坐在墙根聊天或打盹，蜻蜓落满头顶的

墙壁，落在黄旧的帽边上，像一件精心的刺绣。人偶尔抬头看几眼，接着打盹或聊天，连落在鼻尖上的蚊子，也懒得拍赶。仿佛夕阳已短暂到无法将一个动作做完，将一口气吸完。人、蜻蜓和蚊虫，在即将消失的同缕残阳里，已无从顾及。

也是一样的黄昏，从西边田野上走来一个人，个子高高的，扛着锨，走路一摇一晃。他的脊背上爬满晒太阳的蜻蜓，他并不知觉。他的衣裳和帽子都被太阳晒黄。他的后脑勺被晒得有些发烫。他正从西边一个大斜坡上下来，影子在他前面，长长的，已经伸进家。他的妻子在院子里，做好了饭，看见丈夫的影子从敞开的大门伸进来，先是一个头——戴帽子的头，接着是脖子，然后是弯起的一只胳膊和横在肩上的一把锨。她喊孩子打洗脸水：“你爸的影子已经进屋了，快准备吃饭了。”

孩子打好水，将脸盆放在地上，跑到院门口，看见父亲还在远处的田野里走着，一个人一摇一晃的。他的影子像一渠水，悠长地朝家里流淌着。

那是谁的父亲？谁的母亲在那个门朝西开的院子里，做好了饭？谁站在门口朝外看？谁看见了他们……他停住，像风中的一片叶子、尘埃中的一粒土停住，茫然地停住——他认出那个院子了，认出那条影子尽头扛锨归来的人，认出挨个摆在锅台上的八只空碗、碗沿的豁口和细纹，认出铁锅里已经煮熟冒出面食香味的晚饭，认出靠墙坐着抽烟的大哥，往墙边抬一根木头的三弟、四弟，把木桌擦净、一双一双总共摆上八双筷子的大妹梅子，一只手拉着母亲后襟嚷着吃饭的小妹燕子……

他感激地停住。



（雨润摘自新疆青少年出版社《风把人刮歪》一书，连培伟图）

斯先生的说法，小白鼠被欺负多了，会产生逃避心理。作为人，压抑久了，难免也会扭曲。就连严格的健身教练，都不排斥偶尔来一顿“欺骗餐”呢。

所以，一定给自己些许释放空间，时不时给自己点慰劳——类似于黑泽明那种生了病偏要吃鸡蛋，压抑之下偶尔的享受，才最快乐

嘛。因为压抑本身并不是目的，压抑短期冲动以便获得快乐，才是生活值得过下去的理由。

别太沉迷于压抑伴生的自豪感，严格来说，这简直算一种认知失调。毕竟我们不是为了吃苦本身而吃苦嘛——苦有什么好吃的呢！



（平素摘自《看天下》2019年第30期，黎青图）



从染缸里突围

● 残雪



女孩子们聚在一块时，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背后讲别人的坏话。两三个一堆，四五个一群，私下里将想象中的对手攻击得体无完肤。那对手并不是固定的，今天和这个好，明天不和她好了，她就变成被攻击的靶子。女孩子攻击人的特点是刻毒、残忍，不留余地。所以一旦暗里或明里同人闹翻了，结下的就是“死仇”。当然这仇恨也可以因为

一件小事就宣告化解，然后冤家又好成一团，共穿一条裤子，直到某一天再次成为仇敌。

我也很喜欢说别人的坏话，喜欢和人吵架。我的特点是一旦同人吵翻，就很难和好如初，因为感到怪难为情的。好多年里，我总是想这个问题：讲坏话和吵架的激情从何而来，以至于到了七老八十，我们依然保持这一禀性？

孩子们的暑假冗长而又无聊，于是聚在一块玩扑克牌。玩着玩着就有人作弊，我同那人争执起来。在争执中，我不但将她这一次的不诚实加以狠批，还涉及她以往的某些丑行。对方当然绝不示弱，也开始揭露我做过的坏事。终于发展为破口大骂，骂了一两个小时也不住口。旁边还有帮腔的，有的帮我，有的帮对方。啊，我们的精力是多么旺盛，想出的那些刻毒句子又是多么解气！那些场面至今历历在目。讲别人坏话的冲动确实是一种无意识的发泄，其前提为自己是清白纯洁的。骂人既是攻击对方，也是表明自己——我多么好，你多么坏！对方回骂时心里则在想：我并不坏，你也不是什么好家伙，我比你好得多！总之，双方都认为自己好，对方坏，所以要揭出对方更多见不得人的事来，使对方彻底暴露。这种“同坏人坏事做斗争”的禀性形成的直接根源便是我们的文化氛围。想想我们从小看过的电影和戏剧，很多都是这种模式的翻版。

除了表白自身纯洁的快感，说人坏话的另一种隐秘的激情便是“幸灾乐祸”。我曲折地影射某个对手偷窃的往事，向大家暗示，这个人向来就小偷小摸。我自己是绝不会去偷的，所以我有资格批判她。听众则千方百计打听，她到底偷了谁的，怎么偷的。然后是共同的唾弃和发泄过后的神清气爽。我们就用这种“杀人”的流言将一个小女孩孤立



起来了，因为她偷过，是“贼”。细想起来，我，我们，是多么怯懦啊。将她说成贼，我便有了安全感，再次证实了自己的清白。我们在幸灾乐祸中获取良好的自我感觉，将浑浑噩噩的日子混下去。

别的小孩同人闹翻后，只要有一点小利就可以同那人和好如初，甚至更好。而我做不到这一点。不是刚刚骂了她是贼吗？怎么能和贼穿一条裤子呢？我的生硬使得我的伙伴越来越少，在学校里，在大院里，我都越来越被孤立了。他们在那里玩，但他们并不叫我（因为觉得我怪），我也不好意思过去。我成了寂寞的游魂。寂寞啊，寂寞啊。有十多年，我的大部分时间就在这样的氛围里度过。而我不甘寂寞！

后来进了一家小厂，仍然孤独、寂寞。这是社会最底层的大染缸，男男女女只要聚在一块，就会叽叽喳喳地说某个不在场的人的坏话，从中获取无穷的乐趣。我当然也加入这种场合，也跟着说，以此取乐，为灰暗的生活增加一点亮色。我也知道有人在背后说我的坏话，甚至中伤。有什么办法呢，你说人家，人家也说你。起先我以为社会就是这样的，和我童年时代的情形差不多。可是我大错特错了。这个“底层”还有一种我没有觉察到的潜规则，就是这种看不见的东西将散沙似的人们联系在一起。像我这样傻乎乎的女孩，满脑子从家庭带来的理想主义，行为举止肯定都有悖于传统，而且口无遮拦，不知道

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可说。果然，不到半年时间我就被孤立起来了。凡有一点权势的人——小领导、办公室干部、老师傅等，一律对我白眼相向。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呢？为什么他们在一起时有说有笑，一见我出现就全都住了口？我是扫把星吗？我深深地感到，人际关系真是个无底的黑洞，我就是花一辈子时间也探不到真相，也无法成为大众中的一员。

在后来漫长的年月里，除了两三个小姐妹，工厂里没有人把我看作一个好人。既然不是好人，就必定是有问题的人。我一直是那些领导和老职工心目中的“问题青年”、异类，因为太不会“搞关系”了。一些潜规则高深奥妙，一不小心就被我踩着了界线，众人心知肚明啊。明明对某个人恨得要死，当面还要做出巴结的、谦卑的样子去讨好，因为“谁没有缺点啊”。这是大家都懂的做人技巧，只有我不懂，我太喜欢走极端。最后我终于被那厂子开除，回到家庭——我要调走，他们坚决不同意，就开除我了。他们还用毛笔写了一个关于开除我的决定的公告，贴在宣传栏里。

十年以后，我成了一名专业作家，又一次面临人际关系的黑洞。当我进入作家协会之后，很快感到当年的旧戏又在重演。他们说我“太不像话了”——实际上我从来就不像话。通过创作，我的自我意识已经充分冒出来，当年的难为情已经发展为水火不相容的憎

恶（对自己，也对别人）。这倒不是说我已经变了，变成一个不再背后说人坏话的君子。这方面我依然没多大变化，但我的人格已经开始了内部的分裂，长年潜伏在我体内的艺术自我这个时候已占了上风，一切违反理性的俗务都变得不可忍受。我从心底感到，我是永远不可能同“他们”搞好关系的，只要同众人一道从事那些俗不可耐的活动，我就会无比地憎恶自己，就连写作都会受到影响。由此拉开了我同单位长达十年的“冷战”序幕。我成了一名特殊的专业作家，我不参加任何会议，却又在单位领一份工资。这一场黑色幽默似的争斗的结果是我保住了自己的位置。如今我已成了一名老作家，硕果累累，完全可以倚老卖老，所以单位上没人来为难我了。通过写作，我创造了另外一种生活，也拯救了自己那堕落的灵魂。我将自己的世俗生活压到最小，将艺术生活当作主要目标，形成了自己的模式。这样，不论我在世俗中有多么恶劣的表现，只要我还在创作，我就有活下去的充分理由，我的黑暗的世俗生活也被赋予了重大意义——它成了火焰的燃料。假如我不创作，我就会被自己内在的黑暗所压倒，落入度日如年的悲惨境地。我不敢说自己现在已经变得多么“好”了，但至少，因为从事艺术创作，我没有堕落得不可救药。

（云 温摘自广东人民出版社《残雪文学回忆录》一书，刘程民图）

不喜欢

一哥们儿跟踪一个女孩很久了。那天我们问他是否鼓起勇气表白了，他支吾了半天，说：“我不太喜欢那种思维太过跳跃的人——前一秒还一脸认真地对我说‘你再靠近一点’，后一秒又改口说‘我就报警’。”

触景生情

一对夫妻在电影院看电影。这时，银幕上出现女主角洗澡的镜头，丈夫突然跳了起来。

妻子低声怒斥：“坐下，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

丈夫有些语无伦次地说：“不是……我想起洗完澡忘关水龙头了！”

精准诊断

患者：“医生，对于我这样喝凉水都长肉的易胖体质，有什么减肥的好办法吗？”

医生：“你不属于易胖体质。你是那种吃了小笼包、馅饼、薯片、蛋糕、小龙虾、汉堡包还以为自己只喝了水的易忘体质。”

转换

病人患了重感冒，去看医生，医生给他开了些药。一周后，病人的感冒症状毫无缓解，医生又给他打了一针，可还是没有什么效果。

病人第三次来求医时，医生说：“你按我说的去做，现在就回家，洗个热水澡，然后把家里所有的窗户都打开，让



风好好地吹吹。”

病人不解地说：“这样我不就得肺炎了！”

“我知道。肺炎我就能治了。”

想多了

这晚，小美下楼扔垃圾，看到前男友蹲在她家楼下。她走上前拍拍他的肩膀，说：“你走吧，我是不会和你复合的。”

前男友一笑，说：“想多了。刚巧路过，借你家 Wi-Fi 看个视频。”

不行就换

晚上在兄弟家吃饭喝酒。大哥说：“你嫂子又胖了十几斤，不如以前好看了。”我喝得有点多，随口说了句：“不行就换。”抬头发现嫂子怒目以对，我一下子清醒过来，不慌不忙说道：“我是说，不行就换个秤！”

万元感谢

那天，我在路上捡到一个钱包，打开发现一张纸条，上

面有电话号码和一句话：“如有拾获，请联系我，万元感谢。”

我果断地拨打电话，不一会儿，失主赶来，热情地感谢我后就准备离开。我提醒道：“大哥，纸条上写了……”失主回头说：“我叫万元！”

最好的炫富方式

老婆：“你知道最好的炫富方式是什么吗？”

老公：“买好车。”

老婆：“错，别人会以为你是司机！”

老公：“戴好表。”

老婆：“错，别人会以为那是高仿的！”

老公：“那你说，是什么？”

老婆：“你把钱花在我身上，把我保养得年轻漂亮，就算你穿着大裤衩子和拖鞋，只要我往你身边一站，别人就会说，这女的是图他的钱！”

新的工作

在写字楼找了份工作，晚上回家发朋友圈：“明天开始新的工作了，加油！”

好朋友留言：“在加油站工作要注意安全！”

虚惊一场

我在微信朋友圈屏蔽了我父母。一天做作业时，我妈突然问我：“你是不是在朋友圈把我屏蔽了？”我一下子愣住了。我妈说：“没关系，反正你们年轻人的圈子我也不懂。我就想问问怎么弄的，我想把你爸屏蔽了。”

（有涯、无畔、羞颜等摘）



两不误



动力



跑步机

● 杨树山

同练



威慑



尊享



无题





外婆失踪 一百八十八天

●余言

1

外婆失踪的第三十天，在精疲力竭、漫长的寻找后还是一无所获，大舅小舅他们终于绝望了，外婆像是从人间蒸发一样，彻底地失去了踪迹。

外婆在的时候，他们并不珍惜外婆，然而当外婆离开之后，他们才发现心里空荡荡

的。原来那个人对自己是如此重要。

外婆年轻的时候就啰唆，年纪大了更加啰唆。两个舅舅相互推诿着，不愿意把外婆接去一起生活。外婆总是一个人生活。

那一天她像平时一样出门上街买盐，回家时走错了方向找不到回家的路，就此失踪

了。平时被大家所遗忘的外婆，在失踪之后，每个忽略她的人才忽然意识到她的存在。于是全家出动，到处搜寻，贴寻人启事，在县城的电视台登广告……用尽了一切办法，却一无所获。

持续了整整一个月，对外婆的寻找暂时告一段落。

生活还要继续，大舅妈和表弟继续出门打工，我也返回了长沙。大舅留在家中，得空就和小舅一南一北出门寻找外婆，顺便沿路张贴寻人启事。我们每家各出了一万赏金，总共三万，不时会有人打电话过来提供消息。刚开始时，两位舅舅听到消息都会兴奋地赶过去，却发现流浪的老人并不是外婆。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不管何时何地，只要接到提供线索的电话，无论多远，舅舅们都会立刻动身前往。尽管一次次失望，却依然一次次怀抱希望。

2

平时，外婆看见什么就会念叨什么，大家向我妈妈抱怨外婆像《大话西游》里面的唐僧一样啰唆，让我妈劝劝外婆。

妈妈遵从大家的意见，去劝外婆：“妈，你以后别那么啰唆了啊，大家都不喜欢。”

外婆沉默了半晌，神色怅然，下定决心：“好好好，我以后少说点儿话。”

一次雨后，她一个人走在乡村的小路上，看到路边一个废弃的用来蓄肥的粪池里积满了水。由于土壤肥沃，池底和





四周都长满了茂密的长草，如果不注意看，根本不会有人注意到。外婆停下了脚步，蹙着眉自言自语地说：“这个粪池怎么还没回填，太危险了！”

她颠着小脚去了小舅家。小舅家院子里堆着很多木板，她要求小舅拉点儿木板去把粪池封住。小舅挺不乐意地说：“妈，那个粪池又不是我们家挖的，这不是多管闲事吗？”

外婆不依不饶：“不行啊，必须得填上，要是有人不注意，掉进去多危险啊，那可是要出人命的！”

小舅被她在耳边反复念叨得没办法，拉了几块木板架在粪池上。外婆从上面走了一下，确定很稳固，才点头表示满意。

从那天起，外婆又恢复了啰唆的状态。大家一致认识到，要求外婆不要啰唆，她最多只能坚持一段时间，而压抑之后的反弹更加让人觉得恐怖，所以也就没人敢要求她少说了，由着她像平时一样啰唆。虽说有点儿烦，但只要忽略她的话就好了。

没有人意识到，当忽略一个人讲的话时，其实就是在忽略这个人。有时候外婆讲了半天话，大家依旧各忙各的，根本没有人听她讲，她的脸上总会闪现出一些失落的神情。但根本没有人会在乎。

3

大舅和小舅相对无言地坐了片刻，看着空落落的院子，轻轻地说了一句：“真安静啊。”

小舅眼眶一红——往日总

是嫌吵，然而当房子里真的安静下来，却又显得那么空旷，仿佛心里也空落落了。

院子的木门响了一声，小舅妈走了进来，看见两个男人蹲在那里，说道：“哎，找了你们半天没找到，原来在这儿。都什么时候啦，饭好了，赶紧回家吃饭。”

小舅“嗯”了一声，依然沉浸在伤感的情绪中没有起身。

小舅妈有些不满：“人都不在了，你还在这房子里面待什么待！就你哥儿俩每天费着劲地想找人，家里也不管，也不看看日子都过成什么样了！要我说，她走丢了更好！省得每天啰唆烦人，还不用伺候她养老送终！”

“闭嘴！”小舅怒吼一声站了起来，抽了小舅妈一个耳光。

小舅妈捂着半边脸，呆呆地看着小舅，一时间有些蒙了。自从嫁给我小舅以来，小舅一直对她言听计从，平时她嫌弃外婆，不给外婆好脸色看，小舅也不怎么管，现在他居然动手打她了。

“那是我妈！我只盼着她还活着！你要是再敢说这种没心没肺的话，就给我滚！”小舅丢下这句话，摔门而出。

每个人都那么渺小，世界少了谁都能够继续运转。生活还要继续，经历了最初的激烈和动荡之后，日子也渐渐地平淡下来。

4

往年过年的时候有外婆

在，一家人在一起都热热闹闹的。然而今年过年，大家围着热气腾腾的火锅，却没有人说话，只能听到锅里汤烧开后咕嘟咕嘟的声音。

春节过后，小舅接了一单生意，要送货去邻县一个小镇，小舅自己开车去送货。

农村的小镇隔几天赶一次集，每逢集日，整个村镇的人都来到街上，挤得人山人海、摩肩接踵。

小舅的小货车陷在人群中走不动，他坐在车上，视野开阔。他百无聊赖地看着街头的景色和人群。

街道的尽头，一个老人拄着拐杖沿着街边一路走来，身上穿着不知道从哪找来的棉衣棉裤，外面还套着层层叠叠的衣服，手上端着一个碗，每经过一个商摊，她就伸出碗乞讨。经过一个早餐摊的时候，老板给了她两根刚刚出锅热腾腾的油条。她把一根放进碗里，另一根拿在手上吃。她仰头看着太阳，绚烂的阳光洒在她的脸上。她十分享受地微微眯着眼睛，光芒落在她苍老的面庞上，是那样温暖和清晰。

在小舅看清她的脸的那一刻，浑身战栗——那是他的妈妈，他寻找了半年之久的妈妈！

他打开车门跳了下去，在拥挤的人群中狂奔，如一条逆流而上的鱼，他撞开了人群，碰翻了路边摊。周围的不满地叫骂着，看见小舅不停下来道歉只顾向前跑，身后一群人追着想要拦下他。刹那间街上乱成一片，但小舅根本顾不上



没想到

●朱谷忠

齐白石曾刻一印：“一切画会无缘加入。”孰料，后来他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他对人说，这是他没想到的。

夏衍得知齐白石喜欢崭新的钞票，就拿新钞去齐白石家买画，果然如愿。齐白石对人说，没想到夏衍也知他癖好。

1956年，齐白石在“授

予齐白石世界和平理事会国际和平奖金仪式”上致答词（郁风代读）称：“晚年方知，吾之所求，乃和平也。”这个奖，是齐白石没想到的。

是的，艾青说过：“蚕在吐丝的时候，没想到会吐出一条丝绸之路。”

（渺无畔摘自《福建文学》2019年第1期）

身边的其他人、其他事，他的眼里只有外婆，他怕一旦让她从视线中消失，就再也找不到她了。

“妈——妈——”他竭力地大声疾呼。

外婆听到了熟悉的声音，茫然四顾。忽然一个身影冲到了她的身前，紧紧地抱住了她。

身后一群追着喊打的人都愣住了——那个老太婆在这条街上乞讨有段时间了，大家都见过她，看她年纪大了可怜，多多少少都施舍过东西给她，本来以为她是个年老丧失劳动能力出来乞讨的老人，现在这架势看来，她是走丢了终于被家人找到了。于是先前还在愤愤不平喊打喊杀的人都不再计较，围在旁边看起了热闹。

良久，小舅才松开了外婆。外婆抬起脸庞，茫然地看着眼前的身影，迟疑了片刻，她终于认出了自己的儿子，哆嗦着嘴唇喊出了他的乳名：“大桥……”

“是我，妈，是我……”小舅泪流满面。

“妈，我们回家。”小舅牵

着外婆的手，一如小时候外婆牵着蹒跚学步的小舅的手。

那一天，是外婆失踪的第一百八十八天。

5

为了避免外婆再走丢，舅舅们决定不再让外婆独自居住。但外婆舍不得她侍弄了一辈子的小菜园，不肯搬到舅舅家去。最终拗不过她，小舅把自己院子里种的花花草草拔了，建了一个小菜园，才哄得外婆搬了过去。

两个舅舅又去了一趟那个小镇，挨家挨户感谢那条街上的人家，谢谢他们在那个寒冷的冬天，对一个老人的施舍和关照。也正是那些不经意的善举，才让外婆吃饱穿暖，挨过那个寒冷的冬季。

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去给外婆拜年。

“外婆，过年好。”我向她拜年。

她微笑地看着我，没有叫我的小名，很明显是没有认出我，但回应着我说：“过年好。”

小舅妈微笑着解释：“你外婆现在年纪大了，已经完全

记不起来人啦……不过她心里其实一直记挂着你们呢。”我看着舅妈，她脸上笑容平和，温柔大方，一点儿找不到以前对外婆百般嫌弃、尖酸刻薄的感觉了。

阳光照在身上暖暖的，让人昏昏欲睡。半梦半醒间，忽然我听到了喃喃自语一般的声音，那样轻柔。

“小言……不知道小言好不好呢？小言的妈妈呢？”

我睁开眼睛，原来是外婆在白言自语。她依然是一个啰唆的老太太，念叨的却是我们的名字。就算她老得已经记不清我们的模样了，但依然在心里记着我们。这是一个老人最深沉的爱。

不知不觉间，我已经泪流满面。

谢谢上苍，让她离开我们一段时间，让我们意识到她的重要，在我们懂得珍惜之后又将她还给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世上的善良、美好，以及历经时间消磨依然坚韧的爱。

（明霞摘自航一文化出品《在这善变的世界里，我想和你看一看永远》一书，何保全、于泉滢图）



卡罗最喜欢吃的曲奇

◎邓 笛编译



卡罗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快要死了。他90岁了，一生忍辱负重，总算有始有终，也算是一件幸事。此刻，他知道自己即将寿终正寝。就在准备闭上眼睛安详辞世的时候，他突然闻到了最喜欢的茴香曲奇的味道。

真是太香了！

香味是从厨房里飘出来的，然后顺着楼梯升腾进了卧室，最后钻入卡罗的鼻孔，逗弄着他迟钝的嗅觉。

这是在做梦吗？卡罗振作起精神，哆嗦着想从床上爬起来。这当然不容易。但是，香味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他竟然真的做到了！他扶着墙，慢慢地移步出了卧室，又用手摸索到楼梯的扶手，艰难地顺着台阶下行，每走下一个台阶都是一次垂死挣扎。

他终于来到了厨房门口，靠在门框上痛苦地喘了一会儿粗气，然后泪眼汪汪地朝厨房里面望去。如果不是疼痛的身体，他一定会以为自己来到了天堂！厨房的操作台上、餐桌

上以及所有能放东西的地方都堆满了他最喜欢吃的茴香曲奇。

他心中一阵温暖，对安吉丽充满了感谢——毕竟是相濡以沫60多年的老伴儿呀，她一定是想以这种方式表达对自己的爱，让自己带着一颗快乐的心离开人世！是的，有时候，她会冲他尖声喊叫或出言不逊，但是，那些都是表象，现在才是她的真情流露！

他不知从何处获得了力量，猛地扑到那张满是曲奇的餐桌前，双手撑着桌沿，张开了嘴巴，急切地期待那种既美味可口又独具特色的热乎乎、香喷喷的茴香味面团在他的口腔里绽放的感觉。他感觉口舌生津、食欲旺盛，仿佛浑身又充满了新的活力。他奇迹般地

独自站立，不需要任何依靠物。他举起双手在曲奇上空缓缓盘旋，似乎想将这些美味全都揽入怀抱，一块也不想放过。他的手臂枯槁，上面布满青筋，像是罩了一层淡蓝色的纱布。最后他的双手停在了离他最近的一块曲奇上空，犹豫了几秒钟后，一只手像直升机一样降落了……

不知从哪里冒出一把铲子，狠狠地打在他伸向曲奇的手上。他呻吟一声，看到了他的终身伴侣安吉丽。只见她娴熟地挥舞着铲子，又一次准确地打中了他的手背，然后还是用这把铲子，无情地将他的手囚禁在桌面上唯一的空角落里……他那扭曲的手指，徒劳地动弹了几下，便老实了下来。

“卡罗，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他亲爱的妻子尖声喊叫道，“这些曲奇是为那些即将参加你葬礼的客人准备的！”

（小曲幽坊摘自《讽刺与幽默》2019年11月8日，喻梁图）



人生·青年一代

在直播中做科普

●廖宇虹

活人会被尿憋死吗？闪电为什么不走直线？雨滴从高处落下，为什么不会砸伤人？……

无论多么稀奇古怪的物理问题，只要你想了解，就可来到“二次元的中科院物理所”——这是由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官方认证的B站（视频网站Bilibili的简称）账号。

中科院与B站，在人们的印象中，分别代表了科研的严谨与二次元的“闹腾”。而当二者碰撞到一起，却产生了十分奇妙的火花。

从2019年3月以来，“二次元的中科院物理所”在B站的视频播放量达到近500万次，而直播人气最高峰时有140多万人在线观看，已经累计为网友解答了1000多个脑洞大开的问题。

又“皮”又硬核的“90后”

“超导体不仅能在上方悬浮，它还可以在磁铁轨道的下方悬浮，侧边悬浮都可以。它未来有可能实现轨道交通的悬浮。”通过手上的实物演示，这些原本让普通人听不太懂的话语瞬间都有了可以参考的具象。这场演示的主人公——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博士李治林——生于1990年，如今他已经是直播团队里年龄最大的一位主播，网友称其为“大师兄”。

每周三晚，这个平均年龄25岁的团队都会在中科院物理所的一间实验室里进行直播。和很多科研工作者一样，他们原本的生活少有波澜，整天泡在实验室做实验。平常，他们也许会更严谨地使用专业名词及知识，但自从有了这样一个直播间，他们开始用一种很“皮”的方式谈论科学，一种隐藏的天性在这里得以释放。

比如说“大师兄”李治林。“光很强，就有一个镜面反射的倾向。你要降低这种倾向，就抹点粉，把表面变得粗糙一点。所以明星抹粉其实不是为了让皮肤更光滑。”话到此处还算一



本正经，可随即他又开始对观看直播的网友们“胡说八道”起来：“弹幕里的话你们相信吗？不相信的话回复1，相信的话回复圆周率小数点后第50位。”

“我们是这样一个有点‘二’、有点‘皮’，但实际上内容很硬核的团队。”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综合处副处长、科普工作负责人成蒙介绍道。

嘴上可以很“皮”，但在进行实验时，手套、护目镜、口罩，该有的一个都不能少，步骤一步也不能错。对网友们感兴趣的问题，他们都会通过实验来验证或辟谣。比如，他们将捡来的一片树叶撕碎放入量杯，加入酒精泡一泡，液体会变成绿色，再用验钞笔一照，它就会像荧光棒一样发光，然后说：“生活中某些东西有荧光，有传闻说荧光有害。叶绿素是一种最典型的荧光材料，你天天吃菜，会担心叶绿素有毒吗？”

对这些在生活中三点一线的中科院博士来说，科普是他们自愿承担的工作。直播这种新鲜、可交流的方式，不仅是他们单调生活的调剂，而且成了他们反刻板印象的一种抗争手段。

现代版“十万个为什么”

“真正的知识不是书本上一个个孤立的知识点，而是彼此紧密联系的。生活中处处是科学。”李治林说，“在直播时不会回避复杂的原理和公式，这样人们才会对科学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

但对科普的内容，他们也有自己的原则——尽量不讲太玄乎的东西。比如避免把相



对论、量子力学、宇宙学神秘化，而更多地说说其中的数学原理或实际应用。大多时候，他们的直播内容可能是当天跟粉丝征集的，有时是在食堂吃饭时临时想到的——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为什么”都可能成为他们的选题。

每次李治林出场时，总有弹幕问“为什么他的头发这么多”“他是不是没洗头”。被问得多了，他索性将一期直播的主题定为头发，从头发的微观结构讲到光的偏振，顺带解释为什么自己的头发在摄像机下看起来不白然。

科普团队里的博士王恩则试图在生活中彻底贯彻科学理性。因曾在景区排队上厕所等到崩溃，他写了一篇长文研究上厕所时如何排队用时最短。为了弄清怎么挑西瓜，他还给西瓜做物理建模，分析应该怎么科学地拍西瓜，什么频率的声音对应怎样的成熟度。

还有一次直播恰逢森林火灾频发时期，他们给观众演示了一个反直觉的实验——烧纸产生的烟没有向上飘，而是像水流一样顺着纸筒向下流动。借助于此，他们解释了火灾中死者往往是窒息而死的道理，同时提醒观众，遇到火灾时一定要用湿布捂住口鼻。

许多网友前来留言：“过去十几年的物理白学了。”“要是高中物理也这么教，我高考能考满分。”“原来物理可以这么简单有趣。”

“我们想让大家感受到，科学是很美、很酷也是很有用的东西。我们会去讲那些老师不教、爸妈不会、不问憋得慌的问题。还有人叫我们现代版的‘十万个为什么’。”提及此，作为团队带头人的成蒙感到有些自豪，也有了更强的使命感。

科普的“科学方法”

从2014年11月开始，中科院物理所建立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2018年开始制作短视

频，现在又紧跟潮流，进入网络直播领域。

“初创阶段是比较费劲的，因为我们连道具都没有。”李治林回忆道，“我们花了大概一年时间，自制了80多个道具。”人体发电机、激光炮打气球、花朵形状的记忆合金……为了更容易被网友们接受，这个年轻的团队可谓绞尽脑汁。

“其实我觉得更难的是，对于那些跟生活，或者是跟公众交集特别少的科学的概念、科学的进展、科学最前沿的内容，怎样才能让大家觉得有兴趣。”成蒙举例说，“比如对于高能量密度的锂离子电池或清洁能源设备，你会觉得它们好像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我们给它起名叫‘国产超大号充电宝’——问题就变得简单了。”

科研更多时候是“高高在上”的，但科普不是——越能被人们接受的方法，越是它的“科学方法”。如今，科普的场所早已不局限在学校、科技馆，一张工作台、一块小黑板、几盏摄影灯和各类道具，冰冷的知识灌输

变成生动有趣的段子和实验——仅仅通过一块小小的手机屏幕，就能将科学与普通人的距离拉近一点。

当然，除了内容有趣、接地气，科普还应是与时俱进的：在5G商用时代来临之际，2019年7月初，“二次元的中科院物理所”还进行了一场关于5G的直播。两位中科院博士通过在4G和5G网络环境下下载和上传的速度进行检测对比，向网友们展示了5G网络的速率。

截至2019年7月，中科院物理所的科普团队共发表科普文章近6000篇，直播超过50小时。他们从生活中最常见的现象讲起，联系到当代最前沿的科学技术。

“好奇心是一种既珍贵又脆弱的东西，我们希望能保护好它，甚至培养它。”李治林说。
(若 一摘自《文史博览·人物》2019年第16期)





承认孩子是“学渣”

●尼德罗

杭州有个小学生，眼下在读六年级，我们且叫他小胖吧。小胖每天放学，不是去补习班，也不是去运动场，而是飞奔回自家的厨房。等到爸妈下班回家，小胖已经准备好了一桌好看又好吃的晚餐。

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情景已经持续了三年之久。小胖从三年级萌发对厨艺的巨大兴趣之后，就保持着放学回家先做饭的习惯。照理说，小胖爸妈应该感到欣慰、自豪，因为自己的孩子孝顺又勤劳。

但是，孩子放学回家做家务，在今天关于“好孩子”的考评体系中是未被纳入的。相反，小胖的妈妈还很忧虑，因为小胖的学习成绩。六年级上学期期末考试，小胖数学只考了1分。小胖不只是数学差，其他学科成绩也很差。从三年级开始，小胖的考试成绩就一直稳居全班倒数第一。

三年来，小胖的母亲四处寻求帮助。在全部尝试无效之后，小胖的父母终于将目光转

向了儿童医院。经过医生诊断，小胖在学习上确实有注意力缺陷。

故事说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在医生的提醒和班主任的筹划下，小胖所在的班级专门为小胖组织了一次展示厨艺的班会。平时被人轻视的小胖，展示了令同学们刮目相看的手艺，很多同学当即改变了对他的看法。

借助这样一次班会，小胖收获了极大的自信。有了自信，小胖的学习成绩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对很多自卑的孩子来说，他们缺少的正是一个建立自信的起点。很显然，小胖不可能在学业上找到这样的自信起点。而他对厨艺的迷恋，既可能是兴趣使然，也可能是在逃避现实。

医生、老师和父母，实际上做了一件事，即把小胖

在厨艺领域的自信腾挪到学习领域，让小胖收获同学的认可、认同。学校里的学习，其实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一种人际关系中的行为，同学们认可小胖，愿意帮助小胖，不随意嘲讽小胖，这就是小胖有所进步的根本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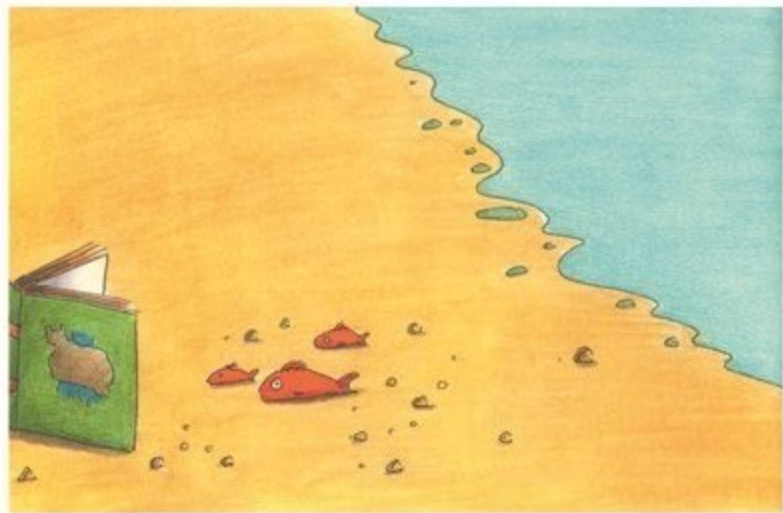
对小胖所在的班级来说，为小胖举办一次班会，让其他同学刷新对这个“学渣”的认识，对其他同学也是一种教育。其他同学会意识到，对人的判断不可使用单一标准。

我并不能预计小胖今后的人生将何去何从，但从我的经验出发，觉得他父母学历不高，经济能力有限，对他可能反而是一桩好事。假如小胖的父母出身于名校，又戴着完美主义的面具，那么小胖的厨师梦大概会被强行丢弃，各种高价

的补习班还将相继扑面而来。

所以，父母愿意认可医生的诊断，愿意承认自己孩子是个“学





沙滩上的脚印

●〔美〕欧内斯特·菲茨杰拉德

◎孙宝成 编译

一天下午，一位声名赫赫的牧师拿起一张报纸，看到上面登有他去世的报道。似乎是因为时间的冲突，他没能按时出席预定的演讲会，这就传出消息，说他死于心脏病突发。

读到自己去世的报道，他不由想知道这个消息在城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他走出家门，却懊恼地发现，生活一如既往，没有丝毫变化。路上人往车来，人们都忙着自己的事情，没有一面旗子因为默哀而降下一半。他得出了结论：发现自己死了却没人关心，确实会让人深思。

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关键问题：缺少我们任何一个人，这个社会都依旧存在。不过，过于强调这个观点或许有些不合适。少了谁都无所谓与谁都不重要，并不是一回事。无论我们活着还是死去，世事都会有所不同，我们每个人都会造成影响。

每个物理学家都知道，大自然由精确而复杂的关系网组成，宇宙保持着微妙的平衡。例如，地球只能维持一定量的生物生存，生物只

能保有一定的比例。在一定的限度内，植物和动物之间的比率会有所不同，可若超出限度，这个系统就会崩溃。换句话说，就是要尊重宇宙万有引力的相互作用。所有物质的粒子都被注入了引力场。行星的轨道都受到其他行星的约束。

从我们对大自然的了解中可以看出，任何存在的事物都会对宇宙其他部分产生一定的影响。自然界存在这种相互的联系，对人来说不也是如此吗？

时不时地有人写出诸如“如何影响人类”的书。这样一个标题就是误导。我们无须学习影响他人——在过去的每一天里我们都在影响他人，我们可以选择的是如何影响他人。我们能使我们的影响更为有力，但是我们发现根本无法消除这种影响。

以一位在漆黑的夜里寻找一盏灯的父亲为例。他把头撞在一扇半开的门上，忍不住把详情极其生动地描述出来。让这对夫妇沮丧的是，几个星期之后，这个人的小儿子准确地重复了他的遭遇。

另一方面，爱丽斯·里·汉佛莱斯记述了一位教师的话。她声称：“我拥有一份无价的遗产。我有能力靠被我管理的学生来生活。谁知道呢？或许我应该成为医生、家庭主妇、护士、艺术家，甚至成为月球探险家。”

正如亨利·沃茨沃兹·朗费罗在《生命圣歌》中所写，我们可以“让时光沙滩上的脚印，留在我们身后”，或许“一位绝望无助的兄弟看到，将重新鼓起勇气”。

我们无须有意地留下脚印，不管是否愿意，我们都会留下脚印。我们所能留意的是留下何种脚印。

（清入梦魂摘自微信公众号“译文驿站”，（伊朗）赛尔图）

渣”，愿意支持孩子从事普通的职业，这是孩子最大的福分。在此基础上，如果小胖所在的班级、学校能够不完全以学业竞争为目标，给小胖这样的“学渣”更多的自我发展空

间，那么这样的班级、这样的学校则有可能创造奇迹。

对父母来说，接纳自己的孩子成绩不优秀，这是一种不可多得的能力。对于那些毕业于名校，手握重权或重金的父

母，接纳自己的孩子是“学渣”，更是一种极为宝贵的品质。

（清荷夕梦摘自《南都周刊》2019年第6期，喻梁图）

1

很小的时候看是之老师演戏，开始并不懂，一直到我六十岁了，慢慢就觉出他棒、他厉害。

学《茶馆》的时候看录像，后来从林兆华版（新版）的《茶馆》又恢复回来了，说还是得按老人儿那么演，还是得按焦先生的排法排。那次，宋丹丹说“是之老师真是伟大”。伟大在哪儿？她没说旁人（旁人当然也很棒），单就说第一幕，每个人上场都光彩照人。是之老人演王利发，每场戏并不都以他为主，但他是串，就跟杆子似的，穿着糖葫芦的杆子。戏都是别人的，但还是他最棒——观众的眼睛离不开他。我们就说他“不使招”——别人都有招，你要对这些演员们的才华叹为观止，但是是之老师帮衬得那么服帖，那么和谐合寸。我觉得帮衬得好了，别人的戏也是他的。这个道理演员得演到一定程度才能知道。在台上每个人都是不可替代的，但是演别人

我们一定要怀念这个人

● 濮存昕

的戏份的时候你在干什么？是之老师的精彩之处就在于，不仅不扰别人的戏，而且在托别人的戏——不露，但是你就觉得他全都对。

2

是之先生演得最精彩的戏应该是《洋麻将》。是他56岁的时候演的，那时他已经有一点病症了。最近的新闻上说，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药通过临床测试要批量生产了，可惜是之老师没赶上，如果赶上，说不定他还能给我们演戏呢。真是感慨人的生逢其时和生不逢时。

3

关于艺术，他知道他最想感受到的是什么，找不到时他很痛苦。1989年，我到剧院



于是之

不久，偷偷在排练场看他演戏。是之老师老是背不下词，别的演员早就背下来了，他慢半拍。什么叫演戏？不仅是演戏，还要演人；说词不仅是说词，还要说意思。他觉得自己这个人物台词好像不确切，他要找到最地道的角色语言，于是回家下功夫去。别的演员老抱怨是之老师不背词，但是一到联排，是之老师那个角色一下子就鲜活起来。他认真对待每一个角色，哪怕是不成功作品的角色。

4

是之老师是有恨的人，我等小辈儿不懂，但是我在旁边能感受到。他心里有积郁强烈不能表达的东西，想对这个世界表达，而我们不理解他的时候，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最痛苦的瞬间。

有些时候要像是之老师那样生活，有些地方我们没法学，因为太痛苦了，所以是之老师是我正面和负面为之深鉴的对象。我很害怕像他那样生活，他那么痛苦。我似乎了解他，也从我父亲那儿了解他。



《茶馆》剧照，于是之（中）



感谢你 让我温柔

●乔凯凯

朋友开了家民宿，设计风格雅致又简洁，生意不错。

一日，我在朋友处喝茶，顺便帮着收拾房间，发现桌上留了张便笺，写着：“你是我见过的最可爱、最温柔的老板，希望有机会再相遇。祝生意兴隆。”我给

朋友看后，她笑得很开心。

确实，被认可、被夸奖是令人高兴的。“我的内心更多的是感激。”朋友的话让我不解。她说：“我的脾气你还不了解？大部分时候，我哪和温柔沾边？”说得没错，朋友有点大大咧咧，脾气也不太好，遇事容易急躁。朋友笑起来，说：“所以我说我感到幸运和感激。温柔这东西是相互的，我感受到他的温柔，才会回馈给他温柔。顾客说我温



柔，那是因为他更温柔。”

说得真好。你可爱，我才会可爱；你善良，我才会善良；你温柔，我才会更加温柔……不用夸奖我温柔，我要感谢你让我温柔。✿

（千千结摘自《新民晚报》2019年11月5日）

他真的很痛苦，他的生命最后急转直下的病痛，我相信是和他的痛苦有关的。没有办法，他是一个艺术的执着追求者，飞蛾扑火般，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人物。

5

我在新版《茶馆》中演常四爷，有观众会问是否怕被人拿来和老版对比。我说这是不可比的，真的是永远得学。但是你要是老觉得比前辈差，你就不敢出手，那《茶馆》也就甬排了。今天北京人艺也在考虑年轻一代怎么接《茶馆》的事，要是不让他们先从浅入手，先从低水平入手，去哪找第二个是之老师？去哪找第二个焦先生？不可能。时代一定得往前走，我们跟前辈们的同一条起跑线就是对生命的真诚。我们这拨人演三百来场《茶馆》了，应该说这三百来场戏是观众陪着我们进步的。咱们自个儿得意的东西得留



《洋麻将》剧照，于是之（左）

着，让孙子辈还能看上，非得这么干不可，这叫不忘初心。

6

是之老师已经离开我们快七年了，曼宜老师写了《我和于是之这一生》。看这本书我有自己的兴趣点。是之老师和曼宜阿姨的恋爱史我是不知道的，所以我特别感兴趣，想看看曼宜阿姨是怎么说的。当年没分到房子的时候，他们住在北京人艺的后楼，我父母也有

一段时间住在人艺，就想看看书里是怎么写的。

读着为什么感动呢？我们的父辈、前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个历史背景中，他们的生活状态和恋爱，真实极了，一点造作、虚辞都没有。与托尔斯泰有关的一部电影里有一句话，是他和夫人发生口角后说的，“不要忘记我们曾经可怕地幸福过”，很棒的一句台词。曼宜阿姨和是之老师为什么能相濡以沫过一辈子？就是因为曾经可怕地幸福过。

7

熟悉和不熟悉是之老师的人，这本书都会把大家引到那个情境——艺术最有意思的就是情境。

只是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我们一定要怀念这个人。✿

（海城楼摘自《北京晚报》2019年11月7日）



中国瓷器与法国“窃贼”

●毕淑敏

精美绝伦的中国瓷器在欧洲一现身，立刻成为上流社会的宠儿。

说到“现身”经过，居然和战事有关。葡萄牙从15世纪起，乘着大航海时代的风帆，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1603年，在一次从亚洲返航的途中，葡萄牙商船被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战舰截获，后者将葡萄牙船上的货物悉数掠走。荷兰人第一次见识到来自中国的珍宝——明万历年间的瓷器，大喜过望，将它们全部运回国，在米德尔堡和阿姆斯特丹进行拍卖。这是一场轰动了欧洲的盛大拍卖，买主名单中，有法王亨利四世和英王詹姆斯一世。

荷兰人将这批瓷器命名为“克拉克瓷”，其荷兰语的本意与战舰相关。东方的精美物件穿上火药味的甲冑。

见识了来自遥远东方的瑰宝，欧洲人给瓷器起了个珠光宝气的新名字——“白色金子”。王公贵族对瓷器趋之若鹜，在他们的引领下，人们发起对中国瓷器的狂热追索，特别是欧洲宫廷，刮起收藏中国瓷器之风。

在英国人赫德逊的《欧洲与中国》一书中，有这样一首诗：

去找那种瓷器吧，
它那美丽在吸引我，诱惑我。

它来自一个新的世界，
我们不可能看到更美丽的东西了。

它是多么迷人！多么精美！

它是中国的产品！

举两个王室的小例子。1713年，普鲁士国王选皇后。为了给自己增光添彩，让婚礼非同凡响，他不惜以600名仪仗堂堂的士兵为代价，向邻国君主换来一批中国瓷器。

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帕杜夫人，为了中国瓷器一掷千金，在巴黎专门出售中国商品的店里，一次买走5只中国青花瓷瓶。

据不完全统计，仅18世纪，至少有6000万件中国瓷器行销欧洲。瓷器价格昂贵，只有达官贵人才享用得起。由

于欧洲产品无法进入自给自足、万事不求人的中国市场，从而产生贸易逆差，致使各国金银外流。欧洲人既舍不得中国瓷器，又无法忍受“失血”状态，怎么办？唯有自己造出瓷器。用今天的话讲，便是将瓷器生产“本土化”。

中国瓷器究竟是怎么烧制出来的？这个秘密，不仅刺激了欧洲人的好奇心，更以其巨大的商业价值，折磨着欧洲人被金钱缠绕的神经。他们挖空心思，不断尝试揭秘。马可·波罗曾经这样描述过中国瓷器的制造诀





窑：“中国人从地下挖取一种泥土，将它垒成一个大堆。任凭风吹雨打日晒，从不翻动。历时三四十年，泥土经过这种处理，质地变得精纯……再抹上颜色适宜的釉，放入窑内烧制……”

欧洲人原以为马可·波罗懂中国瓷器，法国、意大利等国还曾将中国福建德化所产的白瓷，直接命名为“马可·波罗瓷”。还有更大而化之图省事的，将中国宋元两代输出的白瓷，统称为“马可·波罗瓷”。然而马可·波罗虽然名头很大，却很可能并未深入细致地研究过瓷器的制造过程，只是道听途说。他所描述的制瓷程序虽大体不错，但缺少细节，大而无当。对企图仿制中国瓷器的欧洲人来说，几乎毫无用处。

欧洲的制瓷工业，当时也非一张白纸。在罗马帝国时代，铅釉陶技术从埃及，锡釉陶技术从中东，都已传入意大利。后来借文艺复兴思潮，此技术辐射至整个欧洲。不过其产品质量与中国瓷器相比，有天壤之别。

想要成功仿造中国瓷器，欧洲人的思路和方法兵分两路：一路看到中国瓷器温润光滑、玲珑剔透，认为此物和玻璃沾亲带故；另一路，认为瓷器价格昂贵，应与炼金术有关。

沿第一种思路，陶艺师们使用玻璃制造技术，制造出威尼斯玻璃蓝彩陶，德国烧制出了釉陶。此后，法国、英国、意大利争相仿效，相继制造出

了红陶、高温彩色釉陶以及白釉蓝彩的“类瓷器”。可惜，这些制品单独摆放时大致还看得过去，一旦与真正的中国瓷器比肩而立，须臾就败下阵来。坦率地说，17世纪前，所有的欧洲瓷器都不能算作上品，大部分是陶器或软质瓷。再往后，欧洲虽然会烧制高温硬质瓷了，但瓷器的品质仍然无法与中国瓷器相媲美。

沿第二条思路，欧洲炼金术士们一通紧忙活。1560年，意大利的弗拉公爵炼金实验室开始“炼瓷”。可惜“炼瓷”以失败告终，证明此路不通。美第奇家族的工匠们更是勇气可嘉，把沙子、玻璃、水晶砂、黏土等材料一勺烩，烧出的“瓷器”是一堆釉色混浊、含有大量气泡的废品，与中国瓷器更是相差万里。

反复的失败让欧洲人彻底明白了，自个儿瞎摸索没有出路，只能到万里之外的中国“窃取”秘方。

此刻，一个叫殷弘绪的人登场了，时间是1698年。他的名字很中国化，但他不是中国人，乃地地道道的法国人，真名叫佩里·昂特雷科莱。

殷弘绪出生于法国里昂，死于清代乾隆年间。他的一生，经历了清代康熙、雍正、乾隆3个时期，是不折不扣的中国通。1698年，他跟随白晋在广州登陆，初到中国。白晋何许人也？他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在法国国王和康熙帝之间架起了联系的桥梁。殷弘绪来华后，先在厦门学中文。此人很有语

言天赋，迅速掌握了中文。后来他接受任命，到江西饶州传教，主要活动区域在抚州、九江、饶州一带。法国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目的并不完全在宗教，还肩负着收集科技情报的任务。他们在征召传教士的时候，就特别要求其具有科学知识背景。法国科学院更是明确指示他们到中国要进行科学考察。官派传教士身份，为殷弘绪在景德镇从事间谍活动提供了极大方便。

殷弘绪在景德镇“深入生活”，居住了7年。此人之所以能常驻景德镇，主要与他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通过与江西巡抚郎廷极的私交，将法国葡萄酒进呈给康熙皇帝有关系。殷弘绪能够自由进出景德镇的大小陶瓷作坊，逐渐熟悉了窑场制造瓷器的各项工序与技术。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及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殷弘绪两次向欧洲报告了他刺探到的瓷器制作情报，将景德镇瓷器的制造方法，系统而完整地介绍到欧洲。

自殷弘绪“泄密”之后，中国瓷器最核心的法宝，就毫无遮蔽地袒露在欧洲人面前。1712年，殷弘绪写信之后，又奉上了高岭土、瓷土样本。1716年，在法国《科学》杂志上，全文刊发了殷弘绪的万言信。至此，中国瓷器——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制胎法，再无秘密可言。

（夕梦若林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小飞机，欧洲行》一书，黎青图）



帮闲与帮忙

◎易中天

帮闲的职业，历来不大被人看得起。皇上把他们“俳优畜之”，达官们对其也往往只有表面上的客气，因此有抱负或有骨气的文人便往往不屑为之。比如司马相如，就常常装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献殷勤，一心要做“封禅”的大文章。又比如李白，听说玄宗召他，以为会委以重任，高兴得“仰天大笑出门去”，声称“我辈岂是蓬蒿人”。到了长安，才发现不过是做“文学弄臣”，写些“云想衣裳花想容”的小曲，便气得在街上喝得烂醉，“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最后终于挂冠而去。其实依我看，这两位也用不着这么恼火，因为实在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政治才能。太有艺术家气质的人，其实不宜持政，因为他们只会“乱政”。试看会作诗的李煜、会画画的赵佶等人，哪一个不是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让他们帮闲，倒真是“知人善任”。

何况帮闲也不容易。鲁迅先生说过，“必须有帮闲之志，又有帮闲之才，这才是真正的帮闲”（《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否则便不过是扯淡。所谓“真正的帮闲”，第一要“会说”，也就是要有好的口才，能够举重若轻，挥洒自如，风趣幽默，引

人入胜，相当于“口头文学家”。第二要“能讲”，见多识广，知今鉴古，无论什么话题，都能接上茬，对上口，说出名堂来。这就要肚子里有货，至少是半个“学问家”。



第三要“善道”，也就是要知道哪些话该讲，哪些话不该讲，无论讲什么，都只会让人高兴，不会让人反感。这就简直要有点“政治家”的天赋了。

说好闲话已属不易，而要做到“微言大义”，起到“振危释急”的作用，就更不容

易。不但要为人正直，还要有过人的机智。历史上还真有这样的人，比如战国时的淳于髡和春秋时的优孟。其中最优秀的，首推秦国的优旃。“优”即“倡优”，是以乐舞戏谑为业的艺人。优旃是个侏儒，矮小丑陋，大约是滑稽演员这一类的人物，“善为笑言”，却“合于大道”。秦始皇曾想建一个大猎场，东至函谷关（今河南省灵宝市西南），西至雍（今陕西省凤翔县南）、陈仓（今陕西省宝鸡市东）。优旃听了后便说，好得很，好得很！再多养些野兽在里面，敌寇从东方来，只要命令麋鹿去抵抗他们就行了。秦始皇一听，便打消了这个念头。后来秦二世当了皇帝，又异想天开地要用漆来涂饰城墙，优旃一听又说，好得很，好得很！漆涂过的城墙，又漂亮，又阔气，还滑溜溜的，敌人来了爬也爬不上去。只是涂漆倒

也容易，但要找一间大房，把漆过的城墙放进去阴干，就有点困难了。于是秦二世一笑了之。这可真是片言谈笑之间，便否决了一项于国于民有百弊而无一利的议案，实在应该说绝非“帮闲”，而是“帮忙”。

清客之中，也不乏能帮忙者。汉武帝（一说汉宣帝）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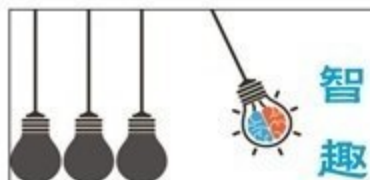
北海太守某公（一说名龚遂）的清客王先生就是。当时，皇上召见太守，王先生便对太守说：“如果皇上问明公，‘何以治北海，令无盗贼’，明公打算怎样回答呢？”太守说：“我回答‘选择贤良的人，任其尽展所长，赏拔超异寻常的人，处罚不图上进的人’。”王先生说：“这就是自吹自擂，自夸功劳了。请明公这样回答：‘非臣之力，尽陛下神灵威武所变化也。’”北海太守见了皇上，当真如此对答。皇上一听，果然“龙心大悦”，提拔北海太守为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令王先生做他的副手（水衡丞）。王某的话算不上正

义，但也是“帮忙”，不是“帮闲”。

可见“闲话不闲”。闲话讲得好，便是“帮忙”；讲得不好，便是“扯淡”。帮忙与扯淡之别，全在内容，不在形式。所以，历史上的政治家、外交家虽不是“职业闲话家”，却也大会讲几句闲话，多少有一点讲闲话所必需的文思、口才和应变能力。因为中国传统的政治和外交，往往有宴会。宴会是轻松友好的形式，不能“打官腔”，只能“说闲话”。即便发生冲突，也只能用闲话来还击和化解。三国时，有一次西蜀的使节张奉在孙权举行的宴会上出言不

逊，东吴方面十分恼火，又不便发作，于是东吴方面的薛综便走过去向张奉敬酒，并十分随意地问他：“先生知道什么是‘蜀’吗？‘有犬为独，无犬为蜀，横目苟身，虫入其腹。’”张奉不高兴地问：“先生难道不能说说什么叫‘吴’吗？”薛综应声道：“无口为天，有口为吴，君临万邦，天子之都。”于是众座皆笑，张奉无言以对，只好认输。可见所谓“折冲樽俎”，其实是离不开闲话的。✿

（弦语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闲话中国人》一书，邝颺图）



扑克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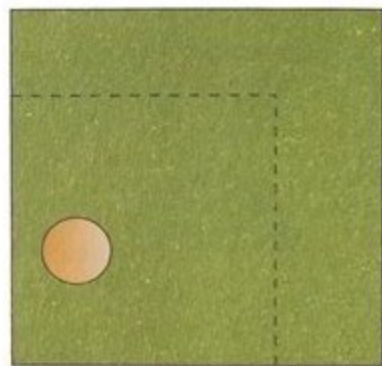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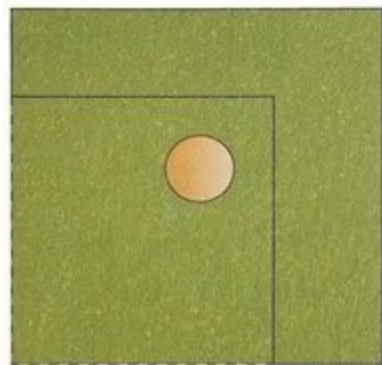
如图所示，15张扑克牌摆成一个圆形，其中两张已经被翻过来。这15张牌中每相邻3张牌的数字总和都是21。你能否由此推出每张牌上的数字？

（答案见下期）



2020年第1期智趣答案：

沿L形的方向剪下正方形的一部分，然后将其向对角翻转，令有洞的部分居于纸张中心。





家教是一生的底色

● 芳 菲

黄永玉这个“浪荡汉子”生于书香门第。黄家祖屋叫“古椿书屋”，是凤凰有名的私塾馆。当地文庙建起后，黄家还兼守文庙。

黄永玉的爷爷常年在外做事，曾帮熊希龄经营香山慈幼院。爷爷很有威望，偶尔回家一趟，吃饭时儿子们都在旁伺候，即使挨骂也要仪态恭敬。

家里有这样一位老人，儿孙从不敢轻浮，都懂得掂量自己。黄永玉说：“爷爷的严峻像明矾，让一屋人的头脑都清澈起来。”

爷爷难得回家一趟，请人吃饭时却不请熟人。爷爷只想跟那些不相干的、有意思的人喝喝酒、看看花，说：“人情中间，不留痕迹最好。”

黄永玉后来成了爷爷的“忘年交”，发现爷爷其实很有趣。关于读书，爷爷给他的教育与学校的不一样：“学堂里那些书读下去是有用的，像砌墙脚，但砌墙脚不等于盖房子，盖房子要靠以后不停地读课外书。然而有些读书人蠢，一辈子都在砌墙脚。”爷爷劝他多交朋友、多长学问，学堂考试过得去就行，不必争做第一。爷爷还准许他随便翻自己的书柜，说：“多懂些稀奇古怪的知识还是占便宜的，起码是个快活人。”

爷爷不在时，家里的气氛最宽松。太婆心怀宽广、通达人情，常安抚在爷爷面前战战兢兢的孙辈。她很爱读书，鼓励儿孙精进学业，曾说：“我家不买田，买田造孽！一块砚田足够了。”女佣不慎打破了家里的鱼缸，太婆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只说：“以后走路慢些，小心伤到自己。”其实那个鱼缸是太婆的陪嫁之物，用了几十年，她很是珍惜。

黄永玉的父亲少时随其父在外漂泊，走南闯北，见了很多世面，又得风气之先受过西式教育。他后来回乡做音乐老师，任文昌阁小学校长。黄永玉的母亲是先进女性，在凤凰担任新创办的女子小学的校长。黄父与黄母经自由恋爱结婚，之前家里为黄父定的亲事就吹了。那女子转嫁他人，后来成了拖儿带女的寡妇，黄父与黄母心地宽厚，时常帮衬她。

黄父温和开通，很有修养，做每件事都会拿出艺术家



只想蛰伏在巢穴之中

◎李银河

最终回到自己的精神巢穴，在其中孕育、生产、享受，自得其乐。

人在年轻时，对于世界难免有好奇心，渴望到处去走、去看，除了纯粹的好奇，还有一点点虚荣心的成分——去过别人没有去过的地方。年长之后，想去的地方去了个七七八八，有的地方去过不止一次，心中已经渐渐把所有的海滩混在一起，分不清巴厘岛、苏梅岛和夏威夷，这才无奈地悟到：有必要把旅游书上所有的景色都一一跑到、亲眼看到吗？这跟看风光片有什么大区别吗？那些经由专业摄影师的镜头看到的景色，不是比自己亲眼看到的平庸景色更美吗？

人在年轻时，花很多时间在世界各地参加

各种会议，研讨、讲演、交流，风尘仆仆，身心俱疲，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有时甚至是通宵飞行，精神上的收获却不成比例地少。想起钱锺书老先生被人邀请去美国讲学时说的一句推辞话——“他们听得懂吗？”——不禁莞尔，先生才是参透之人。

到了这个岁数，终于厌倦了所有的外在活动，包括旅游、开会、讲演，一门心思回归纯粹的精神世界，过单纯的精神生活，哪怕什么也不做，也不愿再到处奔波。这是一种归巢的感觉，就像一只鹰在外面飞得久了，累了，倦了，终于回到舒适的巢穴，今后只想蛰伏在巢穴之中，享受内心的宁静。

无论要应付多么热闹的场面，我的内心永远趋向于宁静。宁静是最舒适、最甜蜜、最惬意的。

（秋水长天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我们都是宇宙中的微尘》一书）

的派头。他从不打骂孩子，认为真正的教育是浸润。黄永玉少时曾逃学八天，回家路上心惊胆战，准备一有动静转身就跑。结果父亲只是站在门口，微笑着向他轻轻招手。

黄母则个性鲜明，亲自带领学生上街游行，自己抹个花脸扮成“帝国主义”。事后脸上花花绿绿洗不干净，她大大方方地说：“这有什么好笑的？戴上面纱就好。跟学生讲清楚，也算对她们的教育！”

除了读书，黄父还让黄永玉拜师学拳，说：“打拳既能强身也能练精气神，好做个正派人。”后来家里经济条件差了，如果碰上有人租院子教拳，黄父提出的条件是：“不要租金，但要让我的儿子跟着学。”黄母也有侠气。街上来了对逃荒的母女，黄母先把她们带回家里吃饱饭，然后去

找县长。结果县长不管，黄母就让她们在家里做些杂事。在黄母的言传身教下，黄永玉对广大女性尊重并同情，还为那些被封建礼教束缚的女性发声：“那些贤惠，都该叫苦！”

后来时局动荡，黄家败落，产业被一场火烧得干干净净。爷爷过世了，家里七八口人等着吃饭，朋友劝黄父出去做事。黄父放心不下家里，有些犹豫，黄母爽快地说：“太平年月倒无所谓，如今这光景实在不能粘在一起，你要端出男子汉的派头来！”于是黄父远走他乡。

黄母却被学校辞退了，因为领导觉得她家事太多，无法兼顾工作。一家人吃穿都要等黄父每月托人带钱回来，但后来那些钱竟被人吞了，黄永玉只好带着弟弟坐到那人的家门口讨账。别人嘲笑他们穿得破

烂，黄永玉心里委屈，黄母说：“你要有头脑，想到自己是读书人，再穷再苦也就不在乎了。”

无论过得多难，黄母总是乐呵呵地说：“娘这前半辈子没吃过苦，如今带着你们‘步步顶上’，也算是件有意思的事。”

黄永玉所受的家教还有：不说空话，吃饭时不出声音，不拿别人的闪失开玩笑……这些对于日常小事的要求就像佛教里的“戒行”，看似简单却自有厉害之处，能让人在苦难岁月里坚守心性。所以黄永玉的奇崛个性里多了几分正气，使“奇崛”不只是一种表演性的姿态，而是一种底色踏实的真性情。

（和 烟摘自《传奇故事·百家讲坛》2019年第10期，李晨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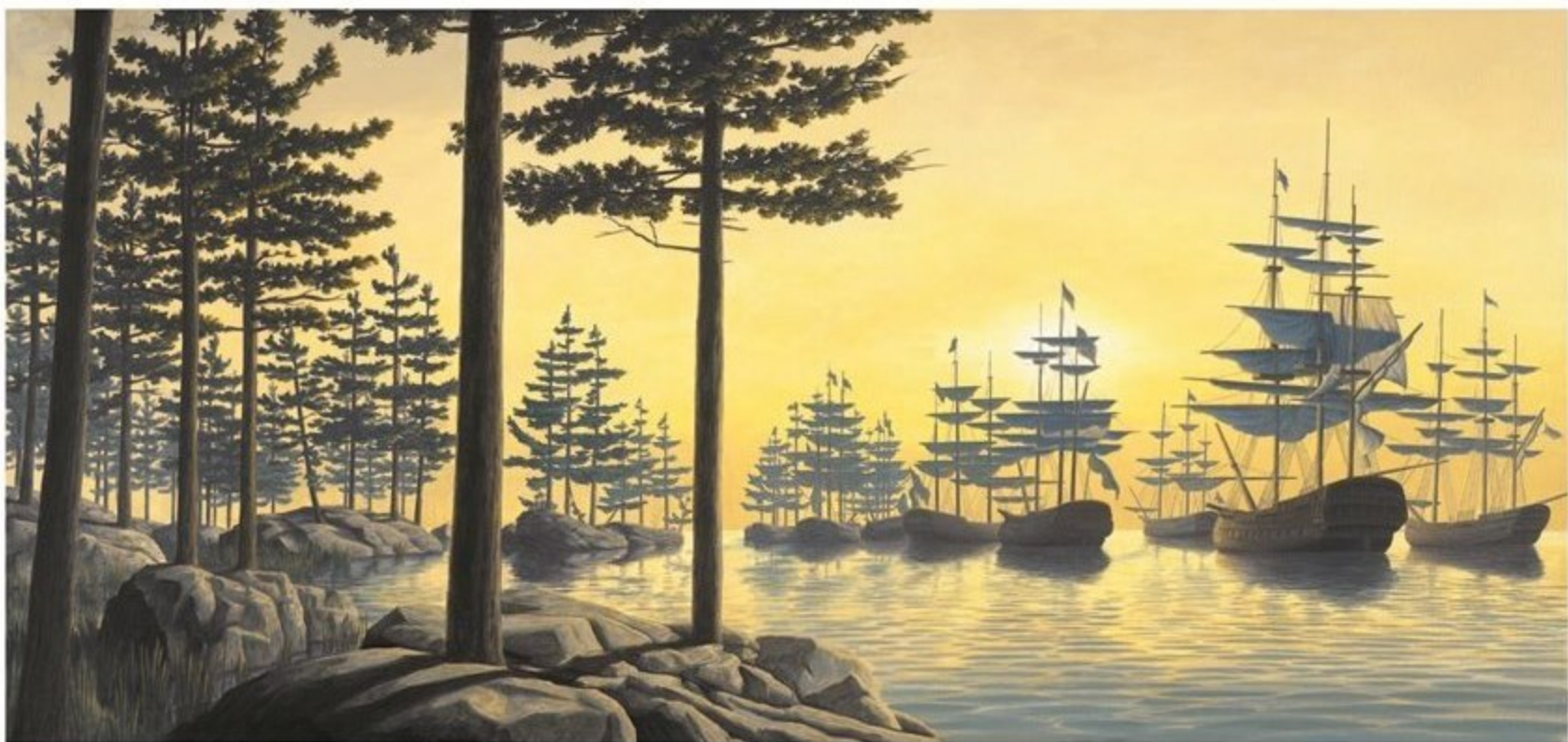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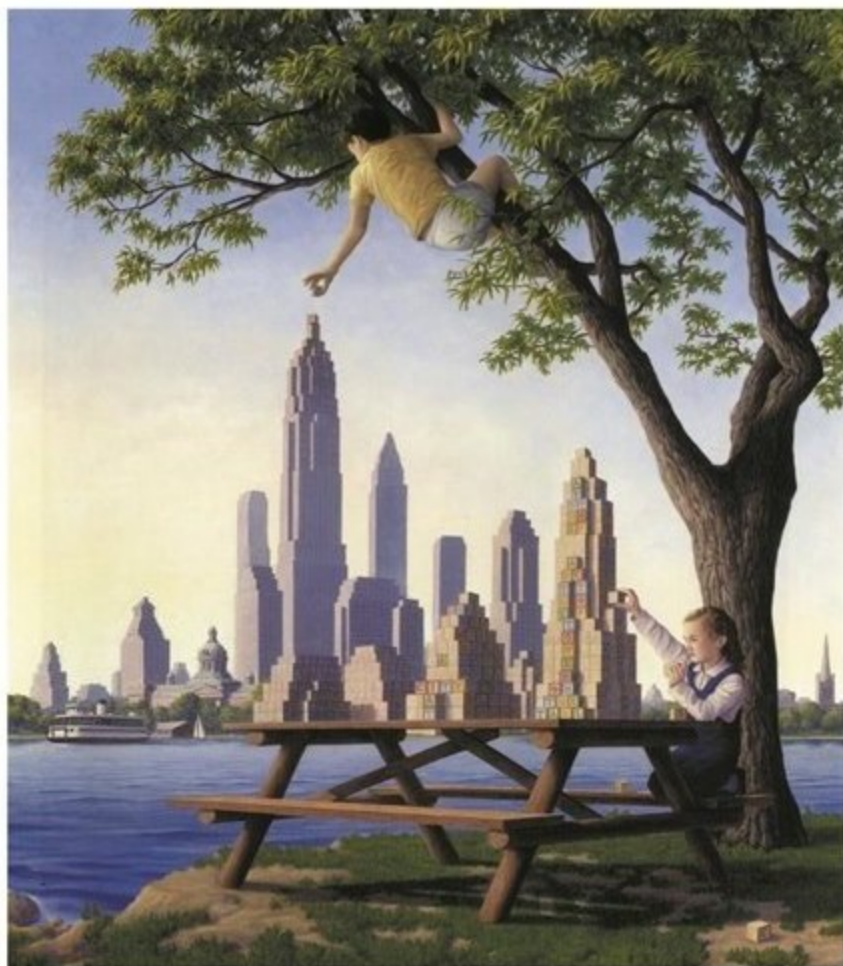
相信不可能

◎〔加拿大〕罗伯·冈萨尔夫斯

罗伯·冈萨尔夫斯一位屡获殊荣的加拿大魔幻现实主义画家。

他受到埃舍尔、达利等人的影响，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绘画，在画面中巧妙地融入视觉错觉，表达出人类相信不可能、敞开可能性的愿望。





王升安在给学生们上课
胡卧龙摄

王升安与曹桂英接送孩子们



“船上小学”掌舵人 ●彬 彬

在碧波荡漾的微山湖上，有所全国唯一的“船上学校”。王升安和妻子在“船校”坚守40余年，教了3000多名渔家苦孩子读书识字，“摆渡”他们走出湖区，其中更有近百人考上了重点大学。白天兢兢业业教学，晚上不得不带着老伴割芦苇赚钱养家的王升安，被评为“中国最美乡村教师”。

如今，在那条不堪风浪的“船校”中，这对夫妻的别样爱情与一代代湖上学子励志成长的故事并肩前行。

把妻子“骗”上船

身高1.8米的王升安爽朗热情，是典型的山东汉子。在他的家乡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微西村，70%的人口都集中在微山湖区。这里的渔民世代生活在船上。因交通不便，早些年微西村与外界的联系很少，渔民大都没上过学，吃尽了没文化的苦头。直到1964年，全国唯一一所“船上学校”微西小学创立，当地孩子才终于有学上。

1978年，高中毕业的王升安作为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本可以留在县城工作，但为了让乡亲们的孩子也能像自己一样有些文化，他毅然回到大家都不愿去的微西小学，当了一名民办教师。

那时学校只是一条平板式渔船，条件十分艰苦。上课时，他只能佝偻着身体。王升安刚到微西小学任教没几天，“离锚”的校船就因为水位上涨，被风浪推向了湖中心。他跳入湖

水，试图将锚重新压入泥中，但无济于事，校船带着铁锚和他一起剧烈地摇摆……幸亏一片芦苇地勾住了铁锚，才避免了一场灾难。

两个多月后，一所岸上的中学见王升安教学水平高，又踏实敬业，想把他要走。王升安转头看看那艘既是教室又是住所的简陋小船，产生了离开的想法。但40多名学生的齐声挽留，让王升安最终拒绝“上岸”，咬牙留了下来。而这一留，就是41年。

如若没有妻子曹桂英的出现，王升安难以想象他这个“光杆司令”校长，在小船上的教书生活会多么孤寂。曹桂英却说，她是被“骗”到微山湖来的。

曹桂英的老家在江苏扬州，偶然经在京杭大运河跑运输的亲戚牵线，与王升安互换了照片。经过一段时间书信往来，两个人感情升温，王升安决定去扬州提亲。初次见面，曹桂英看着眼前这个衣衫褴褛的男人，吃了一惊，但经过几天观察，曹桂英和家人都十分认可王升安的人品，也就同意了这门亲事。

结婚后，曹桂英随王升安来到微西村，她想看看王升安工作的校船。到了学校，她再一次傻眼，这条连窗户都没有的船就是微西小学！破烂的船体、简陋的教室，一阵风吹来就左右摇晃。曹桂英的心情颇为复杂。但渐渐地，她发现湖区有的孩子十几岁了还没上学，丈夫不仅要家访劝说家长送孩子入学，还要管理学校一切事务，并给全校4个班级上课，这个“光杆司令”太不容易了！



曹桂英看到船舱内的高度只有1.6米左右，而王升安的身高是1.8米，即使这样的条件他都没有放弃，她不禁越来越佩服丈夫的这份坚持。1986年起，曹桂英也成了微西小学的代课老师，每月300元的工资她领了29年，直到2015年才涨到800元。

因为每天忙于工作，加上夫妻俩经济拮据，王升安将自己的健康也置之度外。有一次，为了备战期末考试，王升安顾不得正在发高烧，仍旧站在讲桌前，一天吃6粒退烧药硬扛着。到了第4天，他眼前一黑晕倒在教室里。由于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王升安的右眼角膜严重受损，视力几近于零。

巨大的打击让王升安心情颓废，在曹桂英的耐心劝说下，他的心结才逐渐打开，他咬牙扛过了这场人生磨难。

白天教学，晚上赚钱养家

王升安与曹桂英的收入都不高，两个儿子先后到来，家里生活更加拮据了。夫妻俩决定自食其力，在保证完成备课、上课、批作业等教学任务之余，另谋营生养家糊口。

每天下班后，王升安夫妇就把两个儿子送到嫂子家，然后去割芦苇。白天要忙教学，他们只能夜里去割，有时候凌晨三四点就爬起来干活。一捆芦苇卖1元钱，一天能挣20元。放暑假时，夫妻俩就去湖里摘野生莲蓬。曹桂英的腿整天泡在水里，得了关节炎，只要一弯曲就疼。

1995年，曹桂英做了一次手术，家里欠下9万元债务。曹桂英说：“我们那一年心里急啊，干起活来也有劲，咱不能穷到让人家看笑话。”听说养螃蟹能挣钱，曹桂英跑去找本家养殖专业户叔叔取经。这一年，曹桂英家的螃蟹爬满了塘，“叠着罗汉，多得看不见地底”。曹桂英一夜醒好几次，睡一会儿就起来，把爬到塘沿的螃蟹拨回塘里。那一年，夫妻俩养螃蟹赚了11万元，终于舒了一口气。

有亲友劝说王升安夫妇：“既然你们掌握了养殖技术，又有文化，何必再被那艘微西小学的破船拴死，干脆辞职养螃蟹赚大钱啊！”但王升安把脖子一梗，坚定地说：“都去赚大钱了，

村里的娃娃谁来教？孩子的教育失败了，你再多钱又有啥用？”

1999年，王升安转正了，还被评为高级教师，渐渐有了每月两三千元的工资。在王升安的“湖上执教”生涯中，学生最多时6个年级共有200多人。“船舱里坐满了，就到船舱盖上去，天热的时候我和学生一起顶着大太阳上课。”

如今，渔民的条件渐渐好了，不少人把孩子送到县城的寄宿学校读书，“船校”只剩下34个孩子，从一年级到三年级，王升安和曹桂英要教授语文、数学、美术、音乐、体育……微西村的村民多以捕鱼养蟹为生，他们每天黎明出船，一去就是一整天，中午根本顾不上接孩子。王升安为“船校”制定了灵活的作息时间表：9点10分开始上课，中午休息半小时，孩子们吃自带的干粮和零食，下午3点放学。即便如此，仍然常有家长赶不及划船来接孩子。遇到家长出船未归，学生就跟着王升安回家，安静地趴在桌子上写作业。曹桂英辅导他们做题，还免费管饭。

从教30多年来，曹桂英的教学水平闻名全乡，学生抽考成绩每次都是全乡前三名，得过的奖状有满满一书包。曹桂英特别关心孩子们的生活，她自学了理发，课余给学生们修剪头发。有的渔家一个家族有20多个王升安和曹桂英的学生。

在船上上课，小朋友们要把救生衣——“泡子”——穿在外套里面，一个个看起来胖嘟嘟的，像笨拙的小鸭子。条件好些的家庭给孩子买正规的儿童救生衣，多数孩子就是把方块状的泡沫塞在简易救生衣里。虽然学校于2003年更换的船足够大，但每逢动力十足的快艇开过，校船依然左右摇摆。而穿梭于微山湖中的运石船、捕鱼船的马达声更大，师生们站在教室里，相距不到1米都要大声喊话才能听清楚。每逢此时，王升安夫妇给孩子们讲课时就扯着嗓子，重复一遍又一遍……风风雨雨多年，从联系装电线、修打铃的铃绳，到买红领巾、作业本，乃至打扫卫生、接送学生，所有事夫妻俩都亲力亲为。王升安说：“一到冬天，我们就要去接孩子来上课。大人都忙生产，湖里虽然结的冰厚，但还是不安全。”回忆起冬日



里和妻子一起接学生的场景，王升安嘴角上扬：“那是我们俩配合最好的时候——大清早就顶着风出门了，我在船尾开着机船，她在船头破冰，那真叫风雨同舟啊。”

渔家娃命运的“摆渡人”

王升安夫妇每次到乡里参加教育会议，单程都要2小时40分钟，先坐船穿过微山湖，再换车到乡上。他们的家建在蟹塘前的一小块空地上，门口就是个100米长、50米宽的塘，塘前的护篓里还装着十几只自家收获的螃蟹。但因为夫妻俩时间有限，没有太多精力去照顾自家的螃蟹，成为“兼职渔民”后，收入并没有提高多少。王升安和曹桂英日夜操劳，夫妻俩的手掌纹里满满都是粉笔灰，指甲缝里满是湖中的淤泥。

王升安夫妇教书多年，对微西村的孩子关心备至，唯一觉得对不住的就是自己的两个孩子。大儿子在泰安上大学时生病住院，他们周四接到电话通知，但他们俩一走学校就得停课，思前想后没有办法，熬到周六才出门，星期天下午就往回赶。“儿子也没说过什么，谁让那边是孩子，这边也是孩子呢。”

虽然经过几次更换，微西小学的船比之前大了许多，但孩子们还是只能挤在狭小的甲板上玩闹，每一个课间，王升安夫妇都提心吊胆。为了让孩子们能有自由活动的操场，王升安多方联系申请，2014年，校船终于停靠在一块用工业石渣建成的高地上。平稳的地面、明亮的教室，令王升安和曹桂英在校舍落成的当晚激动得一夜没睡。

2015年，王升安接受了右眼角膜移植手术，重见光明的他内心十分激动，决定把自己在“船校”几十年的经历写成书。王升安夫妇接到央视邀请，赴北京参加教师节晚会，还被评为“中国最美乡村教师”。此后，他们的电话常常响起，要给他们捐助的、想来采访的、申请前来支教的，多不胜数。王升安只留下了几位真心想到“船校”支教的年轻老师，对于别的请求一一婉拒，之后，他索性关机一段时间。

对微西小学的支教老师，王升安夫妇更多的是感激。王升安对他们只有一个严苛的要

求：必须学会游泳！湖区处处都是水，熟悉水性才能保证孩子们和自己的安全。

微山湖水面辽阔，天气多变。有一次王升安正在船里上课，狂风夹着暴雨突然降临。霎时间，校船在大风和巨浪的推波助澜下，拔起沉重的铁锚，犹如一片树叶向湖心飘去，随时都有船翻人亡的危险。来不及疏散学生，王升安奋力跳进水里，拼命摀住铁锚，双脚站在齐脖深的湖水里，紧紧踩牢锚。妻子曹桂英一边安抚着几十名惊恐的孩子，一边拼命向附近的船只呼救。为了孩子们的安全，王升安凭着一股绝不放弃的信念与狂风骇浪搏斗了半个多小时，终于和前来救援的人一道控制住了校船，学生们安然无恙。

“家长把孩子交给我，我就要用生命去保证他们的安全。”湖中变化莫测的是天气，不变的则是王升安的这句承诺。在他任教的41年里，微西小学从未发生过安全事故。

王升安是生在湖区渔村的人，他对渔家孩子有着深深的感情。看到家庭困难的学生，他和妻子总会伸出援手。有一对小姐妹爸爸去世，妈妈改嫁，妹妹又有智障，别的学校根本不要她们，王升安毫不犹豫地收留了这对小姐妹。在学校读书的4年中，姐妹俩的吃、穿、住、学习用品均由他承担，曹桂英还定期为她们洗澡、理发、洗衣，帮助她们走出失去亲人的阴影，让她们享受到家庭温暖。

2019年9月10日教师节前，王升安和曹桂英收到不少孩子的电话、微信问候，更有学生从北京、上海等地给夫妻俩快递来小礼物。“老师，这些年我走过许多城市，发现还是小时候在你家吃的饭最香！”“王校长、曹老师，谢谢你们把我摆渡出了湖区，我才当上了科学家……”

41年来，夫妻俩先后教过3000多名渔家娃，用文化为他们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其中近百名学生考上了重点大学。如今，王升安夫妇仍在“船校”中做着孩子们的“摆渡人”，他们早已爱上了这种在茫茫湖面上渡人渡己、苦中作乐的生活。

（暮春摘自《恋爱婚姻家庭·上半月》2019年第11期）



点·线·面

●刘 墉

有人说中国人只讲究“面”，而不讲究“点”和“线”。其实在某些方面，这倒不失为一种优点。譬如艺术，中国没有精确的透视学，但是绘画不失远近高低之感；禅学、老庄虽然玄奥，但能直指人心，含不尽之意于言外。所以说：“能读无字之书，方可得惊人妙句；能会难通之解，方可参最上禅机。”

（张秋伟摘自漓江出版社《心灵的四季》一书）

阅 读

●〔匈牙利〕马洛伊·山多尔
◎舒荪乐 译

阅读耗费力气。有时，认真阅读甚至比写一本书还费力。要真心诚意、热情洋溢、全神贯注、坚韧不拔地阅读。作家可以喋喋不休，但你在读书时要保持沉默。认真聆听书中紧密相连的每一个词，仔细辨认引领我们进入深远意境的细微痕迹。关注那些也许在作者埋头追求写作进度时忽略了的神秘暗示。绝对不要像你受邀前往一次庄严的盛宴时，用餐叉轻佻地拨弄盘中餐一般，轻视所读之作，认为它是多余的。要优雅、宽容地阅读。每次都要像在行刑前阅读由狱警送到你牢房中的最后一本书一样。用生命去阅读，因为这是人类得到的最伟大的馈赠。要知道，只有人才阅读。

（刘 振摘自译林出版社《草叶集》一书）



意 林

两种声音

●〔俄〕列夫·托尔斯泰

婴孩还感觉不到自己的灵魂，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成人身上常常发生的那种体验，即内心同时有两个不和谐的声音在讲话。

一个说“自己吃”，而另一个说“送给讨要的人”。

一个说“要报答”，而另一个说“要索取”。

一个说“相信别人的话”，而另一个说“要自己思考”。

人的年龄越大，就越常听到这两种不和谐的声音：一个是肉体的声音，另一个是灵魂的声音。习惯于倾听灵魂而非肉体的声音的人，将过上好日子。

（望 月摘自豆瓣网）

举一只手，而不举两只

●黄小平

一个年轻人请教一位智者：“当同意别人的思想、观点和看法时，如何表达呢？”

“举一只手，而不举两

只。”智者说。

“为什么呢？”年轻人问。

“举一只手，就表示了同意和赞成。”智者说。

“举两只手，不是表示更同意、更赞成吗？”年轻人说。

“人只有在投降时，才会举两只手。举两只手，性质就会发生变化，你的同意和赞成，就成了屈从，成了一种奴性的膜拜。”智者说，“所以，哪怕是表达同意别人的思想、观点和看法，也要留有余地，也要‘留一手’，不能把双手都举起来。要做到适可而为、适度而止，否则，在你表达同意和赞成别人的同时，也便失去了自己的人格和尊严。”

（从容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

成功之道

●〔西班牙〕巴尔塔萨尔·格拉
西安

◎张广森 译

时运自有其所循之规，对智者而言，并非全然不可捉摸，而是可以通过人力加以掌控。

有些人满足于讨好地站在命运之神的门前等待赐福。另一些人却不然，他们继续前行，因为有节操和勇气作为助力，所以能够理智地毅然与之接近并博取欢心。

不过，说得有哲学味一点，那就是：品格加用心是不二的利器，因为成功与失败，只不过是操作得体与不得体的差别罢了。

（一剪梅摘自中信出版集团《智慧书》一书）



狼在，或者不在

●王族

狼髀石（狼的蹄腕骨——编者注）作为象征物始于何时？懂历史的人说，这个问题说来话长。远古时期的人们，从狼群的生存方式中得到启发，遂团结多人形成部落。他们感激狼，便将狼髀石视为象征物佩戴。

原本是一块骨头，因为附带了文化和历史的意义，便非同一般了。如今，狼髀石仍深受游牧民族喜爱，男人常将其佩戴于身；妇女生孩子时，家人把狼髀石戴在产妇手上，或把晒干的狼心研碎后让她们服下，希望她们顺利生下孩子。婴儿出生后用狼皮裹住，在摇篮下挂一块狼髀石，寓意长命百岁。牧民放牧时会在口袋中装上狼牙或狼髀石，他们认为有此二者之一，便可逢凶化吉，大难不死。

有个说法：如果你有一对狼髀石，当你遇到你一生最珍惜的人、不离不弃的人、最重视的人时，就可以给他一块狼髀石。因为一只狼，只有两块髀石，左右相伴，拴住相知的心。

十余年前的一天，我去阿勒泰的白哈巴村寻访图瓦人，想弄清楚他们是不是成吉思汗的后裔。他们对我的寻访并不在意，却兴趣颇高地对我说：“如果你昨天来的话，就可以看到取狼髀石的过程。”细问之后才知道，有一只狼被

捕兽器夹住一条腿后，它将那条腿咬断，继续去寻找能活命的地方。此事与发生在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上的一件事一模一样，锡林郭勒草原上的人们为此创作了一首长调：“一只狼在仰天长啸，一条腿被猎夹紧咬，它最后咬断了自己的骨头，带着三条腿继续寻找故乡。”狼的精神在这首长调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白哈巴村附近的这只狼拖着捕兽器逃跑，牧民紧追不舍，它的另一条腿在慌乱中又不巧被卡在了石缝中，它用尽力气挣出腿后，却已无法逃出牧民的包围。它长嚎一声一头撞向一块石头，一声闷响后，它的脑袋变成一团模糊的血肉。

村里的图瓦人从它的两条后腿上取下两块狼髀石，把它的肉做成狼肉抓饭，大人小孩每人吃了一份。狼平时多祸害牛羊，吃了狼肉，人们脸上都有解脱的轻松神情。

我与村里的图瓦人商量，想买下那对狼髀石，不料他们均摇头表示不卖。问及缘由，他们说狼髀石影响人的运气，只可赠送，不可买卖。看他们那样看重狼髀石，是断然不会赠予我的，我遂打消念头。

与村里人说起图瓦人的来历，他们坚信自己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并举出成吉思汗与狼有关的历史加以证明——成吉思汗曾下过保护狼



前一阵，听说两个故事。

一个是作家止庵说的。多少年来，父亲一直想培养他成为一个作家，在他小时候，父亲就亲自编教材教他写作。但20世纪80年代时，他一直不想写作，不想做事。到20世纪90年代，止庵才开始写书介。起初很少有媒体发表这类读书随笔式的文章，之后慢慢成为

风潮。他发表的文章也渐成规模，于是就有人提议将他的随笔结集成书。出版社的人告诉他，出书得有十几万字的篇幅，他还得再补些文字。之后他出了趟差。等他回来时，父亲告诉他，那稿纸他一行一行数过了，还差不少字呢。第二



不太“现代”的温情

◎ 虾 米

年（1995年），止庵的《樗下随笔》终于出版了，父亲却已去世。

另一个故事是艺术家徐冰说的。当年他还在中央美院读书，老师杨先让去找他，说是《连环画报》让杨老师画一个封面，内容是毛泽东给延安中

共中央党校大礼堂题“实事求是”这几个字。一共要三幅画，第一幅是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大礼堂，上面没字，第二幅是毛泽东在写“实事求是”，第三幅中大礼堂上就多了那几个字。杨老师为了提携他，让他帮忙一起画，嘴上却说自己只喜欢画人物，对建筑没兴趣。后来有一天，徐冰正在上课，杨老师把他叫出

去，说：“徐冰，这是你的稿费。”那是徐冰平生拿到的第一笔稿费。

这样的父亲、这样的老师，让人感觉到一种不太“现代”的温情。

（澄 怀摘自《南方周末》，全景视觉供图）

的命令：“若有苍狼、花鹿入围，不许杀戮；有卷毛黑人骑铁青马入围，要生擒他。”一位年迈的图瓦老人说起成吉思汗，道出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当年成吉思汗西征返回时，从现在的图瓦共和国所在地带回一批士兵，经过白哈巴和喀纳斯一带，见风景优美，河流中流淌着像乳汁一样的河水，便命那批图瓦士兵留守，以便他日后在此休养生息。大军开拔时，一只白狼横在大汗的马前不让他前行，大汗说：“我的士兵不能停下，我的刀不能在刀鞘中生锈，你不可阻止我前行。”那只白狼见阻止大汗无望，遂纵身跳下悬崖，在崖底摔成一朵血肉之花。大汗不为白狼之举心动，他的心比世界还大，他曾发誓要从太阳升起的地方打到太阳落下的地方，也要让所有长草的地方都被他军队的马蹄踏过。那天，大汗让人取下那只白狼的两块狼髀石，赐予那批图瓦士兵，然后继续踏上南下的征途。不幸的是大汗此去果然不祥，先是打猎时从马上摔下，后在攻打西夏时中箭，辗

转到现今的甘肃省清水县，终因医治无效命殁。那批图瓦士兵慢慢被人们遗忘，他们从脖子上取下狼髀石，从此变成百姓。

所以说，历史是活的，且对时间有复仇心理。

与村里人闲聊，说到辨识真假狼髀石的办法。他们说，根本不用看骨头的质地和纹路，只要把狼髀石往马或牛羊的鼻子下面一放——若是真的，它们就会大叫；若是假的，它们没有任何反应。这个办法好，牛羊和马都怕狼，一闻便有反应，确实可信。我想试试，但村里的牛羊和马都去了夏牧场。那位年迈的图瓦老人说，好办得很，用狗试也一样。说话间他牵来一只狗，我把狼髀石刚放至它鼻子下面，它便惊慌大叫，挣脱老人的手，跑向村后的山冈。直到天黑，它也没有回来。我睡到半夜，恍惚听见它仍然在叫。

（果 果摘自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神的自留地》一书，李小光图）



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有一次提起安徒生，她说：“和很多人一样，安徒生写这个世界如何残酷，人的命运苦痛不堪；和很多人不一样，他写给孩子看。”在这些残酷和苦痛不堪中，就有小美人鱼的身影。和很多人一样，安徒生写美人鱼和人类的相遇；和很多人不一样，他让美人鱼从谜一样的海水中走出来，走向大地和天空。

在《海的女儿》之前，安徒生曾经写过一个关于人鱼的诗剧《安妮特和人鱼男子》，改编自一个流传于欧洲许多地方的古老故事。说的是一个名叫安妮特的妇女遇见一个人鱼男子，并随他一起来到海底，幸福地生活了八年，生了七个孩子。有一天，她正在哄最小的孩子入睡，听到地上传来教堂的钟声，思乡之心难以收拾，她便离开了丈夫和孩子，回到人间。她仍渴望重返深海，最后死在通往大海的岩石中间。

即便在今天看来，这个剧作也是失败的，虽然安徒生对此倾注了大量心血。造成失败的因素有很多，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年轻的安徒生此时还没有从古希腊以来的海妖故事传统中找到独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在荷马和柏拉图的著作中，海妖意味着绝对的美和知识，她们帮助凡人走进永恒美



爱就是穿越不幸

◎张定浩

的国度，代价则是死亡；在中世纪，海妖则更多意味着财富和肉欲的诱惑，同样是致人死命的；而到了文艺复兴之后，无论是但丁、彼特拉克，还是海涅的《洛蕾莱》，以及富凯的《乌迪娜》，海妖的形象虽然已经健康清新不少，有时也会化身为缪斯，但总之，海中生物和大海，依旧代表着对人类来说最致命的诱惑，这也是过往海妖叙事传统的基本主题。

《安妮特和人鱼男子》没有从这个基本主题中摆脱出来，但几年之后，二十九岁的

安徒生从芭蕾舞演员、歌唱家以及诗人的迷梦中醒来，开始为孩子们撰写童话，当他试着用小孩子的眼光重新审视人鱼的传说时，一切都变了。

小美人鱼故事的主题不再是诱惑与死亡，而是爱和永恒。对小美人鱼而言，爱意味着双重的幸福或者双重的不幸：获得爱，同时就可以拥有不灭的灵魂；而失去爱，同时也意味着立刻化作泡沫。但究竟什么是爱？爱仅仅是如索取金苹果般索取的一份承诺吗？不，那样的爱同诱惑并无两样。

在那个十五岁的贞洁又柔弱的小女孩眼里，爱是每天游很远的路去看一个人，爱是行走于尖刃；爱是有勇气放弃最美好的自己，是

忽然就不会说话了；爱是将锋利的匕首扔进大海，等待毁灭的那一刻。

对安徒生而言，爱就是穿越不幸，是一种纯然属于自己的行动。小美人鱼最后被天空的女儿接走，所谓不灭的灵魂抑或永恒，可以依靠高于自身的外在力量（对于人鱼就是人类，对于人类就是上帝）来获得，这是神学；但同时也可以通过自身爱的行为来争取，这才是哲学，而这正是小美人鱼超越之前所有海中生物的地方。也正因如此，晚年的安徒生才能那样自信地讲到，小美



郭韶明

家庭零库存

关于家庭零库存，某人这样说过：让超市当你家的仓库，不是更好吗？这当然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愿望。

谁都不希望过度储备。你不会希望在一堆牙膏、防晒霜里翻找出一支过期的唇膏，也不愿意经常打开橱柜去实施各种丢弃，你希望家里的各种必需品保持一种适度的供给——需要的时候刚好有准备，不需要的时候又不会显得冗余。总之，不要给生活添乱。

可是现实中，我们很无奈地陷入这样的局面：冰箱越大遗忘的角落越多，空间越多越不能满足我们收纳的需求。我们不断地把各种日常用品请进家门，有的时候，再原封不动地送出去。

有段时间，我家某些类别的东西一度向零库存靠近。可以预想到的是，我面临各种“断粮期”。无论是一袋盐、一支眼霜还是一包咖啡，硬撑着都会很难受。缺化妆水的那一周，我度过了这个冬天最难挨的阶段。很快，我报复性地囤了三瓶。

这个学期，我那正上一年级的孩子的作业本

由学校统一购买。一个妈妈在班级群里，把自己给孩子囤的两三百个作业本的图片发出来，讨了一个特殊对待。我不明白这个妈妈何以有这么庞大的储备，但我确实在某一个晚上跑遍整个街区去买一个英语作业本，所有超市都关门了。如果我提前准备好“下一本”，就不会如此被动。当然，我也储存了很多再也用不到的拼音本，因为一年级过半，孩子已经度过了拼音学习时期。我很好奇，那些父母是如何判断各种作业本的使用量的。

后来我发现，让所有的事情保持在“下一个”状态，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生活方式。注意：是一个，而不是好几个。因为真正意义上的零库存，需要对事情有精准的判断，对突发状况有迅速的反应能力，并且能把偶尔陷入的困局当作生活中有趣的意外。我相信的确有这样的人，但对更多的人来说，“下一个”状态既让你有一种安全感，不至于对家里的所有物品都保持戒备感，也不会让自己对成打出售的东西表现出过度的热情。

在多数家庭还没有完全实现家庭智能化管理的现状下，你可能需要对紧缺的东西做一个标记。把需要的种类记在你的备忘录里，看它们什么时候需要你的集体对待。当然，在你更愿意网购的前提下，收藏夹就是你家的仓库清单，需要“下一个”的时候它会自动进入你的视野。

千万别把生活物品都打包请回家。当你将它们一一就位，把更多的塞进储藏室的时候，你已经把超市搬回了家。这些库存占据着你的资金，占据着你家的空间，你还要为它们的损耗买单。那么，让超市成为你家的仓库，你的手边只有“下一个”在等候使用，这个主意如何？

（浮云摘自《广州日报》2019年10月31日，小黑孩图）

人鱼纯粹出自他的创造。

好些年前，曾经有一个女孩子非常迷恋小美人鱼的故事，并轻轻地讲给我听。她对我说，希望有一天，可以一起

去哥本哈根并肩看小美人鱼。很多年过去了，我没有再见过她。直到有一天，哥本哈根的那尊小美人鱼雕塑来到我居住的城市，让我恍然，当年那个

女孩，在去爱的那一刻，是多么勇敢。

（原本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竭尽全力的轻盈》一书，王青图）

漫长青春期的告别仪式 ●唐山

病痛缠身的晚年如此纠结

透过《告别的仪式》这扇窗，我惊讶地发现：萨特的晚年竟如此纠结——他努力扮演自己的角色，可面对角色中内置的冲突，又感到无所适从。在媒体面前，萨特会装潇洒，表示对自己的一生很满意，感到“幸福”；可在私下场合，他又常呈现出孩子式的脆弱。

击垮萨特的，是不被他重视的肉体——比如视力丧失（近乎全盲）。

1974年，69岁的萨特已经几乎无法阅读和写作，这让他陷入焦虑中，以至于“平时不爱生气”的他听别人提起看到了什么时，会说：“别显摆您的好眼睛了！”

黑暗让萨特抑郁，他说：“我觉得生活日复一日，毫无变化……周而复始。”单调是生活的本相，萨特一直用工作来回避它，可衰老将他逼入死角。在《告别的仪式》中，波伏瓦试图呈现一个在自由与代价之间反复摇摆的萨特。

晚年时萨特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医生要他戒酒，但萨特无法控制自己——他几次因醉酒而血压飙升，甚至中风。在旅行中，萨特“趁只有一个人的机会跑到餐车里喝了两小瓶葡萄酒”，波伏瓦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干，萨特的回答是：“这样很爽。”

过度饮酒让萨特几度口眼歪斜、无法行走，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丧失记忆，说胡话。萨特不得不适当控制饮酒量，只在睡前喝一点威士忌。波伏瓦惊讶地发现，有几天，萨特竟忘了这件事。当她提醒他时，萨特气呼呼地说：“因为我老糊涂了。”

智者也会被骗子利用

萨特并不坚强。在与波伏瓦的对话中，他谈到自己初中时写的小说均以游侠、英雄为题

材，可到巴黎上大学后，他突然意识到，在英雄传奇背后，还有更真实的人生，它多元而具体。并不是所有活着，都要以壮烈的毁灭来感染他人；并不是所有人生，都要与崇高建立密切联系。生活并非舞台，无须想象后人正坐在台下，津津有味地等着被我们感动，接受我们的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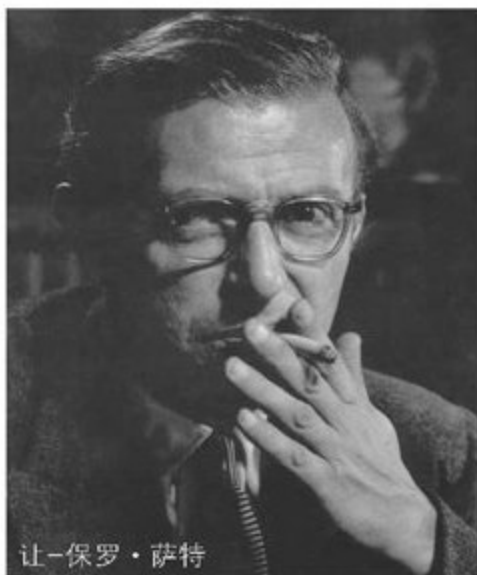
是的，活着应该追求永恒，但萨特关注的是：这永恒是由“我”来定义，还是由别人定义的。他拒绝强加的永恒，只想独自去探索。永恒无法抽象，它必须具体，必须来自真实的个体感受，“因为它从人的处境、文化和语言出发理解人，而不是将人视为空洞的概念”。

所以萨特如此暧昧：他爱波伏瓦，却拥有一大堆“女朋友”；他在各种声明上签字，却又不肯加入任何组织；他希望摆脱欧洲知识分子的负面传统，以为保持忧伤就算站在无产阶级的一边，所以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可他又不愿留下“选择某种立场”的印象……

这种“暧昧战略”的结果未必美好，萨特因此被贴上革命家、犹太复国主义者、激进分子、堕落文人等标签，不论他怎样声明，依然无法消除误会。社会影响力绑架了萨特，以至于他晚年被秘书维克托愚弄。维克托倾向于神秘主义，需要以萨特的名气来兜售自己的私货，他炮制了一篇神奇的与萨特的对话录，萨特居然予以配合。失去工作能力后，萨特意外地发现，访谈使他又成了名人，他以为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所以沉溺其中。

没有人是命运的主人

与大多数现代人一样，萨特也将个人价值定位在未来，这就落入困境中——随着生命老去，未来成了终结的代名词，而当下的意义又是什么？68岁时，萨特反复地说：“我就要满



让-保罗·萨特



萨特与波伏瓦跨越51年的契约式爱情



68岁了。”波伏瓦问这有什么可唠叨的，萨特的回答是：“因为我本以为我将要满67岁了！”

萨特有时会以恶作剧的方式调侃衰老。当朋友亲吻他时，他说：“我不知道您吻的是一座坟墓还是一个活人。”萨特有时称自己为“活死人”。波伏瓦谈起毕加索活了91岁，假使萨特也能如此，那么他还将活24年。萨特的回答是：“24年，那也没有多少啊。”

萨特用一种奇怪的方式来对待生命：他不肯放弃吸烟、喝酒等坏习惯，以为这样才是自由的，可他又希望人们祝自己“长寿”。死的欲望与生的欲望如此强烈地缠绕在同一个人的生命中，波伏瓦的解释是：萨特热爱生命，但他更热爱工作，不让任何时间冷场。萨特从青年时就大量使用“科利德兰”（一种兴奋剂），他用透支健康资本的方式为当下赋予意义。所以波伏瓦悲伤地写道：“我已不完全相信这个假设了——在一定程度上，它假定萨特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没有人会成为命运的主人，只是有些人会出于自尊，不肯承认这一点。

弥留之际，已无法睁开眼睛的萨特握着波伏瓦的手，说：“我非常爱您，我亲爱的海狸（萨特对波伏瓦的昵称）。”他们一生没有组成正

式的家庭，彼此尊重对方的自由。

他并非英雄，但度过了真实的人生

青春散尽，余温仍在。孤独地走在这个世界上，不被盛名所诱惑，不被各种漂亮的词语所左右，不因人间琐碎的温馨而停留。当他思想时，绝不因现实需要而放弃，绝不因为“我们”而放弃“我”。这样的人生，就是完满吧。可惜很少有人能像萨特这样纯粹，他并非英雄，但他度过了真实的人生。就像波伏瓦写的那样：“他的死却把我们分开了。我死了，我们也不会重聚。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曾经在一起融洽地生活了很久，这已经很美好。”

本书中的一处细节令人垂泪。得知自己可能失明后，萨特开始早起。“接下来的几天，我（波伏瓦）早晨八点半左右起床时，萨特已在大露台上了，一边吃早饭，一边目光迷离地看着这个世界。”看是如此精彩，但为看而看时，又是如此沉痛。

对受萨特影响而发现自我的一代人来说，这本书是一座里程碑。经过漫长的告别仪式，一颗奔腾不息的心已经平静，但“我”依然存在，它正等待着再一次被唤醒。

（阿 建摘自《北京青年报》2019年11月8日）

你站在窗边。

那里有一块玻璃似的心形的云。

在那里，风的叹息犹如你话语中的洞穴。

你是外面树中的幽灵。

街道安静。

美好生活

◎〔美〕马克·斯特兰德

◎桑 斐译

天气，如同明天，如同你的生活，

部分在这儿，部分在空中。

你什么也不能做。

美好生活没有预告。

它经受住绝望的氛围

然后出现，步行而来，不被认识，不带来什么，

而你在那儿。

（风 月摘）



2月的一个晚上，外面天寒地冻。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最南部，地上的积雪很厚，对该地区来说，这简直就是遭遇了一场暴风雪。毫无疑问，此时的杂货店里，面包和牛奶都在热销，即将售罄。整个镇上的孩子都在央求父母，希望晚一些睡觉，满心期待能收到学校雪天停课的通知。

我手捧一杯热咖啡，独自在摩根警察局的侦探所上夜班。等到午夜12点，就可以下班了。我已经用硬盘录像机录好了一场篮球赛，等会儿吃点宵夜，靠在沙发上看几个小时的球赛，真是再惬意不过了。

电话铃声突然响起。要是有人拨错了号码，该有多好。

不过，这希望总是落空。

“兰斯。”电话接通了，那头传来了一个声音，是通信调度员康妮。

“什么事？”

“我接到一个女人的电话，说她丈夫失踪了。”

我说了声“谢谢”，同时按下那个闪烁的按键。

“我是康纳斯侦探。”我说道。

“请帮帮我，我丈夫不见了！”电话那端的声音惊慌失措。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女士？”

“路易丝·弗伦奇。”

“你的地址？”

她告诉了我。那里离警局只有1英里（约1.6千米）左右。

“你丈夫失踪多久了，女士？”

“不知道。我早些时候出了一趟门，回来之后，打了个盹。几分钟前，我醒来，发现他不在了。他总是跟我在一起的，我想不到他还会去哪里。我哪儿都找遍了，就是找不到他。”

通常情况下，一个人失踪至少24小时后，我们才受理失踪报案。但现在我无所事事，于是，我告诉路易丝·弗伦奇，我马上就到。

路面很湿，但并没有结冰。北卡罗来纳州的雪一般不会在路面上积太久。我小心翼翼地开着车，经过了几辆在柏油路上喷洒盐水的罐装车，用

失踪者

◎〔美〕理查德·赫尔姆斯

◎肖颖译





了4分多钟才赶到路易丝·弗伦奇的家。我刚一敲门，她便猛地把门拉开了。

“谢天谢地，你总算来了！”她哭喊着，“我丈夫失踪了！”

“我知道。”我对她说，“我是警探，是来帮助你的。我还需要你提供一些信息。”

“当然，请进。”

她朝电视机旁的躺椅做了个手势，随后在沙发上坐下来，手里不停地揉弄着一块手帕。她身材矮小，略显丰满，一头银发。我估计她应该快70岁了。她的双眼在哭过之后变得通红。我做笔录的时候，她一直坐立不安，显得烦躁难耐。

“你丈夫的名字？”我问。

“艾伯特。艾伯特·弗伦奇。”

“出生日期？”

她告诉了我。艾伯特有70岁了，所以，我想我对她年龄的判断应该跟实际没有太大出入。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今天早上。我要外出一趟，他当时就坐在你现在的位子上。我出门时，他还给了我一个飞吻。”

“你去哪儿了？”

“这个很重要吗？你应该去外面找他！”

“我会的，但在去找之前，我需要了解更多信息。我向你保证，我会尽全力找到艾伯特。你是出去了一整天吗，女士？”

“我是傍晚6点左右回来

的，筋疲力尽。晚餐前我打了个盹，结果睡过头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屋里已经漆黑一片，我很害怕。连个招呼都不打，说走就走，这不是艾伯特的作风。”

“艾伯特开车吗？”我问道。

“当然，他开车。艾伯特的车技非常棒。”

“他经常去什么地方？比如酒吧或者会所？”

“艾伯特是个尽职尽责的好丈夫，他滴酒不沾，也从不去会所。”

“或许去商店了呢？去那儿买东西？”

“这些事都是我来做的，他没有必要为这些事出门。”

“他的健康状况呢？他是否有什么疾病？有心理上的问题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

“抱歉，女士，但有时候像他这个年纪的人在记忆上是会有一些问题的。有时候他们会忘记自己是谁，忘记自己在什么地方，然后就走丢了。没有冒犯的意思，我需要考虑所有的可能性都考虑到。你丈夫之前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吗？”

“走丢？”

“对。”

“当然没有。”

“你能出示一张艾伯特的照片吗？我想确认一下身份。”

“好。”她站起来，朝餐厅的一张边桌走去。

她拿来了一张有相框的照片。照片上的男人仪表堂堂，稍有些发胖，穿着一套细条纹西装。照片上，这个男人看起

来并不像是70岁。从穿着来看，我想这张照片至少是15年前拍的。或者，艾伯特可能对衣着并不讲究，他只是随意穿了一套旧西服，再加上他有一张显年轻的脸。

“我可以拿走吗？”我问道，“很快。我复印一份就还回来。”

“不管干什么都行，只要赶紧把他找回来。”

我向她表达了谢意，把照片放在茶几上。

“你可以联系上什么人吗？”我问道，“你的孩子，或者朋友？”

“我不明白。”

“我敢说接下来的时光对你来说会很煎熬，因为我得暂时离开这里，去寻找你丈夫，而你需要有人陪伴，给你一些安慰。”

“我女儿，我可以给她打电话。她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

“这个想法不错。”我说道，“你不能一个人待在家里。”

我把笔录和艾伯特的照片收好，向她表达了谢意，并且告诉她，一有消息便会立刻给她打电话。她把我送到门外，我再次提醒她，要在我离开后立即给她的女儿打电话。

我站在前门的门廊下四处张望。这个镇子确实很小，但再小，如果一个人失踪了，你也不可能知道他到底是从哪个地方消失的。

就现有的这点线索，我完全不知道该从何处入手。

雪下了一天，现在已经停



了。树枝上落满积雪，在街边路灯和门廊灯光的映照下闪闪发亮。气温越来越低。一夜过后，水沟里和路面上的融雪就会结成冰块，如玻璃般坚硬。我把身上的大衣裹紧了一些。

我的车停在门廊旁边，发动机在慢慢冷却。路易斯·弗伦奇家门前的行车道上，有两道车辙，一直延伸到车后轮。而在车子的前方，地上那片积雪不会超过一张地毯的厚度，上面却没有任何痕迹。

这引起了我的注意。车后方有车辙，而车前方却没有。我朝街上看了看，并没有看见有车停在那边。我的视线又从地面移到独立车库上。车库的卷门紧闭，我的车和车库之间的落雪尚未清扫，只有风将一些雪吹到车库的门上，在下面形成了一个小雪堆。

我转身敲了敲路易斯·弗伦奇家的门。几秒钟后，她把门打开了。

“怎么了？”她问道。

“女士，你说早上把丈夫一个人留在家，还说出门的时候，他给了你一个飞吻，是这样吗？”

“没错。我记忆犹新，就像发生在昨天。”

“昨天？”

“哎，我这是在说什么！我的意思当然不是昨天，是今天早上的事情。我太傻了。他是给了我一个飞吻，可这重要吗？”

“不重要，你没告诉我今天你去哪儿了。”

“我只是……出去了。我有……一些事情。”

“你能说得再具体一点吗？”

“恐怕不能。我不喜欢你这样说话，年轻人。你是说我可能和艾尔弗雷德的失踪有关系吗？”

“艾伯特。”我说道。

“什么？”

“你刚才说的是艾尔弗雷德，而你丈夫的名字是艾伯特。”

“是的，当然是艾伯特，我一时口误说错了。”

“弗伦奇女士，你们结婚多久了？”

“40多年了。”

“可你刚刚把丈夫的名字说成艾尔弗雷德了。”

“这有什么关系？”

“可能没什么。我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吗？你早上是什么时候出门的？你自己开车了吗？”

“当然。”

“你能否告诉我，你把车停在哪里了？”

“我不明白。”

“请随我来。”

我们走到门廊边，我指了指我车子的后方。

“看见车辙了吗？我的车后面有两道车辙，前面却没有。今天一早就在下雪，但从我的车子前面，一直到车库，地上都没有车辙。女士，请问你的车停在哪里？”

“在车库里，是我把车停在了那里。”

“好的。你介不介意我进去看一下？”

“看完之后，你能去把艾伯特给我找回来吗？这么冷的

天，他可能在某个地方冻僵了。”

“我会尽我所能。”我安慰她道，“拜托，可以进去看一下车吗？”

她走下门廊，把我领到独立车库前。她伸手去够门上的把手，但我拦住了她。

“让我来。”我说道。

我握住把手，向上一提，门沿着滑轨向上滑动。由于久未上油润滑，金属之间相互摩擦，发出了刺耳的响声，好像一头困兽在尖叫。

车库里空荡荡的。没有车，没有工具，什么也没有。

“连车也不见了！”她哭喊道，“一定是他开走了！”

“他会是在什么时候开走的呢？”我问道。

“在我睡觉的时候。我回家以后感觉很累，于是睡了一会儿。他一定是在那个时候开走的。”

“我明白了。”我说道，“还有一件事，你介不介意我看看他的储物间？”

“他的储物间？”

“或者是他放衣服的地方。”

一阵惊恐和忧虑又一次在她脸上闪现。她把我领到房子的侧门，走到连廊尽头的一间卧室。她打开储物间，拉了一下绳子，头顶上的灯亮了。这时，我闻到了一股气味，是樟脑和清香的雪松木混合的味道。

我看见了裙子、女鞋、女裤和衬衫，却没有看到西服和男鞋。路易斯·弗伦奇用一只手紧紧地捂住嘴，深深吸了一



口气。

“他离开我了！”她哭喊着，“他抛下我一个人走了。”

我搀着她的胳膊，把她带回客厅，扶她在沙发上坐下。她双手掩面，泣不成声。

“你给你女儿打电话了吗？”我问道。

“你刚才一走我就打了。”她呜咽着，“她应该马上就到。”

就在这时，一辆车拐进了门前的车道上，车灯闪过门廊和前窗。我听见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接着，一阵脚步声从门廊的台阶上传来。一个女人连门也不敲，就大步走进了客厅。

她简直是她母亲的翻版，只是年轻很多。她同样身材矮小，体态丰满，不过头发是红褐色的。

“我想你母亲遇上麻烦了。”我对她说。

“我是埃莉·弗伦奇。”那女人说道，伸出了手，“也就是埃莉·弗伦奇·弗雷德里克斯。你就是我母亲说的那位警探吗？”

“我是兰斯·康纳斯，摩根警察局的侦探。”我出示了证件，“弗雷德里克斯女士，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知道你父亲去世多久了。”

“已经4年了。”她回答道，在母亲身边坐下，用手搂住还在啜泣的母亲，“4年……很久了。”

“你母亲总有一段时间会神志不清，对吗？”

“会有一阵，没错。”

“你上一次见到她是什么

时候？”

“今天下午。我带她去吃午餐，然后去购物。”

“然后你带她回家了？是什么时候？”

“大概4点。”

我点了点头。

“日落综合征。”我说道。

“什么？”

“痴呆病人身上会出现这种症状。我母亲也有。他们白天的时候非常正常，但一旦日落之后……呃，也就是跟户外的黑暗有关，它会影响大脑的某些化学成分，让这种病症变得严重。她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吗？”

“没有……呃，也许有吧，但医生认为是另外一种痴呆症。这不是重点。痴呆症的结局都一样。她的病是从几年前开始的。她的大脑状况从几年前，或许十几年前就开始恶化了，但直到父亲去世之前，我们都不认为这是一种病。她有时状态不错，然后就……意识错乱了。”

“她跟我说，她今天出门了，接着回到家里。她说她是自己开的车，而车库里并没有车。”

“确实没有。她去年走丢了两次以后，我们就把车开走了。”

“你是4点带她回家的。太阳在快6点的时候落山，她告诉我她正是在那时回到家里的，然后去卧室睡了一会儿。她带我去卧室的时候，我看到床上没有被动过。她‘醒来’以后，就发现她丈夫，也就是你父亲，不见了。我想是日落

以后，她的意识就有些不清晰了。”

“是的，”埃莉说道，“别担心，侦探，我会好好照顾她的。你刚刚说你的母亲也是这样？”

“是的。”

“这种情况会越来越糟，不是吗？”

我慢慢将外套的扣子扣上。

“我很想说些安慰你的话，”我说道，“可是，说实话，情况会越来越糟，非常非常糟糕。当然，这不是我的职责了。但我想，现在不能再让你的母亲独自居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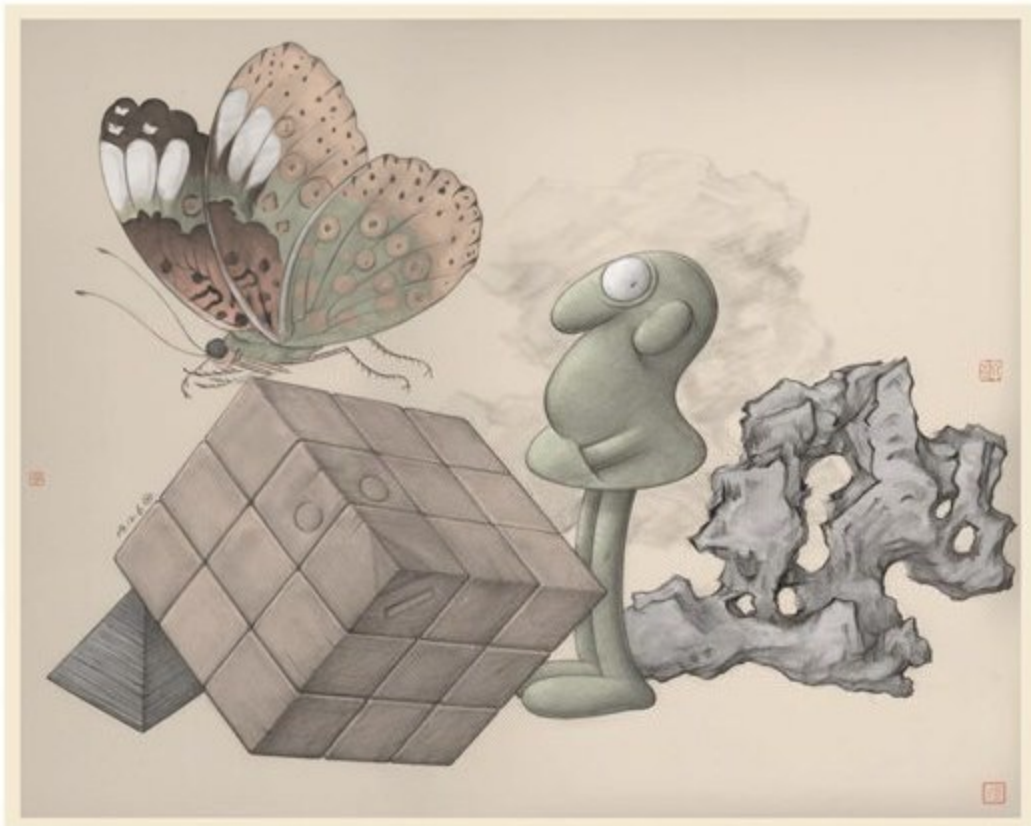
我不忍心让埃莉知道未来她将会面对怎样的艰辛。她或许已经意识到，以后要为母亲付出很多很多，但无论怎样，结局都难免让人感到悲凉。我不太愿意把这条路重走一遍，因为这一切我早已有所体味。

埃莉·弗雷德里克斯表现得很泰然，而我的寻人案也告破了。至于其他的事情，我也帮不上什么忙。于是，我起身告辞，向屋外的车子走去。

现在距离下夜班还有几个小时。我不想坐在办公桌前干等着，用转拇指来消磨时光。如果有什么急事，局里自然会联系我。路易丝·弗伦奇的案子让我明白，生命是如此短暂而珍贵，绝不能对着墙壁和时钟发呆，白白浪费时光。

我得找些事情，让自己忙碌起来。

（竹里风摘自《译林》2019年第4期，李晓林图）



对文明的怀想

● [葡萄牙] 费尔南多·佩索阿

◎ 刘勇军 译

一只萤火虫忽明忽暗地飞着。在我周围，黑暗的郊野沉入无尽的死寂中，几乎透着一种令人愉悦的气息。这一切的宁静令人痛苦和压抑。一种无形的单调使我感到窒息。

我很少去乡下，几乎没在那里待过一整天或过夜。然而，由于我无法拒绝那个朋友的邀请（我现在住在他家里），今天我来到这里，感到十分困窘，像一个害羞的人去参加一次盛大的宴会。我来了之后，心情很好，享受着清新的空气和开阔的风景，午餐和晚餐都吃得很好。此时夜已深，我待在没有开灯的房间，周围那些令人捉摸不定的事物使我的内心充满不安。

我的卧室窗户正对着一片无边无际的田野，对着一片广

袤而朦胧的繁星之夜，在那里，我听不见微风，只能感觉得到。坐在窗前，我带着感觉去凝视外界宇宙生活的虚无。此时此刻，一种令人不安的和谐，从窗外看不见的万物向白色窗台上有些粗糙的木框延伸，我的左手侧靠在那里，它的旧油漆已有些脱落。

我曾多少次满含渴望地想象这样的宁静，而此时，如果我可以轻而易举却不失优雅地逃走，我一定会逃走的！在家里，在那些高楼大厦和狭窄的街道之间，我曾多少次假想宁静、散文和明确的现实应该在这些自然事物之间，而不是在那里——在那个地方，文明的桌布使我们忘记它覆盖的那些已被油漆刷过的松木。此时此

地，感受着健康和美好的一天过后的疲惫，我却不安起来，我感到困惑，竟有些想家了。

我不知道，通过文明，是只有我，还是所有人都会获得新生。但对我而言，或许对其他像我一样的人而言，人造物似乎变成了自然物，而自然物此时却变得奇怪起来。更确切地说，并非人造物变成了自然物。简单说来，是自然物发生了改变。

我对人造物毫无兴趣，它们并不吸引我。我热爱塔古斯河，因为河的沿岸是这座伟大的城市。天空使我快乐，因为我能从闹市街道的四楼窗户里看到它。比起从格拉萨或圣·佩德罗·德·阿尔坎塔拉看到的这座宁静的月光之城，任何自然或乡村风光都黯然失色。对我来说，阳光下的里斯本陆离斑驳，比任何鲜花都好看。

只有穿上文明衣装的人，才会欣赏裸体的美丽。对于感官感受，节制很重要，就像对于电流，电阻很重要。

使用人造物是人们享受自然物的最佳办法。在这片旷野里，无论我享受着什么，我享受是因为我并不在这里生活。从未被约束过的人不知道什么是自由。

文明的本质是一种教育。人造物是鉴赏自然物的途径。然而，我们应当永远不要将人造物看作自然物。

自然物和人造物之间的和谐构成了高等人类灵魂的自然状态。

（袁 露摘，刘 宏图）



“《读者》光明行动”(80)

——用心看世界，用爱传光明

时光匆匆，转眼就要进入新的一年。挂念那些仍在治疗中的弱视孩子的康复情况，2019年12月5日至7日，“《读者》光明行动”项目组来到江西省赣州市定南县治疗点进行探访。

定南县自古就是赣粤两省交通的咽喉要地、商贾要道，素有“江西南大门”之称。定南的治疗点，设在定南县第一人民医院内，是为了方便孩子们利用中午休息和下午放学后的时间进行复查和治疗。

虽然治疗过程有些枯燥，一坐就是一小时，但是孩子们和家长都明白，经过治疗孩子们可以看得越来越清楚。所以，孩子们很珍惜治疗的机会，认真真地接受治疗。

此次，我们还走进了当地学校，去感受孩子们的校园生活。到达学校时，正值课间休息，孩子们正在做眼保健操。看到孩子们都做得很认真，而且全班只有一两个“小眼镜”，我们鼓励孩子们，要继续保持好视力。



认真做眼保健操的小学生



接受救助的孩子小桐，正在写作业

我们还看望了许多来自定南县贫困家庭的孩子。之前，有的家长忙于生计，疏于关注孩子的健康；有的家长早就发现了孩子的弱视问题，可没有余力拿出钱来给孩子治疗；更有的家长，觉得孩子弱视不是什么大问题，戴上眼镜就可以了……令人欣慰的是，随着我们在当地的宣传、义诊和治疗，大多数家长接受了科学知识，转变了观念，许多孩子通过治疗，视力逐步提高，眼睛越来越明亮。家长们纷纷与我们分享孩子们令人欣喜的变化，我们真心为这些得到及时救治的孩子感到高兴，但同时深感任重道远，还有许多贫困弱视儿童等待着救助，等待着改变命运的契机。

《读者》杂志将一如既往，愿在新的一年里与大家携手同行，共同努力，帮助更多的贫困弱视儿童！

爱，是一辈子坚持的善行。欢迎扫描二维码加入“《读者》光明行动”淘宝月捐项目，用持续的爱帮助贫困家庭弱视儿童！



银行汇款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西翠路支行
户名：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账号：320756027856

邮局汇款

单位名称：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11号院5号楼
邮政编码：100161

在线捐款

请登录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官网 www.ccafc.org.cn，进入“捐赠通道”，选择“《读者》光明行动”项目后进行捐款。

- (1) 使用微信扫码捐赠
- (2) 使用支付宝在线捐赠
- (3) 使用财付通在线捐赠
- (4) 使用网上银行在线捐赠

(捐款时请务必于附言栏内注明“《读者》光明行动”；如需捐款发票，请留下详细通信地址)



我寻找你，我弯曲的睡眠
我的呼吸鼓荡夜的海岸
我的星辰藏于晨雾
我想你总是能找到我

我悄声呼唤你
我透过时日向你低语
唤你所有的名字，我的阴影之耳
我想你总是能听见我

我等候我们相约的那一天
再一次属于我的时间，回家的时间
我会在你等我的地方
我时时刻刻想着你的等待
(素月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天狼星的阴影》一书)



[苏格兰]兰·莱德沃德 水彩



转弯处

◎

[美]

W.S. 默温

◎曾

虹译